



一群社創青年的紀錄

# 種子 實驗

# 序

他們顯示的 ……  
關愛 · 勇氣 · 才智

凌嘉勤  
香港理工大學  
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總監

人的創意無限。創新的力量推動著社會進步。本書記載的31個故事，就是推動社會進步的31股動力。

創新，往往都是有的放矢，是為了達成一個目標。當我們看到現實世界有未盡人意的地方，推動改變現況的意願油然而生。從這31個故事中，我看到對弱視、弱聽人士的關愛，對自閉症、讀寫障礙、傷殘人士的關愛，對拾荒老人的關愛，對父母子女的關愛。正是這些關愛激發了無限的創新意念，從創意中找到改變現況的可能性。

創意必須轉化為行動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從這31個故事中，我看到為了把創意付諸行動，有人放棄高薪厚職，有人放下安逸寫意的生活，有人雖有疑慮仍一往無前，有人明知前路艱險但仍無畏無悔。這些都需要勇氣，巨大的勇氣！正是這股勇氣驅動著他們行動，披荆斬棘，在挫折的荒野中開闢出31條羊腸小路。

他們勇敢而堅定地向目標邁進，背負的不單是創意，還有他們關愛的人的期盼。終有一天，他們能把羊腸小徑開拓成高速公路。他們有才幹，能精心策劃，精準執行；他們有智慧，能掌握及應用先進科技，開拓新的技術。每個社會創新項目的推行，都是一次社會實驗的過程，重要的是社會創新者的親和力，成功說服及聯繫了大量志同道合的人，參予他們的實驗，把創意發展成技術上可行，運作上可持續的業務。他們很多都成功創業了！

特區政府的社創基金支持了好薈社計劃。過去三年共有700多人參加了好薈社的創新及創業培育課程，提出了近200項創新意念，整合為約100個社會創新項目，接近一半取得社創基金的資助。我們從中選出31個項目，寫成精彩動人的創業故事，傳承700多人的努力，讓好薈社在未來能承載更多人的創新創業夢想，推動社會進步，把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

這不單是夢想，而是你和我都可以實現的理想！

序

# 好人好事好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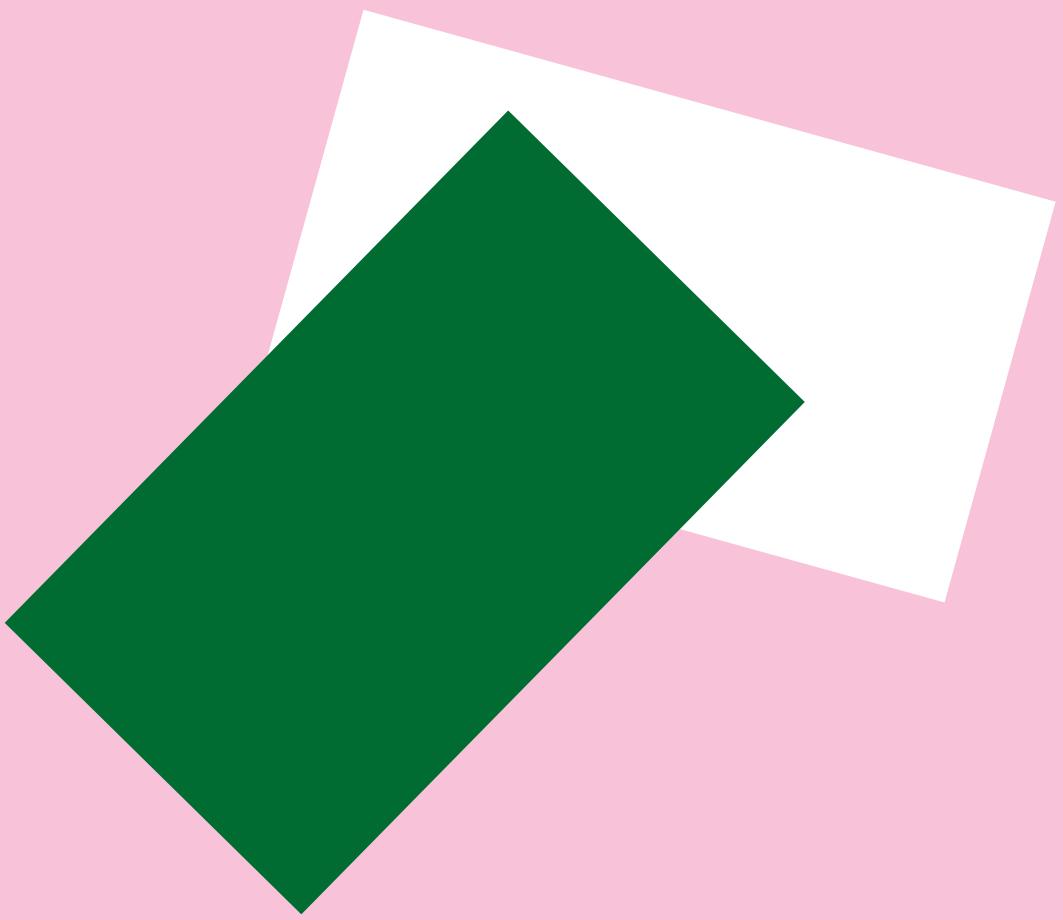
朱志賢  
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助理院長

社會企業在過去數年如雨後春筍般在香港出現。社企數目由10年前大約200家增加至目前超過600家。社企的種類也開始百花齊放，由多年前主要由社福機構衍生，針對製造工作機會予有需要人士的社企，到今天由不同界別人士參與，以創新思維，產品及服務不同弱勢社群的，社企逐漸為大眾所認識及接受。

然而，社會創新與社企概念稍有不同，在社會上也是較為新鮮的名詞，數年前在社會上也較少有相關的培育計劃，所以在4年前政府推出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我們便馬上把握這個機會，交出計劃書，申請成為社創基金的協創機構，將我們在香港理工大學內支持學生校友創新創業，創富創善(Do Well Do Good)的經驗及精神推至全港。猶幸計劃書最終獲得社創基金的青睞，我們成為社創基金的首批協創機構，並在2015年初推出了Good Seed好薈社計劃，以培訓年青人成為社會創新實踐者作為目標。同時計劃亦會作出撥款為這些年青人的社會創新意念付諸實行，在社會上做“實驗”，驗證項目的成效。

大部份人都可能知道這個計劃稱為Good Seed，但是這個計劃的中文名稱“好薈社”可能較少接觸。在當初選擇中文名稱的時候，我們一直傷腦筋應該怎樣表達Good Seed的含意。叫好種子好像太直接。想來想去，最後想到我們的計劃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年青人身上栽種好種子，期望最終能在社會上遍地開花，為社會帶來創新的風氣，解決社會問題。正是好人好事薈萃在社會中，所以“好薈社”這個中文名稱就這樣出來了。如果將好薈社反轉來念即是社會好，正好是這個計劃的目標：能夠發展出為社會好的人和事。

在過去三年，通過這計劃我們已累積培訓了700多位年青人，當中包括學生、在職專業人士如醫生、物理治療師、前銀行家、品牌經理及社工等。我們並通過社創基金撥款資助了40多個項目。這些項目針對社會上不同的弱勢社群：長者，視障，聽障及傷健人士，低收入家庭，小數族裔、自閉症兒童等。



過去3年，我有幸能與這一群有心有創意的年青人相遇，他們都擁有一種特質，就是都有著為社會做點好事的一顆真心。從Rico提供機會予視障朋友欣賞藝術作品，到Prudence (Chocolate Rain)為18區低收入小朋友帶來香港的童話及希望，以至Terence及Alison一起拯救過期食品，成立香港第一間過期食品超市，提供價廉但仍可食用的食品予大眾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我第一身感受到他們對社會、對弱勢社群的承擔，以及對社會做點好事的信念及堅持。這些好人好事，正是好薈社令人感動之處。

本書中所描述的30多個好薈社支持的社創實踐者，真人真事，活生生的描繪出他們在過去數年所走的社創路。我期望讀者看完本書後，也有着和我一樣的體會，為到他們的熱情及堅持而動容。

社會創新及社會創業從來都是一條非常艱苦難走的路，我很高興今天看到有那麼多年青人願意走出來，做社會創新的先鋒。我期望本書能啟發更多有志參與社會事務的人，一起投入社會創新運動，以創意思維解決社會問題，為香港建立一個更公平，公義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 10 故事 + 科技 邊玩邊培養正向心理 AESIR
- 16 建立自學平台提升獨立靈活性 BFS
- 22 藝術面前人人平等 觸感科技「看」見創作 Beyond Vision Projects
- 28 爺孫相處感聽障困擾智能電話提升助聽功能 Chears
- 34 傳遞上一代的流動人生與在地的智慧 Chocolate rain
- 40 自選字體軟件 滿足眾人需要 Easiread
- 46 研發無障礙廁所「失敗」又如何：因為抑鬱，我的信念更強 Effortless Toilet
- 52 人體導航 挑戰感官限制 Eyerunner
- 58 由理想主義孕育出「妳想煮意」：溫室小花與婦女們的充權之路 婦想煮意
- 64 早熟的創業家 GreenPrice
- 70 摺紙新玩法 突破傳統教學工具 HappiKamiWorkshop
- 76 善用科技 成為別人的眼睛 iSEE Mobile
- 82 發掘本土hidden gem 由街市做起 Marketeer
- 88 一個發明家如何實踐社會關懷 MedEXO Robotics
- 94 當熱情成為武器 MedPOT
- 100 從紙面到地面 助行器的演變 Onup
- 106 故事 上一門子女的必修課 上有高堂

- 118 美,令廚餘和家庭再生 Dyelicious 染樂工房
- 124 遊歷過後,看見了世界更看見了人 Senio Tech 失足感應器
- 130 一人的社企,一半的綠色人生 愛共享社區農莊
- 136 說故事 除標籤 Unspoken
- 142 鬆一鬆 腦袋要放空 VOID
- 148 無障礙城市為目標 人人期望可達到 Wheelman
- 154 小手牽大手 子親樂
- 160 縫隙中的小可能 小可能
- 166 終點也是起點——上一堂18個月的「失敗」課 拾易紙長
- 172 讓長者優雅地老去 裳樂匯坊
- 178 草場上的快樂足球 Love Soccer 愛足球
- 184 觸得到的展覽 香港口述影像協會
- 190 改變「人之行業」的先行者 「我陪你」陪診服務

## 執行團隊的反思

### 成功與否 在乎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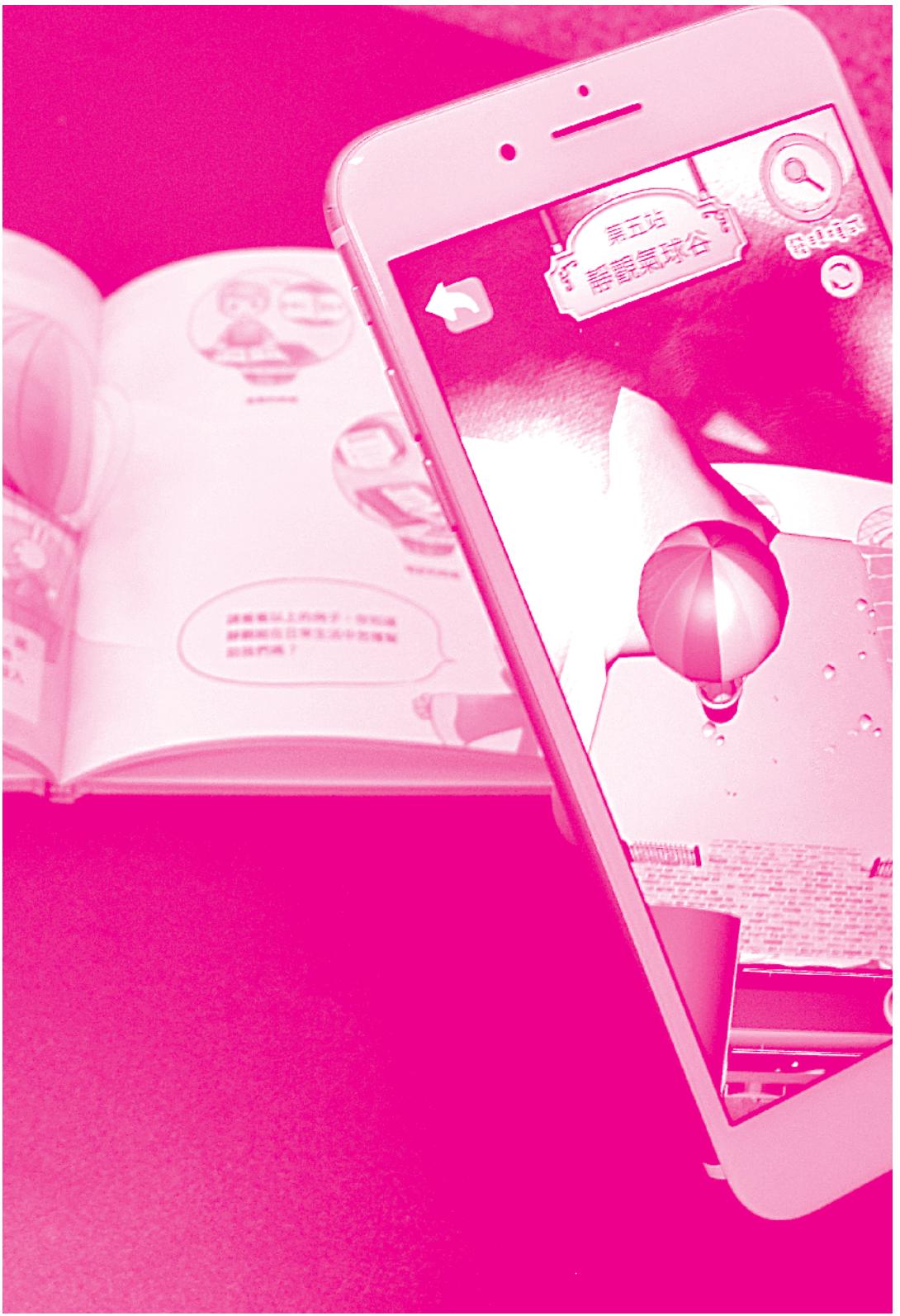
撰文：  
伍嘉榮

# 故事 + 科技 邊玩邊培養 正向心理

A]ESIR

陳浩升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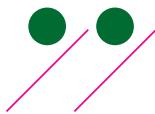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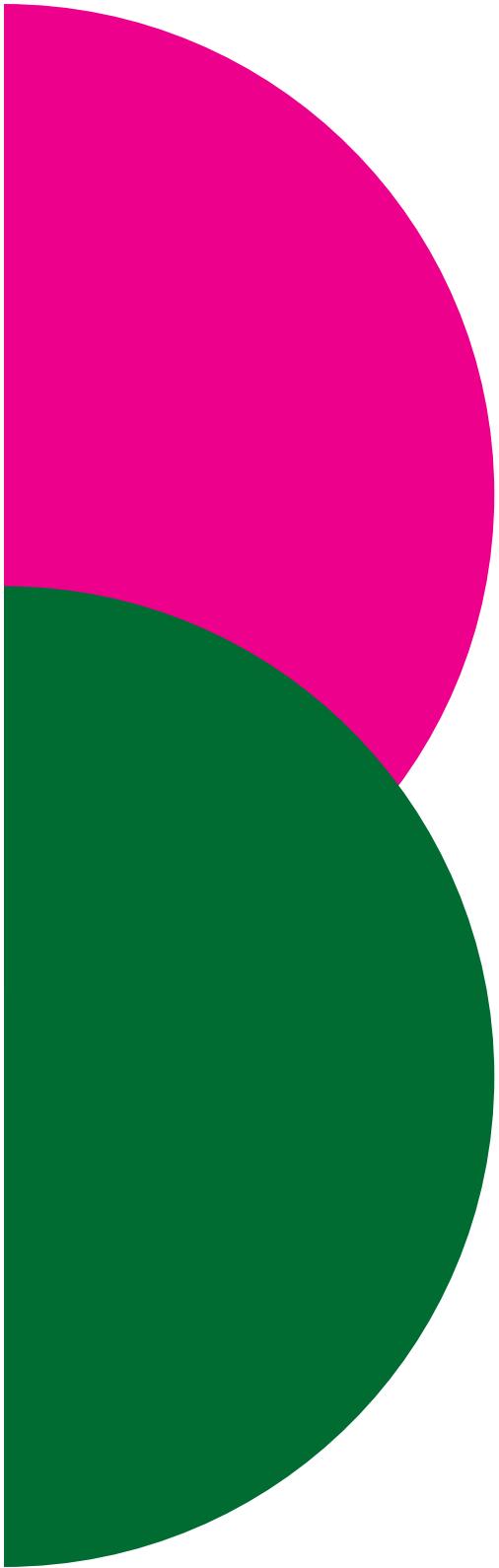


# 3D講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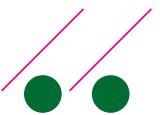
## 親親有趣學習

畢業於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的 Ernest 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有不解之緣，以前做義工帶小組時遇到一位自閉症參加者，一直都很少和別人溝通，直到一天他帶這位小朋友參加港島遊，沿途不停講故事給對方聽，對方不管真真假假都聽得津津樂道。「他好喜歡聽故事，亦會發現他看東西和大家不一樣，他看得好仔細，會留意一間餐廳的地板瓷磚是甚麼顏色。」沒想到，小朋友回家後一直跟母親分享當天所見所聞，令他很有滿足感，而這份滿足感就埋下了一顆種子。

畢業後，Ernest 到瑞典大公司工作，聽上去簡直是夢寐以求的理想仕途，但他卻覺得工作上沒有人生的意義，看不到自己在工作上的存在感，固毅然回到香港，重新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偶然機會下，他發現可以把科技結合故事成為親子溝通的工具。「有時家長未必想到可以和小朋友說甚麼，AR 科技可以讓不太擅長說話的家長和小朋友溝通。」過程中，Ernest 問自己想帶出怎樣的信息，想帶來甚麼影響，最後他決定以有學習障礙、自閉症、專注力失調或過度活躍症兒童為目標。「我想做些實在的東西，在想怎樣可以幫助到整件事。」最後定位以 AR 講解正面心理學理論，希望圖書的設計深入淺出，可以成為家長、老師、心理學家、輔導員、社工和醫護人士的工具書。圖書當中還有一連串實證為本的小練習，幫助引導小朋友體驗更多正面情緒，從而提升他們對正面情緒的洞察力，長遠來說可以促進積極的行為和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小朋友對圖畫又較敏感，講故事過程可以解釋給小朋友聽為甚麼要或不要這樣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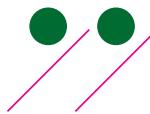


最好的親子活動就是故事時間了，因為不少研究都顯示和小朋友講故事可以增強想像力、訓練專注力、培養情緒教養、學習日常生活知識和增進親子關係。所以陳浩升 (Ernest) 就聯同正向心理學研究員一起推出香港首本運用3D虛擬AR手機APP培養小朋友正向心理的親子互動故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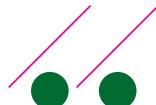


對於Ernest來說所謂的特殊學習需要只是一個名稱，根本每個人都有自己學習和與別人相處的方法。「最傳統的『efficient』方法就是我講你聽，但為甚麼不可以一齊做、一齊睇又或者是要做又睇呢？這樣總好過令小朋友不想學吧。」Ernest深深覺得每個人的學習模式不同，是因為他的拍檔便是一個好例子。「我的拍檔便是中四走堂輟學，自己一直做不同工作，後來走去讀夜校、IVE、VTC、遙距課程、高級文憑，最後還是完成了大學學位，我們還是一起工作。」標籤大概只適用於貨品上，是不應該用在人身上的。Ernest希望將來有一天AR聯乘故事可以發展成為如迪士尼般充滿歡樂的學習中心。「故事是人類最願意接受的事情，從前大家只會口耳相傳來說故事，現在想用更有效的方法去傳遞訊息，好希望中心可以變成遊樂場，就算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都可以在這個中心學到一點東西，帶走一點學習。」

由籌備到實行，到第一版圖書差不多賣清光要加印，當中最開心肯定是得到認同又對社會做點好事。「之前聽講座好記得一句說話，就是不管你牟利還是不牟利，所有企業都應該為社會做好事，製造價值。」所謂的製造價值，就是做生意同時亦要有用處。另外，他指籌備整個企劃過程又賺到友誼，認識到與自己思想相若的人，亦得到別人認同，還收到過一封支持他們的「情書」。但在這個商業社會，Ernest指是有點驚和感到風高浪急。「所謂的社企都會面對所有企業會面對的問題，我們試過有人扮客拎資料，又有有人想屈我們等等奇怪事情，所以我們要劃好界線。」他強調做不做社會創新根本不重要，最重要是不要傷害社會。其實要做好一件事已經夠難了，還要同時做好事，會否更難？



「其實做甚麼都會難，難才要做，因為太容易我會想件事是否適合我做。人要不斷找突破點，要挑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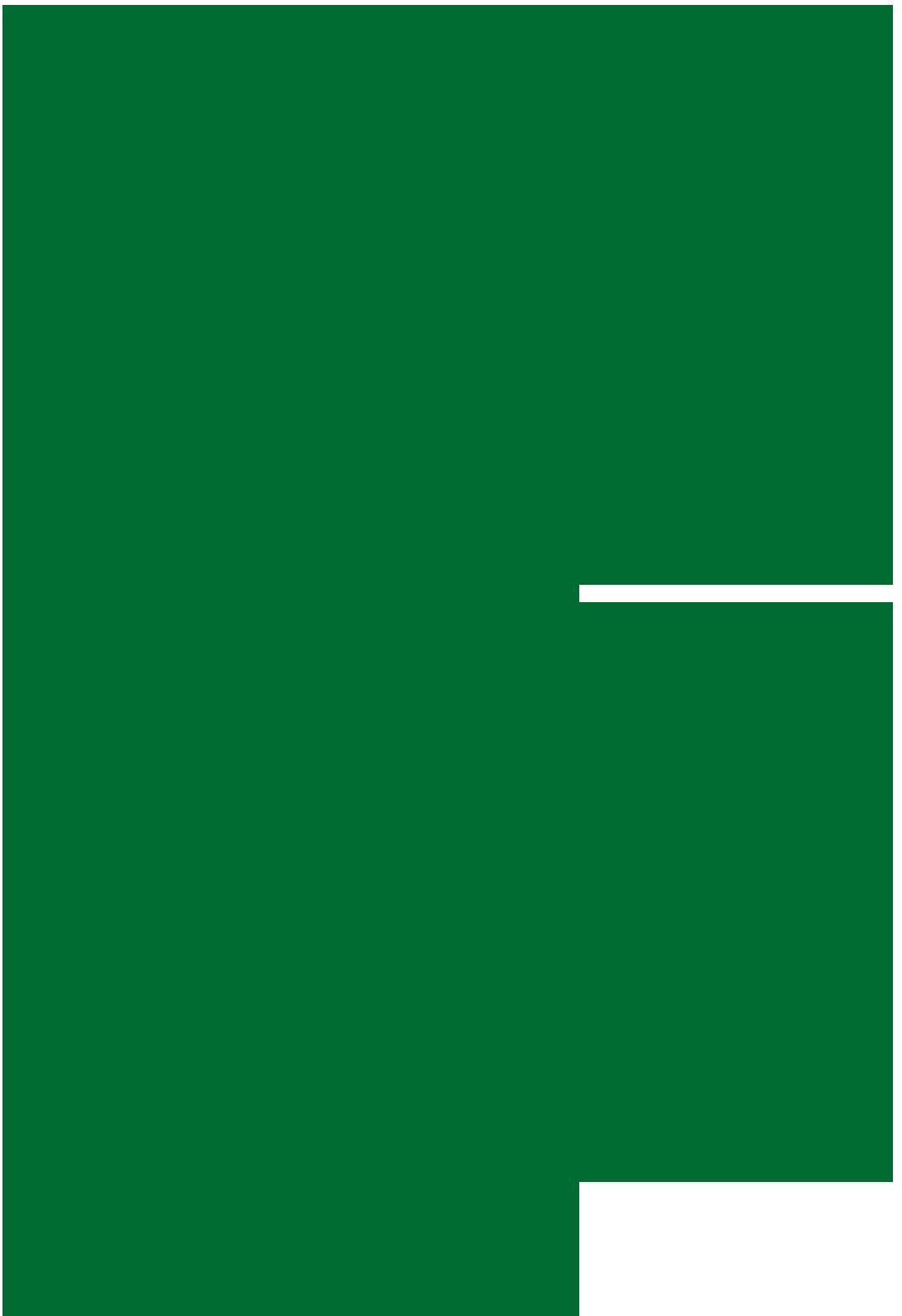
02

撰文：伍嘉瑩

# 建立自學 平臺 提升獨立 靈活性

BFS

張詠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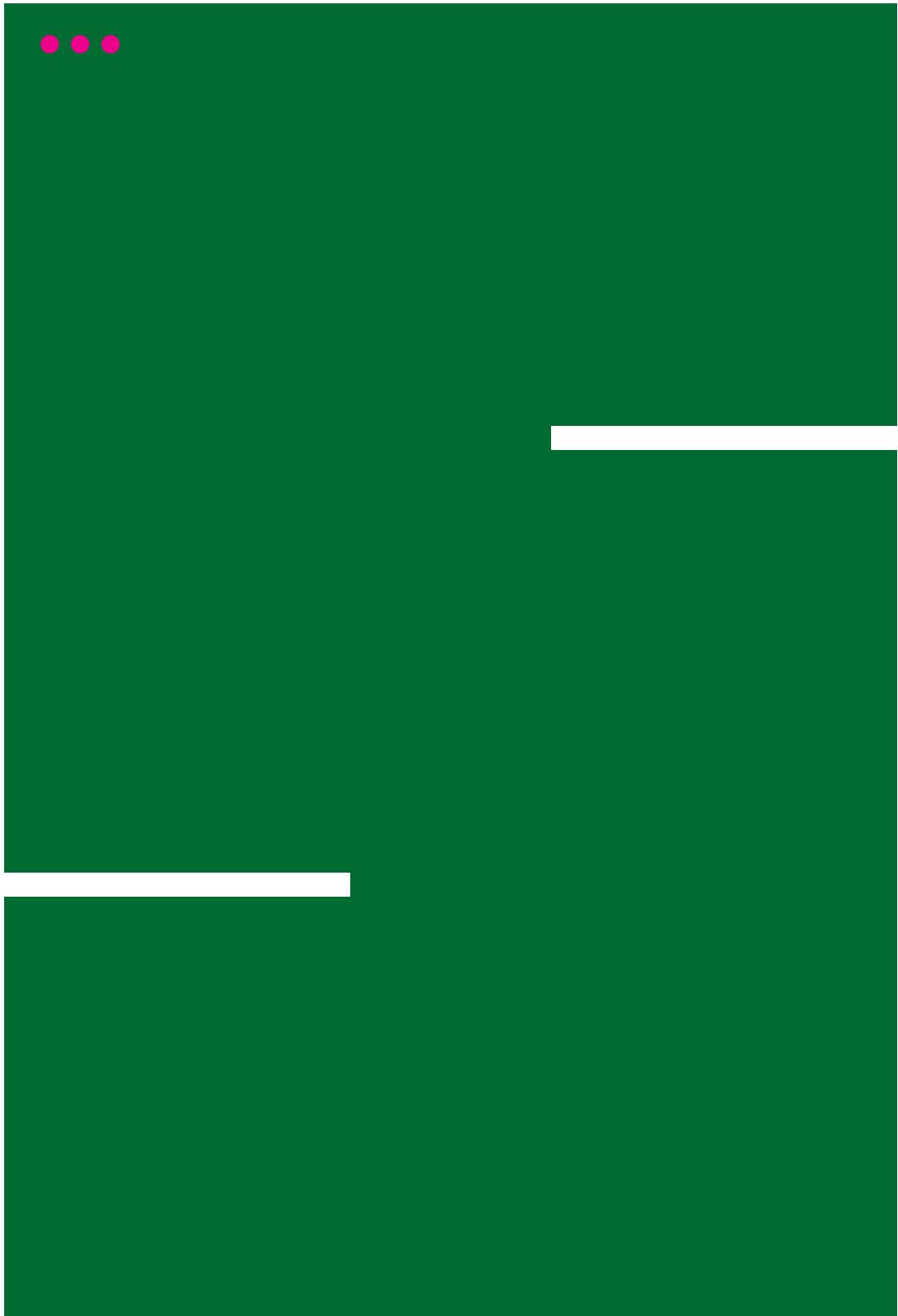
# 獨立才能自主人生

「無障礙學堂」早在14年已經開始發展，而張詠妍就是透過好薈社的活動認識其創辦人，成為其中一員。「因為我有弱聽，和人談天時要看口形，所以我都明白傷健人士的需要，可以從用家角度給予意見。」回想最初，團隊看到銅鑼灣有一位坐輪椅的伯伯在賣香口膠，大家就在想有甚麼方法可以辦到傷健人士。然後大家覺得IT的成本較低，只需要一部電腦就可了，於是便決定教授IT相關的課程。或許網上已經有五花八門的教學短片，但詠妍指這些短片都忽略了傷健朋友的需要。「短片中有時有很多俗語和英文，有些傷健朋友未必明白，所以我們會用較淺白的文字，又會加上字幕。我們亦會放大電腦畫面，選用較易看的背景顏色和字型，方便傷健朋友觀看。」另外，每條短片的長度都是約10-15分鐘，不需要長時間集中精神。「我們覺得電腦有關的課程可以裝備傷健朋友，讓他們往後有機會不用出外在家中也可接工作。」他們希望可以提升傷健人士的獨立自主性，靈活地了解和學習，不用依靠別人。

「無障礙學堂」的網上平台就好像一所學校，沒有年齡和性別的限制，亦沒有基本學歷要求，登記後可以隨時隨地按個人需要和進度觀看短片。課程由淺入深，就算是零知識也不用怕，題材包括Microsoft Word工作坊、Wix Web Design Introduction、視頻剪輯及後制、網頁設計及制作(初級)、Photoshop圖像編輯(初級至中級)、PowerPoint以及AI工作坊等。而且還有論壇功能，同學可以問問題互相交流，亦要交功課，平台上會有導師給予評語和回應，希望可以成為一個無障礙及傷健共融的科技平台。

雖然整件事不是很吸睛或具爆炸性，只是沒有人想到網上教學也有無障礙的需要。然而，很多所謂的創新都是透過交流而發展出來的。「我覺得Goodseed好特別，分類別地讓我們接觸很多平時不會接觸到的機構，讓我們知道多了不同的創意和不同界別人士的需要。原來設計可以這樣幫到別人，亦讓我們看得更全面。」詠妍指當時亦得到評語，知道他們的平台忽略了有些傷健朋友不懂英語，所以他們後來才特別開設基本英語班，作為輔助課程，幫助他們了解IT相關的課程。

香港政府在1971年開始實施強迫教育，到現在的12年免費教育，香港人對於返學受教育的事情都變得有點理所當然了。但原來對傷健人士來說，有些學習機會卻是難能可貴的。「無障礙學堂」就察覺到本地傷健人士較難得到高科技IT課程培訓，固設立遠端教學平台，讓有特別需要的人士都可以安坐家中隨時學習。畢竟，魚和魚杆，也不如學會釣魚的知識和技巧重要。



「助人自助」一向都是社福界的名言，但幫助別人同時亦是「幫助自己」的機會。詠妍指自己最初很怕說話，在拍檔的鼓勵下她才接受挑戰，代表計劃參加比賽演講。「最初我真的很害怕，我會不停想去洗手間，又會想嘔，但都要硬著頭皮去面對。」捱過去又是一片新天地，她開始到不同機構宣傳企劃，認識到不同的人，擴闊了社交圈子。不過再好的企劃，總會被問到如何賺錢這個問題。「錢不是最重要的，傷健朋友平時已經有很大負擔，所以我們不想收他們學費。」沒有收入，團隊所有人都有全職工作，故現在約兩星期才會見一次。「我們不想太急，想慢慢來，畢竟質素好重要，而且每個程度的短片都有不同需要。」詠妍坦言受眾可能只是傷健人士，但她很想大家不要覺得所有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要多一個角度思考。「日常生活對傷健人士有很多誤會，很希望大家知道傷健人士都不是一無是處的，大家和平常人都一樣，有獨特之處。希望大家用平常心看待傷健人士，認識多些不同的人，見面了解後或會有更多的想法，不會太偏面。」

03

# 藝術面前 人人平等 觸感科技 「看」見創作

Beyond Vision Projects  
Rico Chan

撰文：  
伍嘉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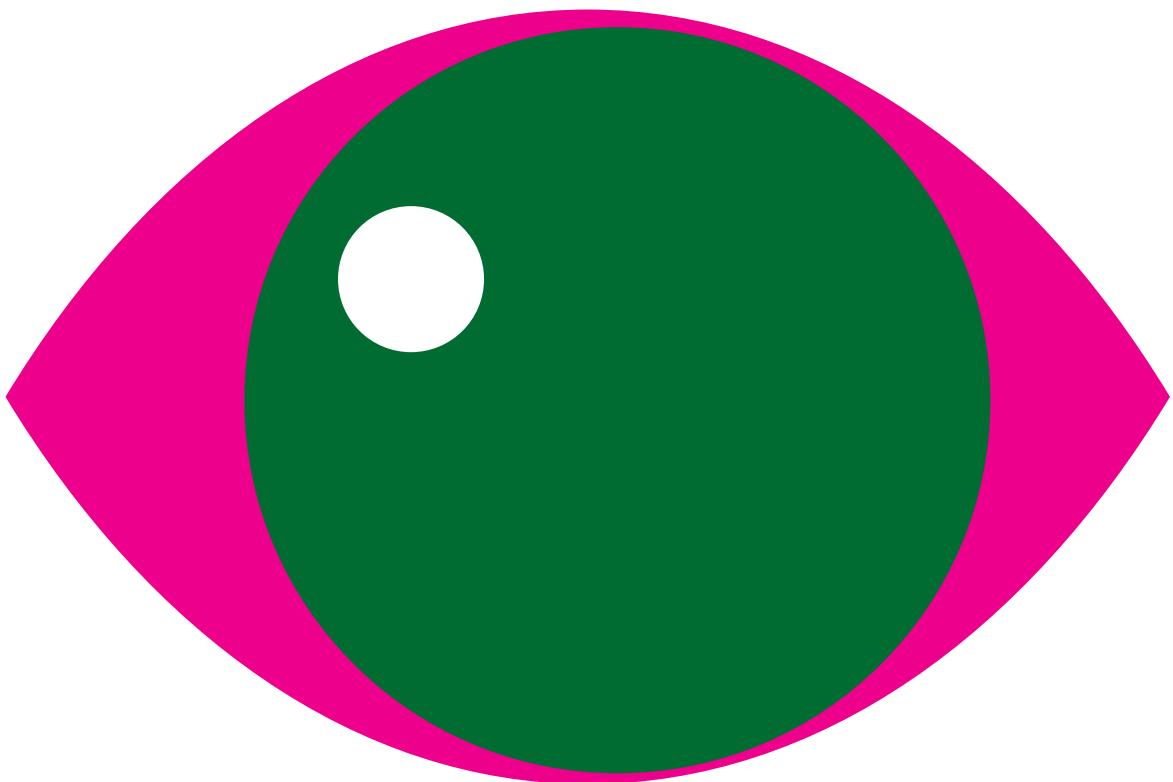
Rico首度發表的作品有《蒙羅麗莎》、後有《天壇大佛》以及香港維港景色，視障朋友參加展覽後都會嘗試畫出自己理解到的圖像，並會製作成觸感畫帶回家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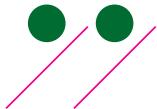
# 觸感技術 多角度滿足生活需要

回想十年前，Rico在一個展覽中看到一班視障朋友拍攝的照片時驚喜萬分，覺得水準之高實在出人意表。期後他開始留意視障朋友的需要，發現很多人以為他們對藝術沒有興趣，其實是因為普遍的藝術場地沒有考慮到他們的需要，沒有足夠的配套設施才令視障朋友對藝術場館卻步。於是Rico把博士論文定在「觸感聽覺」互動系統，結合個人在設計和藝術的興趣及能力，落力鑽研當中技術，後來更認為要把理論從紙上帶到現實來填補當中的空隙，讓視障朋友透過觸覺和聽覺來欣賞藝術作品，並成立了社企「Beyond Vision Projects」。

「觸感聽覺」互動系統可以把平面的圖像變成能觸摸到的立體作品，以名畫《蒙羅麗莎》為例子，第一個步驟就是先勾勒出人像的基本線條，以斜線、波點等圖案劃分不同區域，然後印在「發泡紙」上，墨水加熱後就會膨脹變得凹凸不平，成為一幅觸感畫 (Tactile Painting)。除了可以用手感受蒙羅麗莎的影象，畫作部分位置亦設有按鈕，一按便會播放導賞錄音，提供更多資訊予參觀者，把觀賞的主導權重新交回視障朋友，他們可以按自己的速度和想法去感受及理解。

整個計劃進行了一段時間，Rico表示一直都沒有視此為一門生意，但過去的18個月讓他不得不接受社會的遊戲規則，「原來doing good和做生意是不可分割的，因為你需要自力更生。」所以他要花很多時間去參加社交活動，認識朋友，





藝術，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並不會特別渴求。但藝術是有撼動人心的力量，可以打破時間、地域和文化界限，滋養生命。然而，對視障朋友來說，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去體會和感受不同藝術品帶來的震撼，所以 Rico Chan 就花了修讀博士的 5 年時間，研發「觸感聽覺」互動系統，讓視障朋人都能「看」到藝術畫作如《蒙羅麗莎》和香港景色。

擴闊人際網絡。Rico 說一直都積極聯絡本地藝術館，同不同人講述自己的理念，很多人聽完口裡說好，身體卻很誠實一直都未見行動。他指大概是因為香港很多人都怕失敗，所以不願意成為第一個嘗試的人，同時又不想成為最後的一位，反而是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美國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立即被邀請為館中展品設計觸感聽覺版本，令他感意外。「本地投資者不相信影響力，他們只相信數字。」可能投資者看到的只是受惠人數和使用量，所以有不同的要求，這情況令 Rico 腦海中常常泛起放棄的念頭。「但放棄實在太容易了，其實無論你做甚麼都會有挑戰和困難。就算只有 1% 的人受惠我都覺得值得做。」

Rico 期後補充，就算只影響到一個人都值得做，都是一件好事。「有一次一個 16 歲後天失明的男孩子來參觀展覽，他摸完天壇大佛作品後自己畫了一幅畫，當中加了不少遊人，細問下才知道這個體驗勾起了他兒時參觀大佛的記憶。」所以，他相信這個系統不只是傳遞資訊和影像，更可以連接上久違了的情緒和記憶。更甚是，這個計劃不只是一個技術，而是一個信念—社會的可達性(accessibility)。

社會是屬於每一個人的，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需要，為甚麼要忽視一群人的特性？Rico 試過到日本一個小島旅行，島上無人懂英文，他沒有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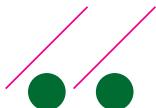
其實除了視障朋友, Rico指低視力長者都可應用觸感畫去提高生活品質, 幫助他們了解日常生活。

法問路，最後只好靠圖畫來溝通，然後他就想到創造簡單的符號幫助視障朋友理解畫面，例如用自創的樹葉圖案，去代表森林、樹木，讓大家一摸便聯想到自然景色。這些技術和圖像可以用來印製香港地圖和不同景點的圖像，如維多利亞海港，因為他覺得很多視障朋友都不知道自己身處的香港是甚麼模樣。「我覺得他們有權利去認識自己居住的城市。」

一路走來跌跌撞撞，都會令Rico想如果當初不是在香港開始可能或許會更容易。當初參加了好薈社，的確讓他在成立社會企業的路上邁前一步，並在這個平台建立更強的人際網絡，並借

助別人的分享和故事為鑑。而現在就要靠自己，不停地去開發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他們不走過來，我走過去。」面對著拒絕和無視，Rico憶及與期等待藝術館應用這些科技倒不如自己去籌備一個展覽。同樣地別人只見到視障這個群體很細，Rico就繼續找尋適用的範疇—Rico發現原來凹凸不平的觸感畫可以引起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興趣，讓他們更專注並幫助他們學習生字。

「只要繼續存在，  
就一定會有影響。」



除了印製香港地圖，Rico亦積極考慮為視障朋友籌備本地遊，希望香港這個城市真正無障礙地讓不同需要人士生活在一起。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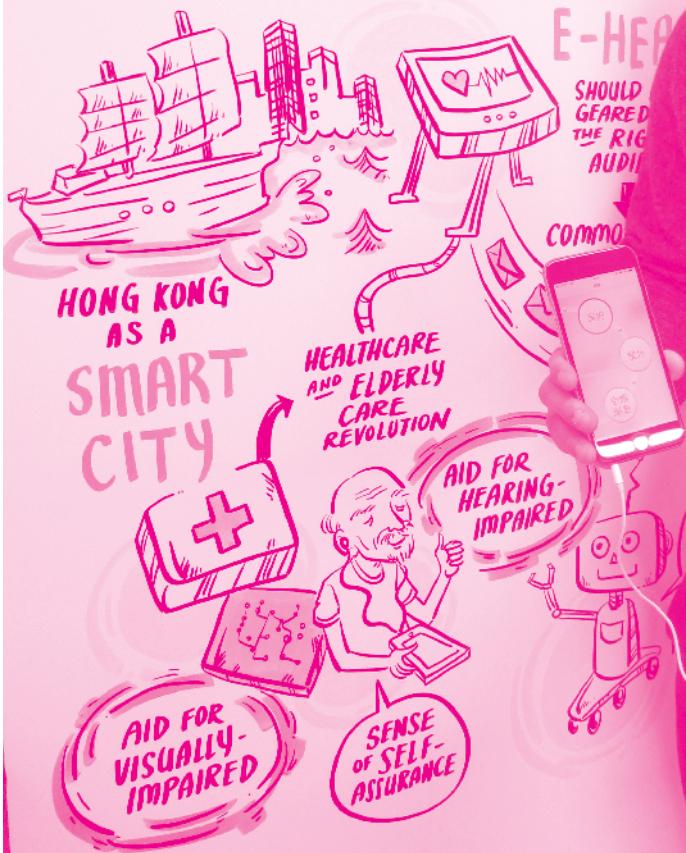
撰文：  
伍嘉瑩

# 爺孫相處 感聽障困擾 智能電話提升 助聽功能

cheArs  
文智輝

# SOCIAL INNOVATION FORUM

## TRANSFORMING OUR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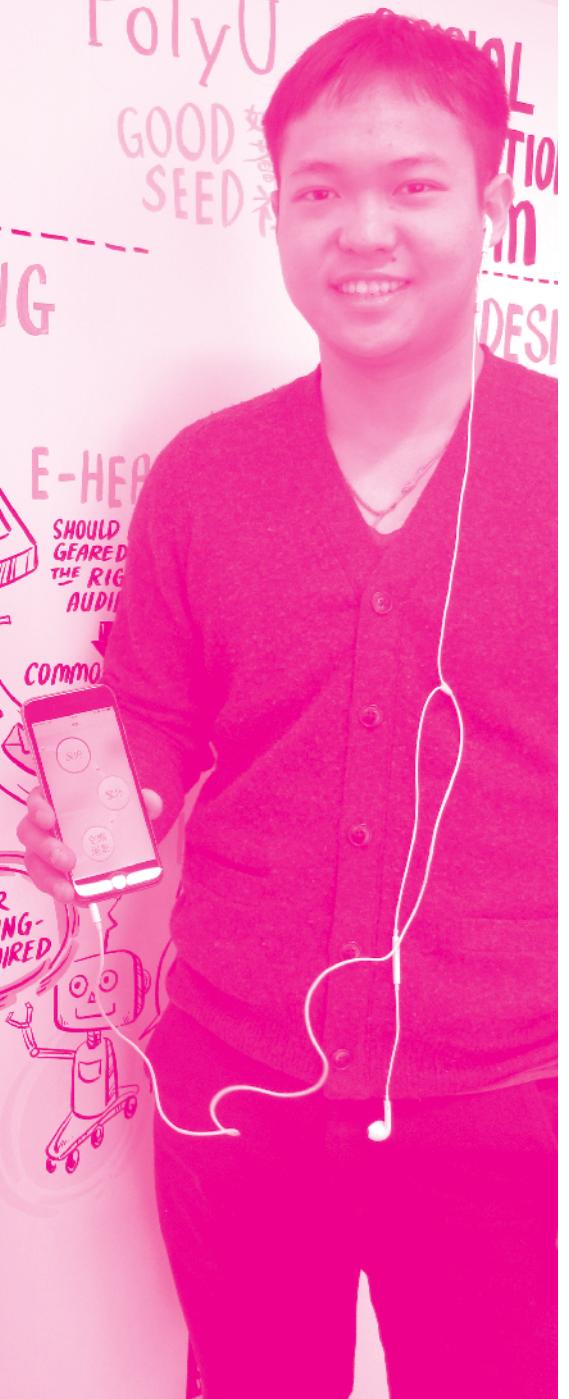


PolyU

GOOD  
SEED



DESIG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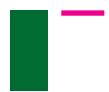
# 學以致用 解決同路人困難

Will自細由弱聽的爺爺湊大，兩人相處時常常要同一句說話重覆三次，但對方都聽不到，惟傳統的耳機雜音多價錢又貴，所以爺爺不太願意配戴，結果影響了一家人的生活質素和情緒。

當Will在大學修讀電子及資訊工程時，學習到以智能手機處理音頻和降噪的知識，他便想到要為爺爺做點事，在畢業習作成功研發出透過智能手機App和耳機來取代助聽器，增加音訊的清晰度。第一位試用者理所當然的就是家中的爺爺了，「他第一次戴我的設計時立即講多了很多說話」！這無疑是為Will打下強心針，於是她參加了不同的比賽又成立公司，希望可以把設計推出市場幫助更多弱聽人士和聽力衰退的長者解決問題，用戶可在程式中自行調校高中低音三個設定，以及左右耳的音量平衡，和選擇身處室內、室外還是空曠場景等模式。雖然試用階段收到不少好評，但他稱產品以外的知識是零，對於如何成立公司，所有文件和法律上的程序都是一無所知。「別人眼中的挑戰對我來說都只可以面對，自己唔做就沒有人做了，所以只可以頂硬上。」於是，他自己落手落腳事事都親力親為，因為他知道初創就是要自己找解決方法。

成立了公司，技術上又找到方法解決聲音延遲，減低聲畫不同步的問題，但來到硬件部分就遇上難題。由於手機程式需要相應的藍芽耳機配合，但符合要求的耳機要使用專門的晶片，成本會比較高，大概是市面普通耳機的6倍。所以他親自到不同總會介紹自己的計劃，希望找到願意合作的廠商，但「大家都很實際，他們覺得產品不夠完整，訂單不夠大，用戶不願意付錢。」最少的訂單數量要以千為單位，所以一直找不到願意生產原型版的生產商合作。「香港很難找到硬件生產商，要到深圳或者台灣。」營商環境的轉變和遙距管理就變成另一個難題。「我們是細公司，一定有地方不夠完善，這是give and take。」

當初曾經壯志雄心，希望推出免費版的APP同時開設專業版收費，並發展專屬的藍芽耳機一條龍服務，但現時卻要向現實妥協，暫時放緩步伐。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約有5%的弱聽人士，即有3.6億人口需要助聽工具，單是香港也有約20萬弱聽人士，市場是否真的很細？「願景多大都好，都要有實際考慮。我們有很多有心人願意加入，但我們沒有合理的薪酬回報，



「耳王十四一心」，兒時學習寫聽字的口訣，還記得老師說要聽得到最重要還是最後的「一心」。沒想到人隨著年紀身體機能退化，要聽得清都成為一個難題。文智輝(Will)親身感受到爺爺因為聽力問題而影響生活質素，故開設了樂聽科技有限公司，研發了一款有別於傳統助聽器的手機助聽應用程式，可將環境噪音大減70%，程式亦可免費下載並連線耳機使用，幫助低下階層的弱聽長者。



我都不想為難別人，大家都有實際考慮。」所以公司暫時決定把一半時間用在真正的生意上，另外一半時間再繼續提升樂聽的程式和耳機質素，希望可以等候到足夠資金投入硬件的生產，又或是期望大公司可以開發降低聲音延遲的耳機。談到公司轉型，Will說公司一年沒有收入只靠funding，自己每個月都在想如何可以賺到錢，他都曾經很想放棄。「要做到養活自己是有點困難，因為很多人願意試用，但都不太願意付錢，我們希望可以教育市場，幸好家中沒有壓力亦願意讓我試。」

相對打工，創業需要兼顧更多，開會見客建立人脈，統統都要靠自己，亦要不斷增值自己。為了擴闊用戶群增加收入來源，Will將會在軟件加入聽力測試，測試用家對不同頻率的反應，亦希望可以取得認證，增加認受性。「我和拍檔談很多，但心態一定要放得對，一邊做project一邊研發產品也沒有問題。以前可能會想得很大，但計劃只是計劃，計劃是可以變的。」他坦言當初畢業習作只是完成了30%，往後的工作才是大挑戰。「畢業習作那一年是不夠的」，他明言不會為自己訂下死線，畢竟現在未做到的，30年後、40年後還是可能會做到的。時間，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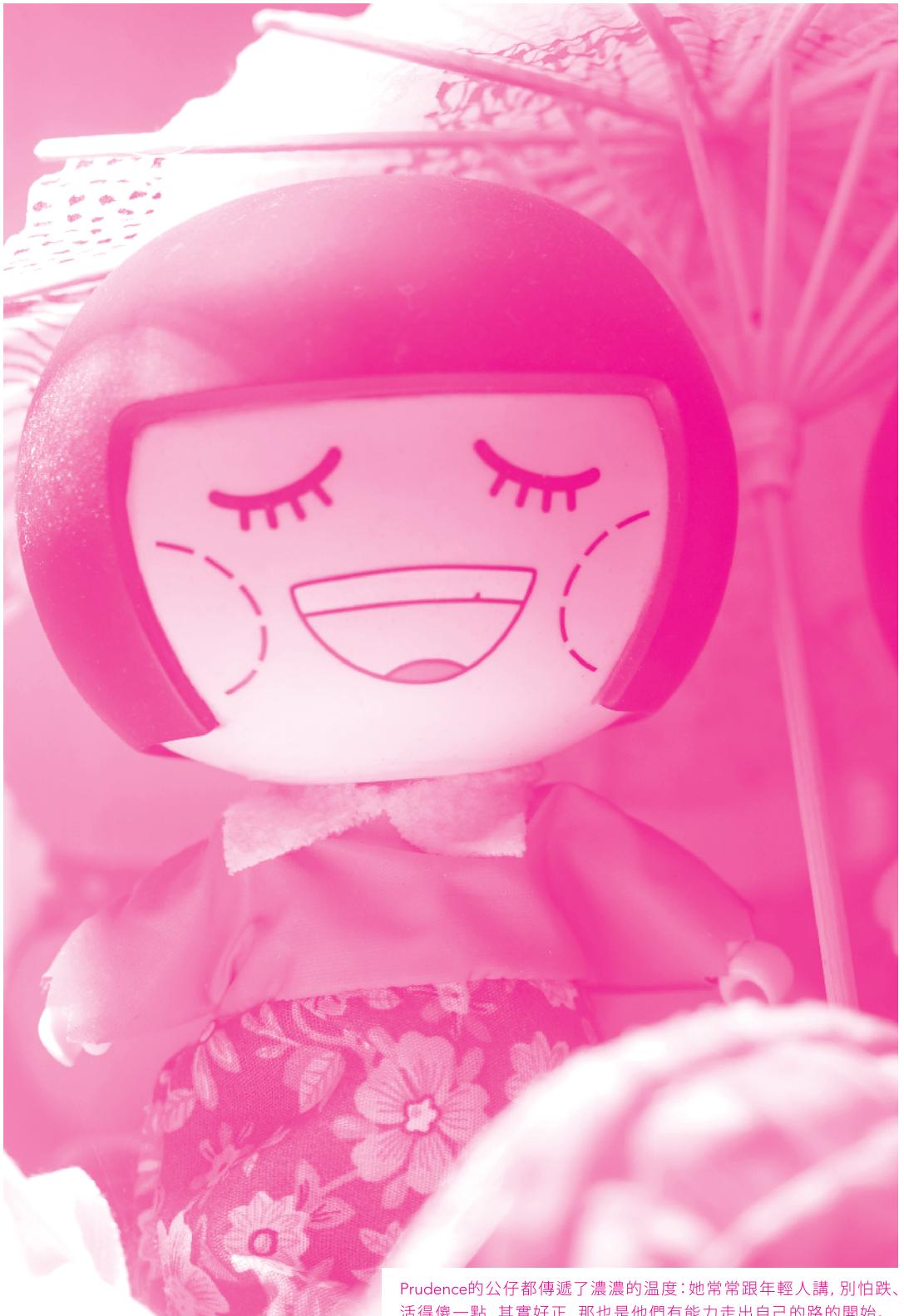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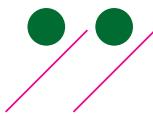
# 傳遞上 一代的 流動人生 與在地的 智慧

CHOCOLATE rain  
麥雅端

撰文：  
阿島



Prudence的公仔都傳遞了濃濃的溫度：她常常跟年輕人講，別怕跌、活得傻一點，其實好正，那也是他們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路的開始。



**今日的城市和舊日早已割裂：忙碌的父母不再常跟子女講床邊故事；在都市發展規條下，小販被趕絕，街道也在快將消失。再沒有人懂得補衫，沒有人會懷著珍惜之心把米缸最後一粒米啃完。然而，人沒有因此快樂一點，城市也沒有因此自由一點。**

相約Prudence在她葵涌的工作室會面。甫進門，不禁驚嘆開懷——牆身排滿她設計的角色布公仔、茶具、故事書……走進世上最溫暖跳脫的顏色和線條，恍惚置身兒時經歷過的夢幻與愛的歸屬。

「你入來啊！」她打開嗓門，像個街頭叫賣人。Prudence坦率開朗，對著我這個陌生人也歪著頭傾訴社會和自己內心的真實：自嘲和「取笑」他人都源於她心底拒絕被完全社教化的純真。她才在那隆冬的清晨於九龍城一家小學牆外畫壁畫，午飯時間遂趕回工作室為慈善組織開辦工作坊。她大口啃著飯盒，擠出一點吃飯時間跟我談。她每天日程密密麻麻，已完全投入為社區東奔西跑的創作生活裡。

## 尋創作的共鳴

2008年，Prudence在倫敦Central St Martins學院修讀設計碩士，學習如何作社區設計，「設計要融入生活，跟人有關係。」但那是她入行多年後的頓悟。她回首剛畢業時，和其他讀藝術的女生一樣，幻想成為有型大畫家。2000年創立手作品牌Chocolate rain，「都是去高端國際市場、去gallery威」。但經過數年「對住電腦做設計，孤芳自賞」的生活以後，她發現原來自己不快樂——「以前的作品只給富有的人看、自HIGH，但創作終歸希望得到共鳴感。回到人間世也為尋找這份共鳴。」

她本生於人間世。像《魯賓遜漂流記》那樣，世間所有，由雙手搭建。於赤柱木屋區成長，媽做衣衫，爸做木工；她自小愛畫畫皆因顏色筆是最便宜的玩具，爺爺執垃圾維生，常拿破娃娃爛琴回來，她塗兩塗，就將它們改造成靚靚玩具，送給同學，同學當寶。「我地條村好有愛，唔得閒煮飯可以到隔離屋食，陳師奶唔得閒撢仔李師奶撢，仲要撢晒成條村的細路。大家一齊做一件事——現在叫共享吧？哈哈，廁所是共享，李師奶的母愛是共享，隻鑊是共享，柴米油鹽更加是共享。這樣子生活，對大家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

她懷著「共享」、「自力做物」、「惜物」的過去，漸漸在她的設計和後來辦的社企傳遞開去。Prudence捉挾地一笑，說這些都是人們掛在口邊但難以實現的、「最潮又最落後」的價值。她重回到和「街坊」在地相處，反而源自最富泰的中環蘇豪區開小店的日子。住半山師奶帶著女兒、OL來跟她學造布公仔，平時只愛消費的她們發現親手做一個東西要這麼久，但從此愛上，做到不願走。「她們說，原來自己可以做到這麼『原始』的東西。我那時才明白，透過整個製作的過程，了解和溝通才能發生。」

《香港的童話》社創計劃是在她教「貴婦、OL班」的17年後，在Good Seed的研習中誕生。17年間，她的手作工作坊愈做愈大，每年平均跟10至20慈善組織合作，參與逾200個活動計劃。學員年紀由十多二十歲，到橫跨幾歲到六七十歲。「但我想做一個自己的NGO：想『湊大』一個campaign，不想斷裂，想傳遞的信息得以延續下去。」她到Good Seed每周勤力上堂、學習地，慢慢，她那個以18區「民間英雄」人物構成的童話系列，到各區小朋友身旁講故事做工作坊的社創計劃，逐漸成形。

「入社區接觸細路很重要。他們太受保護，對人生的基本都懵然不知。我會開辦豆袋製作班，買不到豆，買了米。小朋友上課時都當米是沙，玩到掉晒落地再踩多幾腳——家長尷尬不堪，叫佢地逐粒執返——他們顯然沒向孩子解釋每餐飯的米是怎樣來的。浪費針線、布碎，我都算，但米，絕對不行！自此，我立心要小朋友認識到一粒米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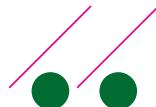


Prudence造的娃娃的招牌併布風格，源自小時見媽媽都併布造衣衫，「是因為布不夠，所以我媽都驚訝：現在竟變成潮流！」



Prudence發現這一代已不聽老師說話，你講道理他們只會質疑你。所以故事可以很有感染力，「把最悶的東西放進去；而其實他們都懂得將故事連繫到真實生活裡。」

生於赤柱木屋區的麥雅端 (Prudence)，在七十二家房客式互助互愛、在周街收買佬魚蛋檔的環境中成長，成就了她快樂而滿懷衝勁的個性。當上本地畫家、設計師的十多年後，她返回社區、推著一架故事車通街跑，做起「賣故事的女孩」來。



# 做一個快樂的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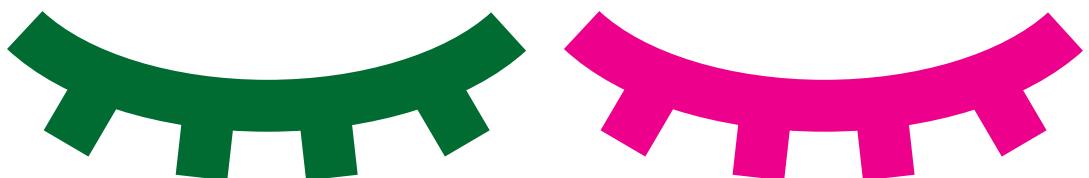
Prudence搭起木製的磨菇屋故事車，像魚蛋檔小販那樣，推著故事車入區。遊走深水埗、觀塘、學校，屋邨，講故仔，縫公仔；也效法美國布鞋品牌TOMS「賣一贈一」的方式，顧客買下一套香港的童話D.I.Y. Kits, Chocolate Rain將送一套給低收入家庭的小孩。「TOMS的計劃整個美國響應，鞋子送到遠至剛果、孟買的孩子手上。香港做這事沒那麼容易。」但她如今的銷售成績比當初訂立的每月30副多，現在賣出已約200份，算是一個好開始。

她講故事，小朋友愛聽。她講深水埗明哥派飯予窮人；她又娓娓道來遭遇車禍的「包山王」黎志偉，現實中的他綁著輪椅攀上獅子山，在原地重新站起來。她又改編劇場演員、導演賴恩慈少時在農村的經歷——賴愛爬樹，每次都會爬到樹的頂端，思考人生志願。她講羽毛球手黑妹不止打球，還喜歡焗糕點做這做那，但最後還是找到自己最擅長的東西。「無論你來自哪裡也不要緊。你什麼都想做，也不要緊。慢慢來，總能有一些東西跑出。」

她不是要講成功人士的發跡史，她要講的是人最傻氣撞板的時刻，講那些香港人有多傻，但傻傻下眼前自有路。道理好老土，但她只想令這一代孩子可以釋放自己：「社會對他們期待很高，他們不被諒解，失意，變得也不諒解他人。他們都是不快樂的小孩。」

「我在中學做過無數生涯規劃，那些課程常叫人要有正能量，要他們爭取好成績、然後要有理想。但我倒過來講我美術考E的故事，他們會叮一聲，會抬起頭，聽我講。」

正能量不是課堂說教或父母要求就可以有的。Prudence的家人、鄰居、成長的木屋村構建了她的情感和支持網絡，到如今她深入社區得到共鳴，這些都令她強大。在跟青少年人的偶遇裡，她傳遞著來自上一代社會價值和情感，她希望，至少也能令他們，立志成為一個「快樂的傻瓜」。



06

撰文：  
伍嘉瑩

# 自選字體軟件 滿足眾人需要

Eas**|**re**A**d

邱秀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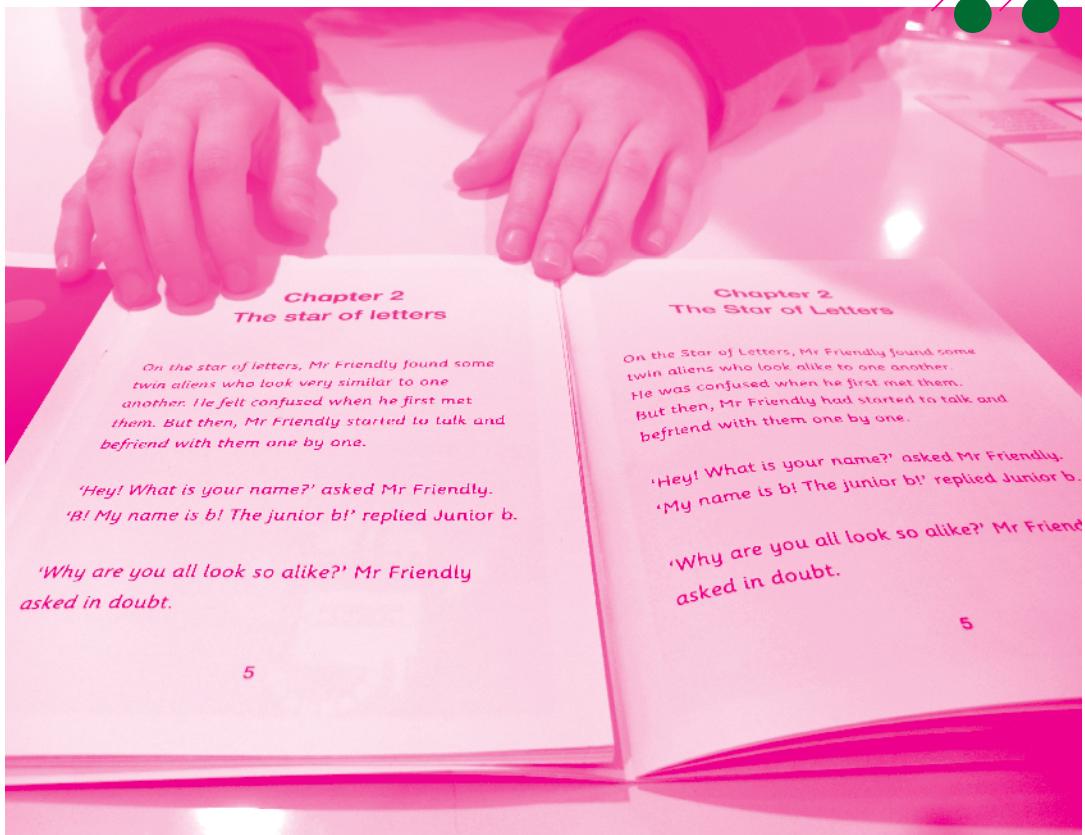
# 拒絕倒模人生 由字體開始

打開電腦，看到一版文字我們很多時都會直接跳過字體，而去看內容，但原來對於有讀寫障礙的朋友來說，字體和排版都會直接影響他們理解文字的能力，在理大設計學院修讀傳意設計的Sammy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回想當年高考的情況，Sammy都說十分吃力，閱讀速度完全跟不上，還需要長時間來了解，看一篇文章慢得看完後已經忘記了第一句說話的意思，結果影響學習最後與大學學位擦身而過。塞翁失馬，Sammy入讀高級文憑設計課程，多了圖畫少了文字，令她成績有明顯的進步，最後輾轉下再入讀大學。

找到對的方法，就有好的結果。Sammy與同學蘇信熹一起開發智能字體及排版程式Easiread，針對辨字、閱讀流暢性和視覺壓力三類問題，使用者可以在Google Chrome根據自己的需要將字體放大、調節間隔、隨意改變文件底色、以及有一把滑行間尺，方便使用者逐行逐行閱讀，以及列印已調整的文本，還可以儲存選項方便下次使用。不要輕視這些微調，Sammy指不少讀寫困難的人很容易把「b」和「d」掉亂，所以需要一些能突顯文字特性的字型，有些字型本身亦會令人容易頭暈，故需要重新排版設計。而行距及字距有機會把句字的意思打斷，減低他們的閱讀流暢性和理解能力。為了找到更有用的數據，他們這一年半內邀請了有不同程度讀寫困難的小朋友參加試驗，發覺由他們主導重新排版的情況下閱讀時間減少約20%，他們亦更樂意閱讀。同時，阿熹表示這個程式不是單單針對有讀寫困難的朋友，色弱甚至是對太光的白色底色敏感的人都用得著。「我們的原意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因為閱讀習慣是因人而異的，我們希望可以透過自訂功能來提升閱讀速度和流暢性。」



科學家愛因斯坦說過如果你叫一條魚去爬樹來測試他的能力是愚蠢的。世界上有千百萬種人亦有千百萬種的不同，如果只有一種度量衡就會埋沒了其他的可能性。患有讀寫障礙的邱秀美(Sammy)就身同感受，決定要開發可自訂合適自己閱讀的字體和排版程式，讓不同閱讀需要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瀏覽網頁，增加閱讀樂趣。



一路過來，他們都遇到很多人關心可以如何賺錢，但Sammy坦言他們一直都沒有想到錢的問題。「暫時希望可以多些用家儲到資料，明白他們需要的是甚麼，然後再嘗試應用到PDF或是進一步開發支援多國語文，及加入字符識別系統，讓讀者把印刷品的文字轉化成最適合自己閱讀需要的字體及排版。」雖然過程中他們與設計師有不少磨合，但他們明白到實際需要和應用之間是有分別，需要學習妥協，找到一個平衡。「現在開始見到曙光，可以準備正式發佈，亦找到學校做免費試行。」

由最初一份畢業習作變身成為一個企劃到成立公司，除了要解決技術問題，當中有不少法律條文需要注意和尋求協助。完全沒有從商經驗的Sammy和阿熹，他們對於要怎樣把想法變得落地都是在好薈社中一步一步學習過來的。「有很多導師教我們，他們亦訓練我們用一句說話介紹我們的企劃—提升所有人的閱讀體驗。」簡單來說，就是結合設計和科技，讓人用最直接的方法去設定個人愉快及舒適的閱讀經驗。說白了，這是一個對倒模環境的抗議。為甚麼所有人都要用一張紙同一個字體同一款字型才叫公平？Sammy和阿熹心目中最美好的想像就是人人都可以根據自己喜好設計閱讀的版面。「現在學校給特別需要的同學多些時間又或是找老師在他們旁邊把文章從頭讀一次也不是治本的處理。」他們希望最終可以讓同學有更多自主性，亦同時減低標籤和無助感，只是不同的閱讀需要而不一定是能力更差。

「我是過來人，我不想有讀寫困難的小朋友標籤了自己，覺得自己做不到。因為我自己閱讀過程不舒暢所以我可以設計得更好，同樣地，我希望大家可以面對困難時勇於尋找解決方法，我就用設計衝破了自己。」Sammy說道。而本身不太喜歡閱讀的阿熹就指，他從前覺得白色底色太刺眼對比太大，所以現在都會喜歡調到偏黃的底色。「大家真的是對文字抗拒還是閱讀的版面不合適？以前我不喜歡閱讀，但現在我發覺閱讀真的很重要，可以吸收不同的知識。」



阿熹指自己的閱讀速度其慢，別人看一個月的小說自己要花上2-3年才看完，看來看去好像總缺少了一部分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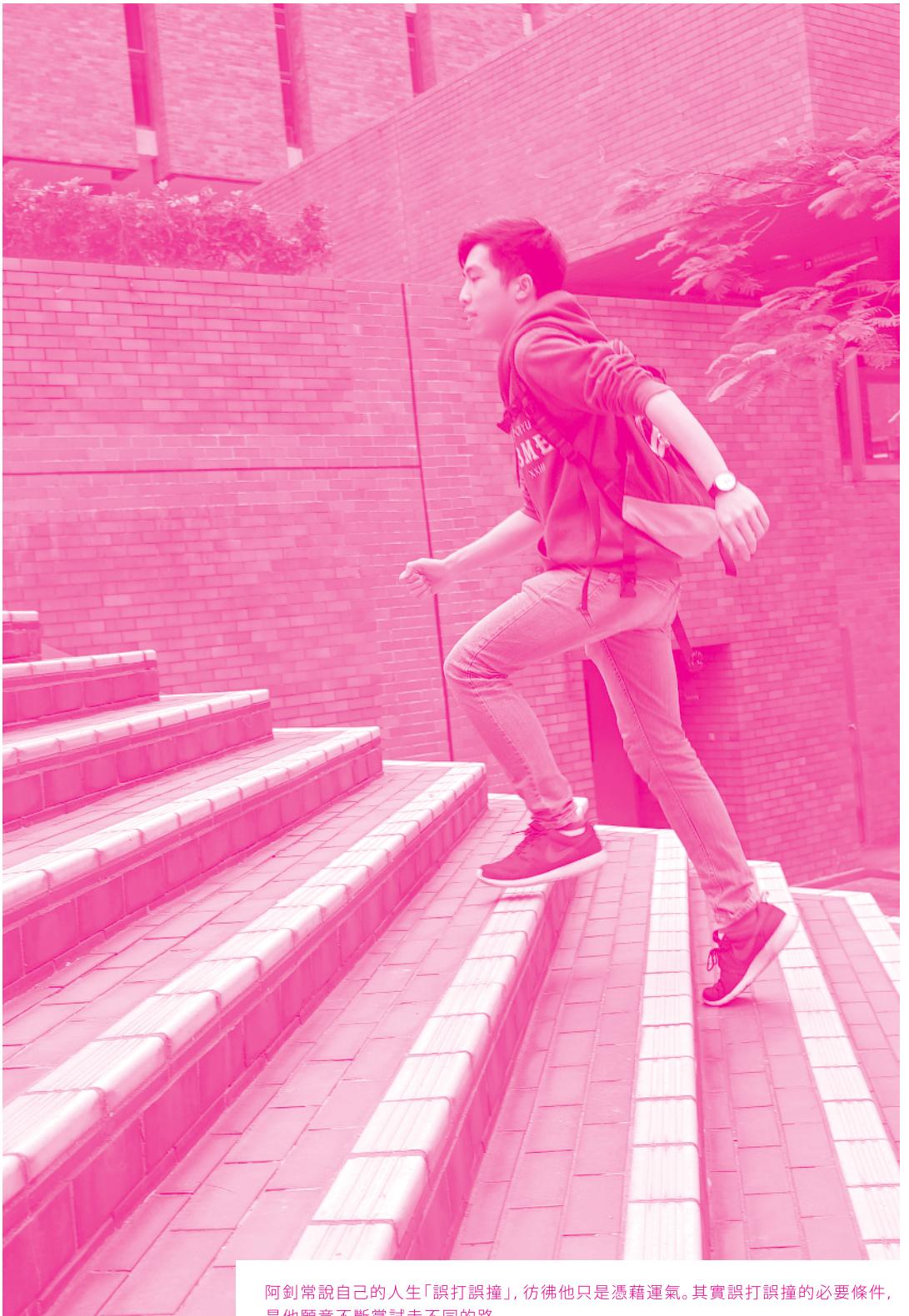
07

撰文：  
羅坎

# 研發無障礙廁所 「失敗」又如何： 因為抑鬱， 我的信念更強

Effortless Toilet

馮穎釗



阿釗常說自己的人生「誤打誤撞」，彷彿他只是憑藉運氣。其實誤打誤撞的必要條件，是他願意不斷嘗試走不同的路。

# 誤打誤撞的成長路

大學生、長者、廁所，風馬牛不相及，到底一切如何由零開始？「2016年，我讀到大學四年級，我跟我的朋友說：『讀了4年書，好像什麼都沒有做過，不對勁呢。』碰巧我在系會室外看到有一張海報，上面寫著『我是發明家年度大獎』，於是便想一試，覺得輸了亦無妨。」阿釗臉帶懵懂地憶述當初，聽起來就像周星馳電影的橋段，惹笑又帶點熱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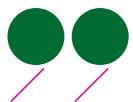
及後，阿釗就跟4位相熟的同系同學組隊，抱著遊戲的心態參賽。當時其中一名隊員的畢業習作是研究長者的肌肉訊號，需要邀請一些長者來到理大的實驗室接受檢測。過程中，該隊員察覺到長者使用廁所時往往因雙腳無力而難以站起來。一番討論過後，阿釗及幾位隊友便決定以此為方向，研發廁所輔助裝置。談及比賽過程，阿釗仍然一腔「體制內、狀況外」的語氣：「不知為何能晉身決賽，最後還奪得冠軍。我真的不知道整件事為何能發生。」

「我整輩子都是誤打誤撞的，我也不知如何形容過去廿多年的人生。」比賽也好，人生也好，阿釗都不斷以「誤打誤撞」加以形容。今年22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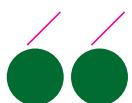
他來自草根家庭，小時候就讀一間藉藉無名的小學，到了選中學，母親當買六合彩般，替他選了一間傳統名校，最後竟然「誤打誤撞」中獎了。中學時期，阿釗說自己也會發奮讀書，惟公開試的成績也只是不過不失，理應不足夠考進生物醫學工程，但最後還是「誤打誤撞」考進了。

阿釗一直說是「誤打誤撞」，強調他的運氣，其實他願意不斷嘗試新事物的態度，也是他在人生中碰撞出驚喜的必要條件。他坦言大學時期不喜歡讀書上課，但非常積極地「玩soc上莊」。大學二年級那年，他參加了理大的劇社，加入舞台及道具組，「那是眾多大學中最出名的後台團隊，因為他們的技巧傳承得好」。有時為了趕工，他一星期有兩三天不眠不休，其間學習到大量木工及設計的知識。當時的他誓不會猜到，這些知識正正讓他日後改裝廁所設計時大派用場，也決定了他日後在團隊扮演最重要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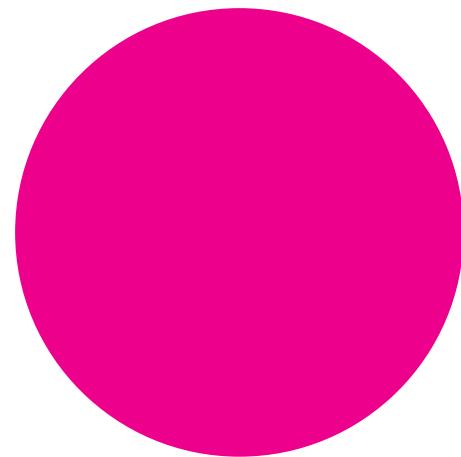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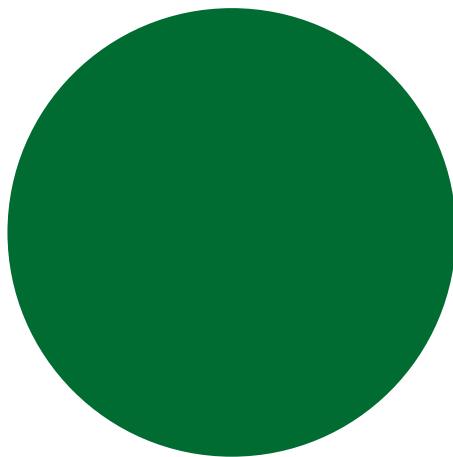
讀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阿釗的故事簡單輕巧—不就是幾個快將畢業的大學生感到無聊，報了一個比賽，設計一件跟自己關係不大的產品，然後勝出？其實在獎項與掌聲背後，阿釗曾深刻體會過生命的沉重，真正左右他的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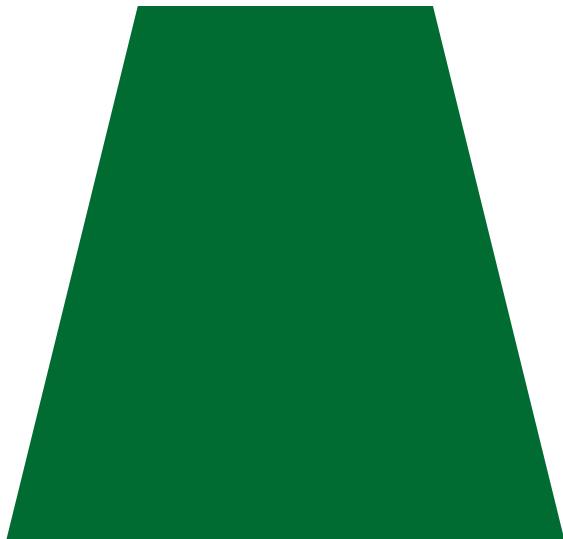
訪問那天，我和阿釗相約在理工大學，打扮樸實、神色內斂的他帶我前往生物醫學工程系的系會室，那是他過去幾年大學生活的重要註腳，也是他和同伴醞釀出改裝廁所設計的重地。他們希望研發廁所輔助裝置，協助長者無障礙如廁，增強他們的自理能力。



未來，阿釗仍然不會放棄創業，他已聯同一些朋友計劃做一個有關補習的app。



生物醫學工程系的系會室是阿釗及其同伴的重要基地，訪問過程中隨便有一名女同學走進來，也認得已畢業的阿釗，可見他真的這裡的常客。



# 情緒病突然降臨

「在16年10月、11月左右，即我們晉身決賽後不久，我的情緒出了很大問題，不知何故，那時我開始問自己很多關於人生的問題。心情會很灰沉，不是正常地思考，你會覺得『世界很灰』、『出來社會打份工打一世』、『世界沒什麼意義』，是進入了情緒病的狀況……起床，看見陰天，就不想動，連吃飯也沒胃口，沒有原因的，好痛苦。」他自覺切身體會到抑鬱症患者的痛苦感受，也明白為何一般人不了解他們。

是因為比賽帶來壓力？是因為快將畢業引起焦慮？是香港社會過於壓迫？阿釗無法同意，也無法解釋，只知道問題嚴重。他試過尋求社工協助，試過上教會找人傾訴，一律徒勞無功，最後還是靠自己的意志，經過幾個月才回復「正常」。在這段痛苦的日子，阿釗勉強繼續參賽，最終如上述所言帶領團隊奪得冠軍。這個獎項，表面上是阿釗及其團隊的轉捩點，讓他們可順理成章參加Good Seed，再次成功並獲得資助，繼續開發產品。然而，阿釗認為，情緒問題才是他的「心靈轉捩點」—問題出現之前，他根本不太在乎比賽的成敗，只想像其他同學一樣，畢業後找一份安穩的工作，「正正常常」的活下去；問題出現之後，他才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我的心態改變了，不想畢業出來只替別人打工打一世，又或者不能為社會貢獻什麼，這樣生活沒意思。」談到這些，阿釗隨即變得嚴肅起來，斬釘截鐵。「我的想法是，我只要做到一些事，幫到身邊的人就可以了，不用非常偉大。」阿釗認為，他有這樣的想法，一方面是因為情緒問題令他明白到世間上有些人真的很孤單很痛苦，需要他人幫助；另一方面，阿釗認為參加Good Seed的確幫助他從理論層面去理解為何要服務社會，「因為Good Seed有很多活動，有很多分享者所說的話，都是基於親身經歷的感受，令你會有不一樣的感受，令你明白他們為何要成立社企、為什麼要付出那麼多，這些都觸動到我。」

奉獻自己，服務他人。當阿釗漸漸萌生這樣的信念，他就不再以遊戲的心態來對待廁所輔助裝置，而是衷心希望產品能夠面世，能夠幫助到長者、中風病人。可是，一路走來，阿釗發現，要研發這項產品，難度實在很高，需要改良的地方亦很多，例如穩定性。他坦言，若100%代表裝置設計已可量產，目前他僅僅完成約30%，「我覺得我是失敗的，但我不介意繼續幫手，將來或許有學生想接手，我也可以跟他一起交流。」這條路，彷彿已走到盡頭，但阿釗並不執著，反認為這段經歷已幫助了他的心的成長。未來，他將會另闢蹊徑，摸索下一條社創路，「我不想我團火那麼快就熄滅。」

# 人體導航 挑戰 感官限制

EyErUnner

黃俊耀、葉詠瑤、趙嘉俊

撰文：  
伍嘉瑩

08



# 從無到有 學習妥協

自動導航系統早在1912年用在飛機上，而1920年代就開始運用在汽車上。直到近年有汽車品牌推出自動導航系統準備完全取代人手，就引起黃俊耀(Oscar)、葉詠瑤(Yoyo)和趙嘉俊(Edmond)的興趣，他們想研究一下如果把自動導航的系統用在人上會有怎樣的效果，然後聽到視障朋友跑步需要領跑員，跟著又看到領跑員相關的新聞，他們就忽發奇想，把自動導航系統放到視障人士身上，讓他們自由地在街上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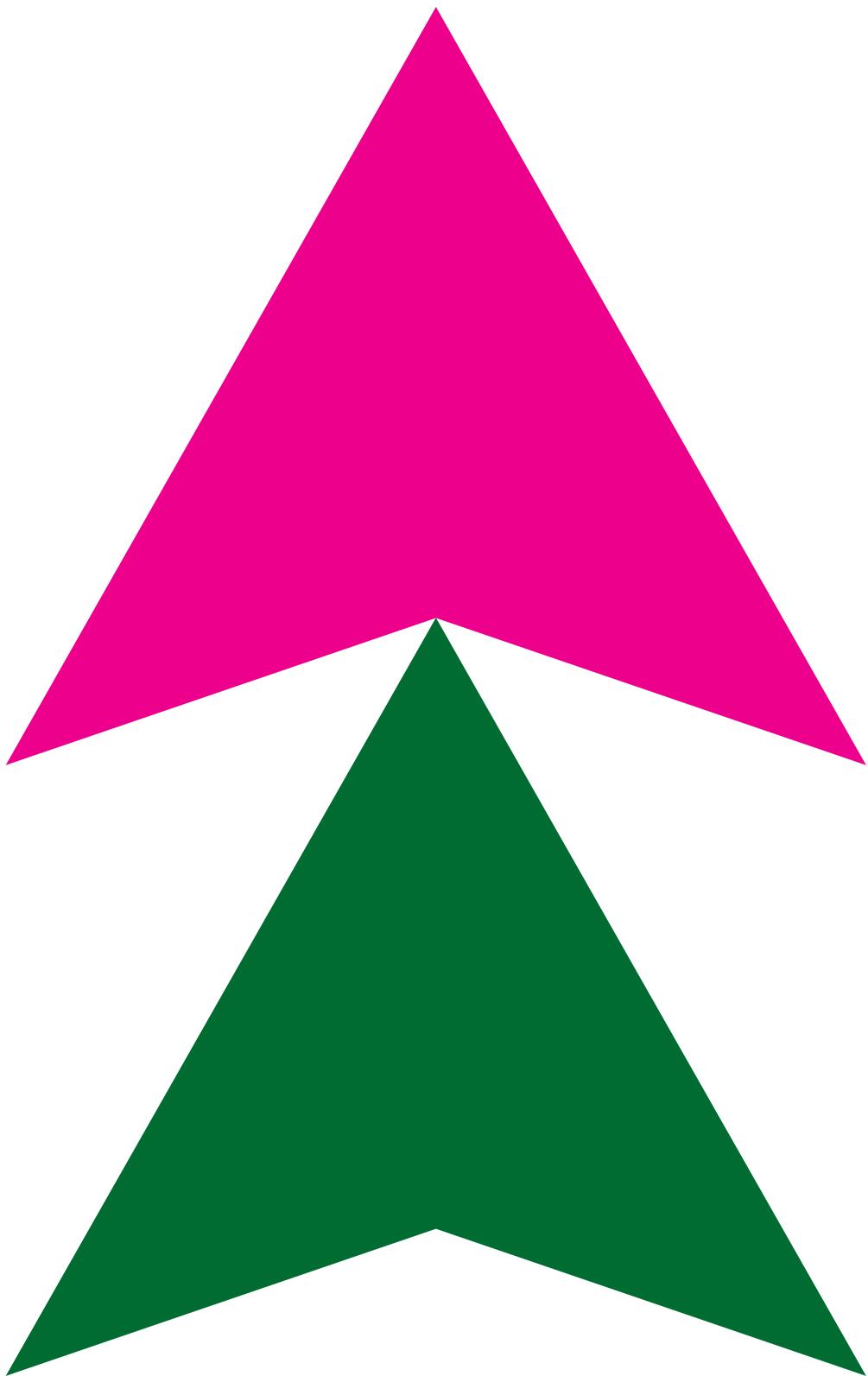
當他們把題材變成功課題目，落手落腳開始研究時，由於當中牽涉到許多影像的即時分析，就發現有很多限制，故慢慢調整目標，把原是open world的場地變成運動場，讓完全自動導航變成跟線走。「我們覺得視障朋友都可以享受有質素的生活，現在想跑步要領跑員，但香港不多，而且如果你想呢一刻去跑步也是做不到的。」這個導航不單能讓視障朋友做運動，還能提升他們的獨立自主性，減低依賴，享受做運動的樂趣可強身健體亦可認識到更多人。香港盲人體育項目除了跑步亦有游泳、龍舟、高爾夫球、五人足球和保齡球等，打破一般人對視障朋友參與運動可能性的誤解。

作為課程功課的延伸部分，三位同學都遇到不少問題。「取得好薈社種子基金時，我們當然想將這計劃發揚光大，但越做越發覺技術有問題，資金亦不夠。」另一個問題就是找不到人去測試，因為參加者要簽生死狀而且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包意外，故一直都未能試到系統的即時性。但在僅有的資源下，他們都把導航的造型改完又改，先是一個紙盒大小的裝置，變成腰包，再變成背心，現在還在準備第四代，一年下來每星期2天固定時間來工作，希望可以一直改善系統。三位同學提到一路走過來的心路歷程都忍不住嘆一口氣，覺得自己當初想得太簡單。「不要以為自己好勁，想法並不代任何事。」他們有機會去到日本參加比賽，發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原來自己只是很渺小，別人比自己厲害更多。而最大的打擊就是有些存在的問題沒有資源去解決，有些不只是純機械的問題，而是更高科技的電腦程式。不過另一方面，他們又會覺得世界好大，想將想法做好，所以一直都處於拉扯中，覺得好矛盾。



## —

第一屆的殘障奧運會在1960年羅馬舉行，當時只有400多名運動員參加，而2016年就已經有超過4000名運動員參加。香港的運動員在歷屆的奧運會中都取得不俗的成績，2016年在160個國家中排第40名，取得2金2銀2銅的成績，是值得引以為傲的。



然而，矛盾一直都存在，暫時還是學生身份的三位主幹成員，很想可以有一番作為，但同時要兼顧學業就好像有點吃力，加上工作室的空間也是老師借出，硬件上存放需要的空間普通co-working space並不足夠應付。「我們都想幫到人，寧願推出社區讓多些人認識，可以找到大公司接納想法一起工作。」如果不是版權的問題，他們指會公開資料，讓所有有心人一起鑽研。參加比賽活動就是想宣揚想法，以好薈社為例，但當中不少行政工作和文件處理都有點複雜，要定期匯報，同時他們認為做一年計劃給自己可以設定死線，逼迫自己前進，同時他們亦希望可以有微調的空間，畢竟技術會有不一樣。或許有時就要向現實低頭，降低要求去實現當初開始想做的事情。Oscar說「有時都要適應環境的

轉變，不能好似一頭盲牛事事都去到100%，也要看能力、環境和際遇。」「雖然有時的影響力好細，但起碼有人會掂下，之後才會有其他人。畢竟，經驗是自己製造給自己的。」Edmond說道。沒有事情可以一步登天。Yoyo亦明白每個人都總會有做不到的事情。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蠢還是堅定不移？Osacr說想成功第一步還是去做吧，機會是自己爭取的，而Edmond就說有時不妨想大一點，有難關都要相信自己做的目的，行多一步多一步。希望經一事長一智，同時亦沒有磨滅人心。

**老套都要說一句，身體的殘缺並不決定人的成就，只要遇上伯樂便可有一番成就。來自理工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的同學就在研究一個可以輔助視障人士自己去運動場跑步的導航器。**

09

# 由理想主義孕育 出「妳想煮意」： 溫室小花與婦女 們的充權之路

妳想煮意 葉曉慧（丁丁）



現在丁丁的母親已搬到西非與丈夫一起生活，丁丁成為一家之「煮」，負責弟妹的起居飲食，到街市買菜已是家常便飯。

南瓜蒜肉餅、蓮藕釀魚肉、蠔油冬菇炆雞翼……打開「妳想煮意」的網站，形形色色的住家餸菜活現眼前，光看名字已經有種回家吃飯之感。只要按一按右上角的標誌，就可立即訂購這些菜式的「即煮餸盒」，之後更有專人把餸盒送到府上，這些就是「妳想煮意」提供的主要服務。值得留意是，製造這些餸盒的幕後功臣是一群婦女，部分更是基層及新來港人士；由撰寫食譜以至處理食材，都由她們一手包辦。

## 承傳父母人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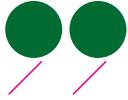
丁丁帶領團隊創辦「妳想煮意」，背後有各種原因。「我在大學唸的是社會學。社會學最擅長講社會問題，即社會結構如何導致什麼問題，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愈讀下去，無力感就愈大，加上香港的政治環境，我就會想自己有沒有可能做到一些事解決社會問題。」輾轉之間她認識到社會企業這個概念，深信社企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我當時聽到，你放1元在綜援，只可產生1元社會經濟回報；但你放1元在社企，則可產生13元社會經濟回報。」

除此之外，原來丁丁一向藏著創業的念頭。「我想承傳我的爸媽。我爸爸是開餐廳的，但他不是在香港開，也不是在內地開，而是去了西非的一個城市開，完全是開荒牛一般，我覺得那是真正的創業精神。」談及父親，丁丁就像談及一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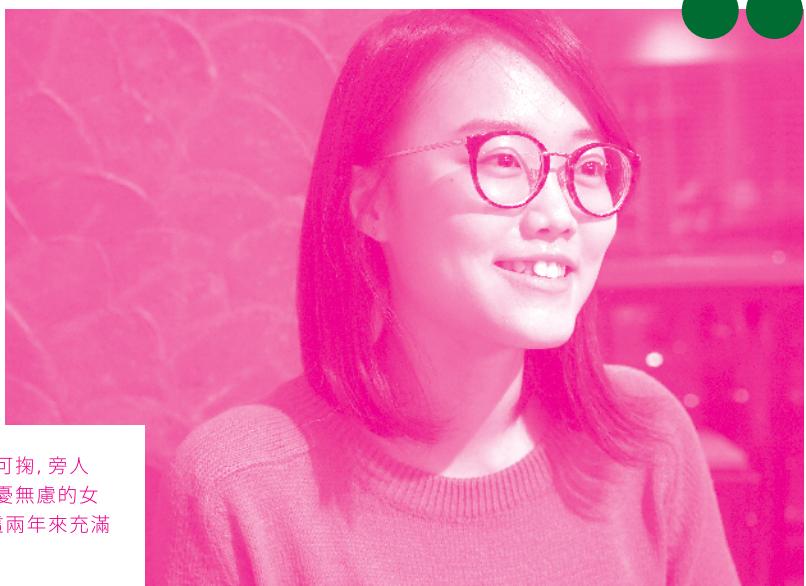
奇人物，洋溢敬佩之情，「他對食物要求很高，每次回港，即使在家裡空間有限的廚房，他都會炮製很美味的食物。」當丁丁還在唸幼稚園，父親已到西非開中菜餐廳，長年不在家中，故由母親照料家庭，「我媽媽的那一套是健康、家常、便宜、節儉，就是這一套養大我們幾姊弟。爸媽兩套思維，就是我希望承傳的東西。」

於是，丁丁與4位同學和朋友一同參加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踏出創業的第一步。丁丁萌生「妳想煮意」的構思，跟她的母親有密切關係。丁丁有一弟一妹，母親為了照顧3名兒女而放棄工作，為了家庭重擔而放棄個人的志趣，就像很多婦女一樣。因此，丁丁希望設計一個為婦女充權的社企，能夠讓她們在家庭以外發揮所長，投身社會，「妳想煮意」由此誕生。

首次參賽，丁丁的團隊便贏得第2名，丁丁像「著魔」一般，不斷參加各種創業比賽，接二連三獲得資助和獎金，累積了幾十萬的本金。「但對於一門生意來說，幾十萬始終很少，半年至9個月已可消耗掉，更何況若是飲食業，單是裝修已可花幾十萬，因此是絕對不夠。」但丁丁仍想放手一搏，畢業後隨即全職投入「妳想煮意」之中，「這樣做看似犧牲了一些事，但想清楚，其實你本來都一無所有，根本沒什麼要犧牲。不過，創業比想像中，真的沒那麼輕易呢。」贏取獎金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難關陸續有來。



「創業就是在黑暗之中隱約看見前面有點光，便跟著光向前走，做社企就更是如此。」丁丁如是說。旁人或許會覺得這句老練的說話不似出自丁丁口中，因她看起來年輕得像一個剛進大學的陽光女孩。的確，過去丁丁就像朵溫室小花，沐浴在象牙塔內的一片理想主義之中；經歷年多以來種種難關，她由理想主義孕育出「妳想煮意」，由溫室小花變成疾風勁草，如她母親，也如眾多肩負重擔的婦女般強韌。



丁丁時常笑容可掬，旁人看來就像個無憂無慮的女孩，卻不知她這兩年來充滿歷練。

# 在黑暗時期等待曙光

就在丁丁全職從事「妳想煮意」不久，她其中一名同伴突然離世，「自我懂事以來，我的親人都健在，我的太婆都仍然在生。這是我人生之中第一次面對如此緊密連繫的人離世。」這不但對丁丁帶來巨大衝擊，對整個團隊的士氣和營運人力也有重大影響。然而，事情還是要繼續做，「在傷心的同時，我們幫忙辦好他的喪禮，其二就是要完成公司架構。」回憶這段往事，丁丁克制自己，聲線卻不禁震顫起來，「雖然團隊已不是原班人馬，但若然要成功營運下去，還是要繼續努力，這也是延續了他的心機。他走了，我們便代他努力吧。」

接下來的一年，丁丁形容為「黑暗時期」，在每一方面都遇上問題，「以為聘請婦女很順利，原來不是；以為找廚房很簡單，原來也不是。」丁丁發現，基層婦女往往為了支撐家計，不得不長時間工作，難以再做兼職；另一群婦女則是「仔大女大」，沒有經濟負擔，也未必有耐性日花6小時洗菜切菜，「其實所有飲食業也面對同一問題，你只有不斷尋找。」經年累月，時至今日丁丁終於找到十多名婦女幫忙撰寫食譜，也聘請到3至4名婦女負責日常營運。

要讓婦女製作餸盒，就要先有製作工場，起初丁丁希望向餐廳租用廚房，但屢次失敗，「有一間餐廳跟我們洽談了很久，突然又不成事了；之後有第二間餐廳會讓我們進駐使用，突然又要停了，因為租約期滿，該餐廳不打算續租，我們也要搬出。」聽起來沒什麼，實情是，要撤出一個廚房是大費周章的事，丁丁形容為像「與情人分手一般」般沮喪。等待又等待，尋找又尋找，丁丁終於碰上機遇，覓得葵涌的現址，安心使用，這件事可謂「妳想煮意」的重要轉捩點。

現在，「妳想煮意」已漸入佳境，只欠更多客人下單。這段日子，丁丁經常與一眾婦女一同工作，她笑言這些婦女已成為她「半個媽媽」，「有次感冒，3個禮拜都未好，她們會帶一些秘方回來，有感冒藥，又有自己燉的陳皮檸檬。她們在家裡做了什麼，也會帶回來一起試，試過吃她們造的合桃酥，真的很好吃，與外面買到的差天共地。」相處過後，丁丁驚嘆婦女們的能耐，「其實不是我為她們充權，而是她們為我充權。」



面對創業路上的種種艱難，  
丁丁笑說：「現實給你一個  
檸檬，你便用來做一杯檸檬  
梳打吧。」

# 早熟的 創業家

GreenPrice

韓駿謙

撰文：羅坎

10



GreenPrice其中一個零售店位於觀塘駱駝漆大廈。訪問當日正值周末，很多人專程來到大廈走訪形形色色的小店，GreenPrice的貨架前亦吸引不少人停駐。

「每天不斷有電話打來, Whatsapp上出現的都不是朋友, 每朝早起床都有十多個供應商找我。」他帶著笑意也帶著無奈的說。Terrence是GreenPrice綠惜超級市場的創辦人之一, 組織成立不足兩年, 已分別在觀塘和深水埗開設實體零售點, 銷售團隊超過10人, 生意額穩步上揚。這天, 他帶我到GreenPrice位於觀塘的貨倉訪問拍照, 偌大的倉庫擺滿一板接一板的貨物, 這些都是他們「拯救」回來的包裝食物。

## 拯救「過期」包裝食物

沒錯, GreenPrice的使命, 就是要拯救即將或剛剛「過期」的包裝食物, 再以較平宜的價格出售, 又或者捐給有需要人士。這裡指的「過期」, 並非指過了「此日期前食用」(used by) 的期限, 而是指過了「此日期前最佳」(best before) 期限。不少港人仍不知道, 後者是指包裝食物在該日期前能夠保持最佳品質, 但過了該期限不代表不能食用。Terrence指出, 有些大型超市為了不影響品牌形象, 連距離best before尚有半年的包裝食品都會拒絕出售, 一一退回供應商。因此, 供應商時不時都會積壓了一堆可供食用卻無人問津的包裝食品, GreenPrice的出現, 正正為這些供應商減低損失, 也減少浪費。

GreenPrice的4位核心成員雖然一律是90後, 創業的經驗使他們都變得早熟——一般同齡大學生不會明白他們所面對的事, 而他們亦往往要聘請比自己年長的人; 說他們是創業家, 相信也沒有言過其實—他們竟能在自負盈虧的情況下, 在寸金呎土的香港裡, 承擔實體零售點與倉庫的昂貴租金。到底成功背後, 一切如何開始?

Terrence本身在香港大學就讀商科, 大學一年級時也會過著「打麻雀打到凌晨3、4點」的宿舍生活, 後來他想認識多一點外面的世界, 做些更有意義的事, 由是積極參加各類型的義工活動。其中一次他探訪惜食堂, 發現社會浪費大量「過期」包裝食物的問題。加上課堂上接觸到的商業知識, Terrence便開始思考如何以商業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說:「現在在大學讀商, 也經常說除了賺錢之外, 如何可以幫助社會, 所以有很多關於社企的課程, 教你如何以價值導向(value driven) 做事。」

Terrence帶著這個問題意識, 在同年報名參加Good Seed的計劃, 「本來我是自己一個。Good Seed會將參加者分成不同範疇的組別, 有的是處理環保, 有的是服務傷殘人士, 那時我選擇了環保組別, 之後便結識到現在幾位拍檔, 本來我們都是互不相識的。」最初, 他們只是想設計一個app, 建立平台, 配對供應「過期」食物的供應商與消費者, 但很快就發現難以推動雙方參與。「在Good Seed訓練營的一個晚上, 其中一名導師建議我們將『過期』食品收集回來自己賣, 我們便嘗試這個模式是否行得通。」Terrence憶述。其後, 他們便努力一步一步築起一條完整的供應鏈, 過程絕不容易。



成功接洽大型批發商之後，GreenPrice取得大量貨源，隨即在觀塘租用一個貨倉。

很多大學生日日樂此不疲地打機、打麻雀直至深夜，熱血地揮霍青春，剛進大學的韓駿謙（Terence）也會如此度日，但兩年後的今天，尚未畢業的他已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早熟的創業家，過著迥然不同的大學生活。

# 被同學質問：你究竟在做什麼？

要自己動手賣「過期」包裝食品，自然需要尋找貨源。萬事起頭難，大概在16年10月左右，他們開始積極籌備，最初僅僅覓得一個貨源。那是Terrence拍檔認識的教授介紹的健康食品批發商，該批發商手頭上有幾十盒「過期」茶葉，「放在辦公室喝也喝不完」，便轉讓給GreenPrice。他們拿著這批貨，首次在市集擺檔，也首次面對市民面對「過期」食物的真實反應。「很多客也有負面的評價，對我們說：『你欺騙我嗎？』。我們已盡力解釋，但他們可能聽不到。有些人又會說：『小朋友，這些貨過期了，你們拿走吧。』」Terrence苦笑道。原來這也是Terrence第一次做銷售員，還要賣一些社會未能接受的「過期」產品，他坦言需要勇氣克服：「真的頗難踏出這個心理關口，很多人會質疑你，有些同學會問：『你是不是瘋了？你究竟在做什麼事？』這些都是壓力。」

雖然第一次參加市集的經驗並不如意，過程中他們接受了某大媒體的報道，播下成功的種籽。「來到16年12月尾，有一個供應商看到報道，主動找我們。那是一個轉口商，將貨品轉口到大陸，有很多貨在手。」他們從該轉口商得到大量17年1月才到期的樂家杏仁糖，是他們第一批尚未「過期」的貨。他們以一筒10元至20元作為售價，結果非常暢銷。「除了樂家杏仁糖，該轉口商其後亦為我們提供其他貨，我們開始有能力支付租金。」這次合作不但為GreenPrice帶來轉機，也證實了供應商沒渠道處理「過期」食物的問題存在。



GreenPrice營運初期，他們要用手寫價錢牌並逐一貼在貨品；今時今日，他們已有非常完整的POS系統，貨品單據甚至印有該貨品的best before期限。

往後的日子，Terrence的團隊找到愈來愈多供應商與他們合作，為他們提供各式各樣即將或剛剛「過期」的貨品，例如有蕃茄醬、薯片、朱古力等等。解決了貨源這個大問題，其他技術問題也隨時日迎刃而解，不出一年，他們便先後租用了我們置身的觀塘貨倉，以及在深水埗開設分店，目前整間公司還能養起5名全職員工。一切，Terrence認為應歸功Good Seed，因為單靠自己沒可能儲到10萬元，也不會懂得什麼是「創業」，坦言「沒有Good Seed，不會知道自己現在會做什麼」。

不過，無論對自己還是對GreenPrice，Terrence一直不敢自滿。一方面，他認為很多時候顧客購買GreenPrice的「到期」食物，是因為價錢相宜，而並非基於環保理由，他希望日後可強化顧客的環保意識；另一方面，他也不甘心淪為一個單純的產品交易員，正考慮就讀一個食品及營養的碩士課程，希望可深入學習相關知識，隨時向顧客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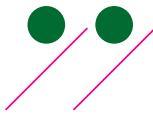
# 摺紙新玩法 突破傳統 教學工具

HappiKAmWorksh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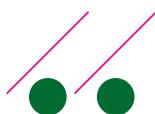
鄭可安



「HappiKami」的意思可以分拆成「Happi」開心和「Kami」日文紙張，加起來就是讓所有人開心的一個紙藝工作坊。



「求學不是求分數」，但現實世界是否真的做到？香港教育局列出有9種不同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包括聽覺受損、視覺受損、身體弱能、弱智、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自閉症、溝通困難、讀寫困難和資優，政府撥款予學校為有需要學生提供小組，希望讓他們跟上進度，究竟這些小組是拔苗助長還是因材施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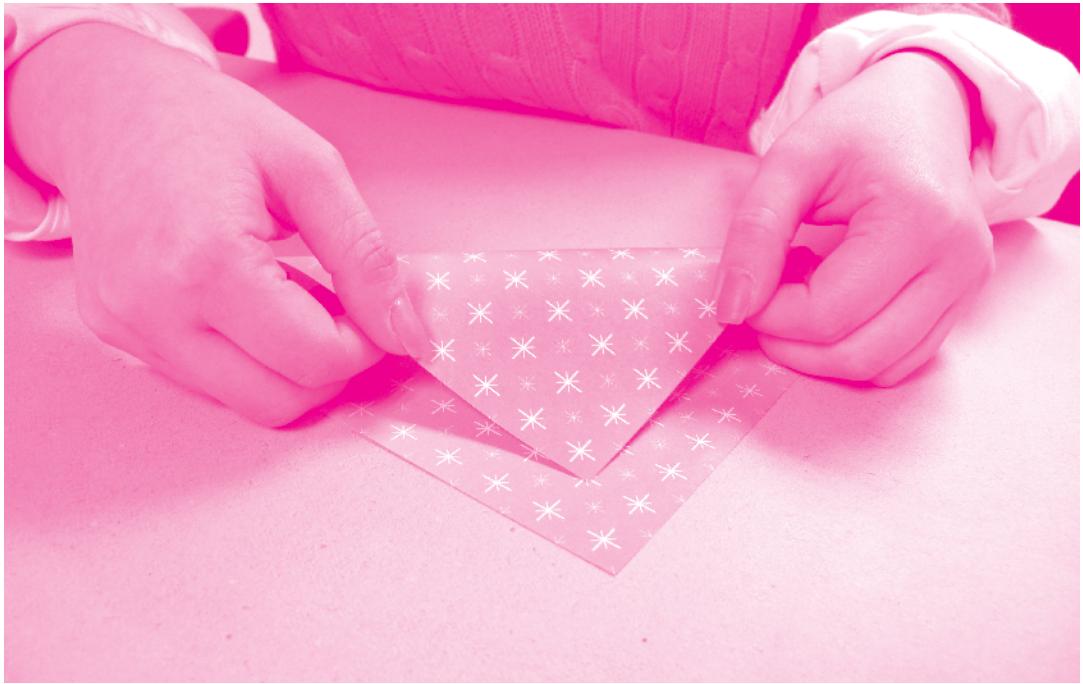


## 特殊學習需要 有特別學習法

鄭可安 (Angela) 身邊有一位患讀寫障礙的親戚，從小到大在家庭聚會中都看到對方父母大大聲聲地鬧他蠢，還要強迫他入大學。「我記得他自細都很少說話，20幾歲人都沒有自信。我覺得社會要正視有特別學習需要的人，明明不是讀書的材料都要迫對方入大學拎張證書。」人生是否唯有讀書高？Angela特別身同感受，因為她說自己在香港唸幼稚園時，印像深刻記得被人奚落說自己是一舊雲，覺得自己好蠢。「後來我去到澳洲唸小學，發覺沒有功課、考試和校服，我覺得好開心。我會想讀書是否一定要

考試？在那裡讀書沒有分邊個叻邊個唔叻，大家細細個已經看好多書，大家做一件事是因為真心喜歡的。」雖然只是短短幾年的外國留學生活，但已經讓她留下深刻印象，知道讀書可以很開心，亦不一定要迫的。

2016年Angela參加了好薈社，在腦震盪活動和學習過程中，她決定要利用自己善於設計的強項來幫助有需要的學生，並找來不同伙伴一起合作。在資料搜集過程中，她認識到原來華裔摺紙藝術家Joseph Wu也是患有專注力不足的，而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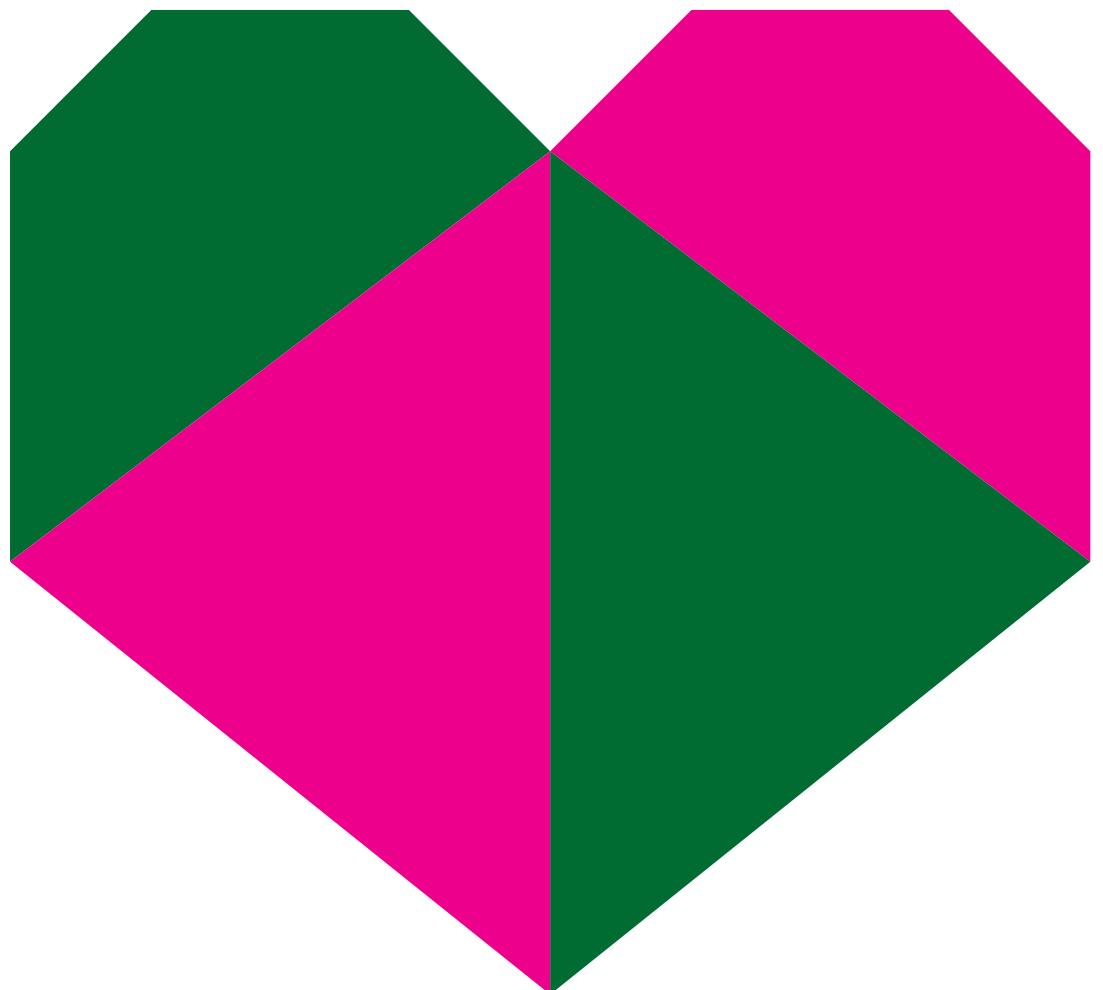
紙竟然可以令他坐定定，更非常專注地摺紙。其實摺紙除了講求右腦的創意外，還需要不少左腦主導的數學、邏輯和次序等，所以摺紙可同時訓練兩邊腦袋的活動，有機會改善專注力和行為表現。這個發現加強了Angela決心要把摺紙的樂趣和好處帶入學校，利用紙張不同的紋理，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包括過度活躍症、專注力不足和自閉症，嘗試用雙手學習新事物，增強他們的社交、耐心、創意和學習能力。

講起摺紙，Angela記得幸運星的年代都會摺一下，而摺紙時可以是一片空白，讓自己安靜下來的時間。「我覺得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摺摺下就會出現一些東西。」摺紙原本源自中國，是透過摺疊來創造出精緻的設計，但就由日本發揚光大。傳統的摺紙只有一些相對簡單的設計，如紙鶴，不過從1950年代開始，摺紙技術出現重大變化，加入數學理論和定律，將摺紙提升至藝術境界，演變出不少令人驚嘆的作品，可以創造出家具、時裝和科學設備，是一門專業的手藝。

要將這門專業的藝術帶入學校，Angela不單要懂得摺紙，還需要建造一個有系統的課程。她們設計了一個16堂摺海陸空12隻動物的課程，同時又設計了一個摺紙收藏書仔，讓同學留起他們的作品，還有一張雙面漸變顏色和有網格的特別手工紙，方便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同學跟指令和理解。「我們都要從新設計指令字眼，逐步逐步來，清晰簡短，讓同學有興趣跟從，好像我們會說某些形狀似甜筒，大家一起吃一口。」由於每一個步驟都要極度細緻，所以原本2分鐘的過程，很容易就變成30分鐘。

其實外國有不少摺紙中心，但香港就相對落後，所以Angela坦言要把課程帶入學校難道很高。「開始時我們不懂得如何找學校合作，要逐間敲門寄信，初時免費的工作坊都會做。」不過做下來，發現很多問題不在於實際操作，而是心態上的不同。Angela說一開始以為很多人會願意幫助SEN的同學仔，結果是家長覺得有SEN不如讀特殊學校，不想入主流學校；學校又覺得坐定定上堂會實際些，結果要開拓學校市場舉步為艱。「我覺得社會思想上對SEN同學仔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另外很多人覺得你是社企所以不需要付錢，但我們都要食飯。」結果，就引申到面包與理想的掙扎，Angela指一直都是拉上補下，用商業的生意來彌補學校的工作坊。「一個6位同學的SEN組要用上3個導師，雖然不夠經濟效益但是有實際需要。」雖然遇上困難，但Angela常常想起在好薈社上堂時學到的一個詞語「假慈悲」，並用以警惕自己不要變成為做而做，她堅持要認清受眾和做對參加者好的事，所以她不會忘記初衷—學習可以有好多種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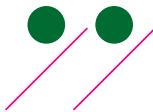
# 善用科技 成為別人 的眼睛

I SEE Mobil<sup>®</sup>  
Micha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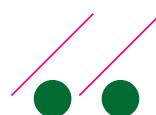
12

撰文：  
伍嘉瑩





天有不測之風雲，有人今天還好端端和你去吃飯，明天就突然動彈不得。或許因為經歷了人生中的意料之外，才會發現原來有些人和事都不是離自己太遠，同理心油然而生。免費手機應用程式iSEE的創辦人身邊有家庭成員或朋友都有身體上不同的殘缺需要，固希望運用科技幫助視障人士。



## 路不轉人轉 方向不變方法萬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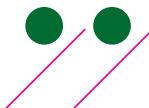
文字，是建構世界的符號。過往，我們稱為傷殘人士，現在稱為有不同需要的人士，文字的改變亦代表了大家更懂得關注平等性，亦更願意明白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和可能性。創辦人 Michael、青和元都認為視障朋友可以用到的程式就可以應用到其他不同需要的傷健朋友身上。「視障只是一個切入點，因為現在的平台有讀屏功能但就未支援圖片，只要靠聽力都可以用到我們的程式，基本上都可以應用予其他範疇。」原本他們設計了多個免費手機應用程式，利用簡易操作，如用手掃兩下屏幕，手機便會自動讀出內容，用家再連按兩下，便可使用該功能，希望藉此可以解決視障人士外出用膳、閱讀新聞資訊和購物時面對的困難，但在過程中發現不少實際問題。最初想和餐廳合作，讓用家通過掃描特定二維碼，手機便可讀出餐牌上的菜式內容，令視障人士慢慢選擇。他們以為每家每年收取\$500的年費，用家負擔低他們又有營運資金又可以幫到視障朋友，是三贏方案。結果，不是金額的問題，而是就算只是\$50一年但沒有實際利益回報餐廳都不會參加。

「在香港做社企好像有光環一樣，大家以為你是社企就是慈善，可以慳些錢。在香港沒有社企認證機制，我會說我們是無障礙科技公司，因為我們有聘用視障員工，我們推廣網路上的無障礙使用。」為了發展網上無障礙的使用，他們都熟讀了國際標準和本地法則，發現香港沒有與網上無障礙使用相關的法例，故視障朋友根本用不了大部分網頁。「有些事情任何人都有責任去做，例如可以放大網頁字體，外國有法例要確保所有人必須公平地取得資訊。」不過在香港，很多人都會問他們可以賺多少錢、有多少客戶、甚麼時候擴大規模，就連參加比賽都有評判叫他們要認真做生意了。「有時取得太多基金就好像溫室一樣，以為識飛，好理想好樂觀，未必會看到個現實，始終要面對社會和市場。」走進市場，他們就發現原本想做的3個程式——閱讀餐廳餐牌、辨認不同紙幣和聆聽不同新聞內容都各有不同的受落程度，現在暫時只著重發展可隨時辨認物品的iSEE程式。「我們真的要不斷試不斷找，不可行使轉吧，方向一樣只是用不同方法，我常常說『初心不變，方法萬變』。」阿元說。他們強調如果產品不能迎合市場，再堅持都是浪費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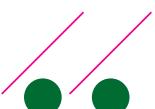


公司堅持以資訊科技打破障礙，希望透過手提電話科技幫助視障人士衝破視力障礙，與社會連接，提升生活質素。但面對著種種困難，他們決定要多角度發展生意，首先是繼續推行免費的手機程式，長期更新；第二就幫助商業公司進行無障礙測試服務，測試完成後提供報告，改善可達性；最後就是為非政府組織尋找不同解決方法，提升傷健人士使用率，大概可增加10-15%客戶。他們都深信推行工具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如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改變大環境。「創業也可以是一種宣傳，影響到很多不關事的人。小事也可以幫到社會，不一定要很偉大的事。」他們慶幸好薈社的活動不講生意，而是講社會

企劃，講社會創新，可以一次過長時間地浸淫在一連串的實用課程，對於第一次做社企的人很有用。「如果決定了創業，就要知道條路不易走，一定要考慮清楚，很多人只會看到好的一面，但很多時候有苦自己知，要看多些知多些，因為98%的初創都會倒閉。一定要記著自己為甚麼開始。」



**在創業和做好事的過程中，有得也有失，大家開始變得深思熟慮，要變得現實，同時亦更懂得顧全大局，考量更多方面的元素。不過最重要都是，勿忘初衷要為社會做好事，所以他們都寄望可以把公司成為科技與無障礙的世界權威。**



# 發掘本土 hidden gem 由街市做起

Marketeer  
**Daniel Edelson**

撰文：  
伍嘉瑩

13



圖中的Philip就是Daniel繼續努力的動力，因為他十分支持自己又把當成家人看待，令他十分感動。

# 街市智慧 衝出華語世界

講起街市，不少國際市場不單是當地市民日常生活的地方，還是旅遊景點，好像東京築地市場、京都錦市場、巴塞隆拿La Boqueria市場、曼谷近郊的水上市場。但香港的街市也不失禮，美國CNNGo網站曾推薦過香港街市為旅遊景點，其中包括有近160年歷史、香港最古老的露天市集的嘉咸街街市，以及有電車在街市內行駛的春秧街。香港的街市可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有開埠前的露天墟市、實用規劃好檔口的有蓋街市和市政大廈內的街市，全部都有活家禽、鮮肉、海鮮、蔬果等乾濕貨共存。不過隨著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多街市特別是露天街市都被取代，變成有規劃的城市建築。街市在一個城市發展中擔當著一定的角色，可以看到整個社區的變化、城市發展重心的轉移，以及居民生活購物的習慣。

Daniel就指他初來到香港時一直都以為本地街市很污糟，一點都不衛生，以為自己只可以靠超級市場內的食物維生。直到4-5年後，他突然不知道何來的勇氣衝了進去一間街市，才發覺自己一直都錯了。「最新鮮和便宜的食材都在街市，但對於不懂中文的人來說就麻煩了。同時我亦看到很多街市在掙扎求存，因為熟客年紀大了，年輕一代又未必喜歡進去街市，看到青黃不接的市場。」於是，Daniel覺得需要做一點事情。

「香港街市無論是價錢還是質素都很好，他們只需要少少的推動力，應該要讓這些有型的地方更方便可達，讓外國人都可以使用。」他說本地街市有很多食材對外國人來說都很陌生，連食材的名字和食法都不知道，但沒有人有時間去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原來『Chinese Spinach』並不是『spinach』，有時你上網找資料都未必找得到，而且很多都是copy & paste 沒有經過求證的肚謠。如果你不認識這些食材，又怎會知道當中的營養資料呢？」Daniel指出西方國家比較注重食物營養標籤和成份，但香港人反而不太在意。「原來太多維他命A會損害肝臟，但哪些本地食材有維他命A？完全不知道，對於有特別飲食需要的人就更有困難了。」

於是Daniel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去搜集不同食材的資料，他說大概90%的本地食材都未曾在美國出現過，所以要花很多時間去核對食材的營養價值，又要花時間到街市逐一拍照。「我試過好幾次被關在街市內過夜了。」由於Daniel經常到街市做資料搜集，街市的檔主都認得他，為他開闢了一個小小的角落讓他為新鮮食物影相做紀錄。「他們已經成為我的家人，過時過節會叫我到他們家吃飯又會送月餅給我。」除了要研發軟件系統去辨認食材、要搜集食材照片，還為每種食材製作食譜，最重要就是程式有個人化設定，



Daniel說自己很有好奇心，很喜歡發掘身邊的事物，所以可以推使他不停尋找本地食材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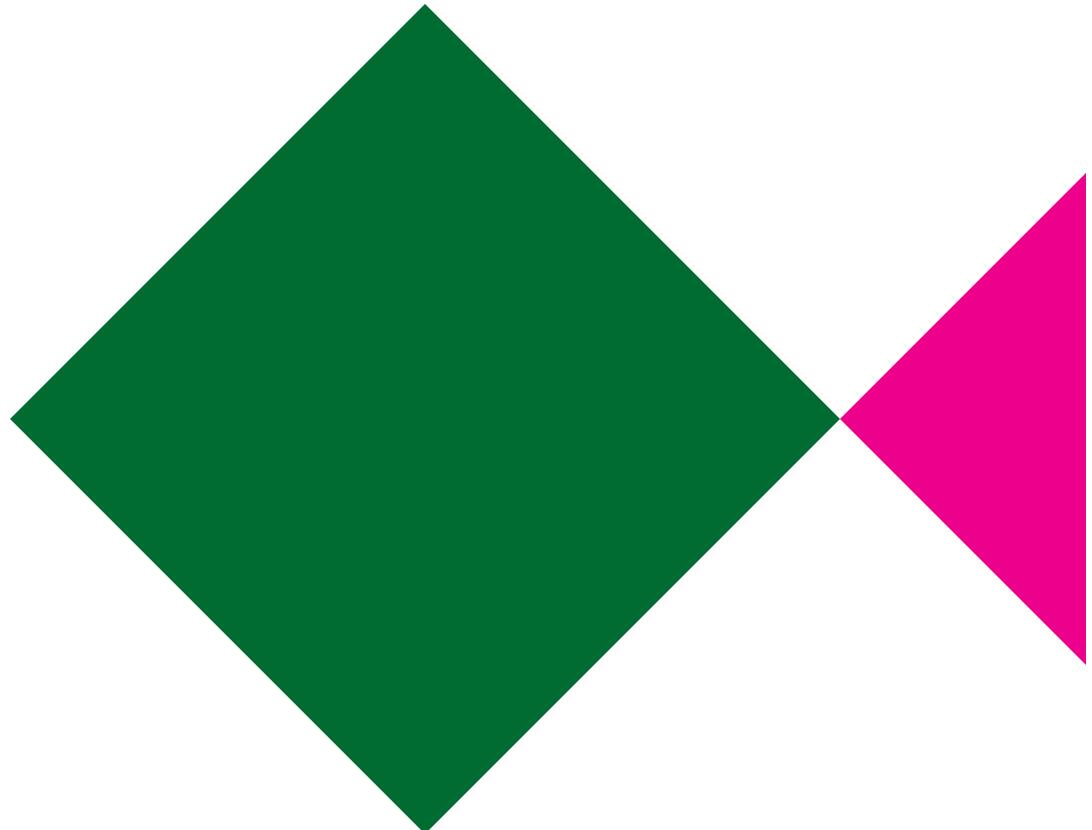
香港18區，區區都總有一個街市在附近，但加起來原來全港共有超過180個街市，當中結合了不少街頭傳統智慧以及本地飲食風俗習慣。但當超級市場越開越多越開越大，本土街市還有怎樣的生存空間？



Daniel Edelson就是少數愛上香港街市的外國人，他堅稱街市絕對是香港的「hidden gem」，故他開發手機程式Marketeer，方便非華語人士到街市購買和認識本地食材。

可以按照每個使用者調節食物的推介內容，這亦是最高難度的部分。「我是整個企劃內的唯一一個全職同事，有點諷刺的是我在做一個提倡健康的程式，自己卻因為這樣而生活得很不健康。」Daniel在好薈社得到資金亦遇到不少隊友，但大部份卻是以一個做project的心態來參予，結果資助完結大家都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裡，剩下他一人繼續奮鬥。「我從來都沒有把它當做一個比賽，我覺得是一個需要，真的需要一個這樣的程式。」

Daniel說自己幾乎每天都在崩潰中度過，因為問題天天都多，程式上架的時間推遲了好幾次，不過他說只有強者才能生存下去，他寧願遲也比不出現好。對於這個程式，他的決心堅定是因為他相信可以彌補市場上的缺口，住在香港的外國人可以受惠。「街市有最新鮮的食材，價錢又便宜，這個程式可以幫助本地市場拓展生意，又可以幫助外國人以廉價過上健康生活，是雙贏的。」Daniel沒有想過程式可以如何賺錢，他只想像自己可以用上它過健康和便宜的生活。「我想所有外國人，好像工人姐姐都可以拿著我的程式到街市購物，這樣可以幫助他們融入本地生活，又可以減少培訓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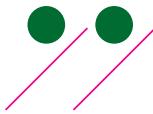
# 一個發明家 如何實踐 社會關懷

Medexo Robotics  
禡彥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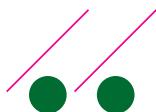
撰文：  
羅坎



Denis自小對科學與發明感興趣，今天的研發成果是多年所學累積而成。



**美國物理學家泰勒 (Edward Teller) 曾說：「今天的科學，就是明天的科技。」早在中學段，MedEXO Robotics的創辦人禡彥勳 (Denis) 已深明此理。今天，他研發出穿戴式機械手套，幫助柏金遜患者解決手震的煩惱。這個獲獎無數的科技產品，正正是建基於Denis於無數個昨天所累積而來的科學知識。**



訪問當天，Denis的團隊有份在灣仔會展舉行的「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18」參展。他臉色蒼白，顯然身體不適，原來他剛剛才從以色列返港，睡眠不足。「以色列人口跟香港差不多，但四面為敵，又有戰亂，在國際上仍吸納到很多資金，科技發展及科技創投也很好，這趟旅程可讓我學習別人的經驗。」雖然疲累，談到這些話題，Denis還是精神抖擻，透露一種孜孜不倦的氣息。

不出一會，便有入場人士駐足細看Denis研發的產品。Denis隨即上前介紹，我亦趁機聽聽他的計劃進度。原來，除了防手震的機械手套，Denis最近還研發出一套解決柏金遜患者步行問題的

工具，包括提示燈與震動鞋墊。柏金遜患者身體平衡欠佳，走路時容易出現碎步。提示燈可繫於柏金遜患者的腰間，持續在腳掌前劃出一道綠光，提示用者步行時要跨過光線，從而回復正常的步幅；加上鞋墊有節奏地發出震動，用者便能以正常的步伐走路。

媒體報道Denis的發明時，往往會提到他眼見親朋戚友患上柏金遜症，受手震困擾，於是在英國唸碩士時以此為研究題目，繼而衍生出今天的成果。這固然是他的研發動機之一，但Denis也強調，一切都是累積而成，這包括他對機械人的興趣、他對殘疾人士的關懷等等，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 母親與師長孕育發明的熱情

今年31歲的Denis，自小已對周邊事物有一種好奇。「每逢家裡有電器如風扇壞了，我媽媽都會將它們拆開嘗試維修。我會在旁邊幫手拆，慢慢培養出這方面的興趣。」之後他有樣學樣，自己拆風扇、拆電視機、拆CD player，「這樣的經驗很好。我拆開了，知道這些東西裡面的結構，令我對其他事物的背後原理也抱有一種好奇。」

小時候，Denis也時不時有些創新的點子。例如在中學，雖然他的讀書成績平平，本身更有讀寫障礙，有趣的是，他每年都會獲得讀書報告獎。這全因他懂得利用別出心裁的方式去撰寫，「舉例，如果我看了一本書叫《以色列的異國風情》，我會將以一個旅遊節目的劇本般撰寫讀書報告，由一男一女兩名主持的對白介紹內容。」

中四那年，Denis的物理老師舉辦了一個小型比賽，令他有機會結合他的科學頭腦與創意點子。當時該老師要求同學設計一塊能抵擋BB彈衝擊力的物料，能將設計做到最輕的同學便勝出。那時，Denis想到將一張紙摺成紙條，再編織起來，交錯重疊，便可分散BB彈的衝擊力。果然，他最終成為頭3名得獎者之一，獎品是免費看電影。

小小的課堂活動，進一步引發Denis對發明的興趣，推動他在中五那年參加全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最初，他只想到要發明一些現實不存在的事物，例如《天空之城》中拍翼式的飛行器，但很快他就知道在技術上難以實行；若改成浮而不是飛，則與原來的想望相距甚遠，他唯有推倒重來。



訪問當天Denis雖然拖著疲倦的身驅，還是會熱切地解答任何對其計劃感興趣的在場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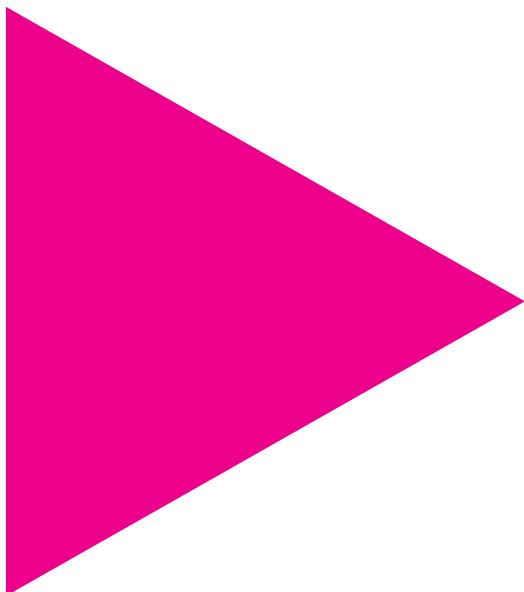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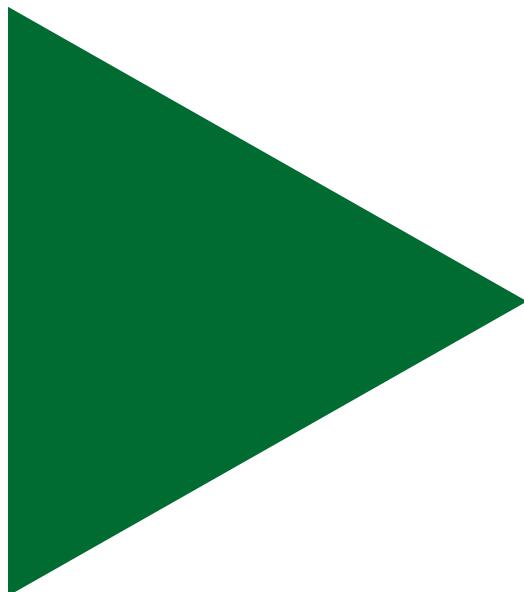
# 創新非要「由零開始」

他嘗試思考現實世界有什麼問題有待解決，在看新聞時留意到非洲仍然缺乏糧食，靈機一觸，想到可研發「人工葉綠素」。之後，他每日都前往科技大學研讀相關書籍，以他當時的識見，他只能像砌拼圖一樣，用方程式把葉綠素份子的組成元素拼貼湊合，變成一個書面報告呈交比賽。「面試時，評判一見我，就問我有沒有想過不必如此大費周章？你只需收集一些葉的樣本，萃取當中的葉綠素，不就可以了？」Denis如夢初醒般，完全沒為自己的研究反駁，倒是反問自己為何沒想到這一點。當然，他最終也沒能在該比賽勝出。

「這次經驗令我認識到，創新或創意不一定都是『由零開始砌』，有些東西本身已存在，又或者重點在如何有效利用自然資源，作出加減，已可創新。」Denis說。第一次輸了，他不甘心，

於是再接再厲。當年他已升讀中六，雖面臨艱深的A-level考試，心神大半放在比賽，不斷思考自己的興趣與能力能實現什麼可行的發明。

「那時我繼續留意新聞獲取靈感，發現柬埔寨在二戰後遺留很多地雷，難以清理。因為地雷本身值錢，當地人會冒險挖掘，很容易炸傷甚至炸斷腳。」自小喜歡機械人的Denis便想設計出一款機械腳，幫助炸斷腳的柬埔寨人。他花了1個月醞釀想法、4個月動手設計，用線路和開關掣接駁出一個控制系統。最終，他不但在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勝出，在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取得三等獎，在中國第五屆「明天小小科學家」比賽中更取得一等獎。這次經歷，成為他人生中重要的轉捩點，不但證明他在科創方面的能力，也鋪墊他日後從事醫療科技的道路。



# 立足科學發揮社會影響力的三角思維

A-level之後，Denis考入中文大學的物理系。選擇物理而不選擇更貼近科技的工程，是因為他在中七那年不時會參加一些知名科學家的講座，讓他了解到各種技術之所以出現，歸根究柢還是建基於基礎科學，亦即是物理。「這形成了一個三角形，最底層是科學，上一層是應用科學，你可以說是科技，再上一層是科技產品，最頂層是影響力，或者社會影響力。」愈接近底層，可畫出的三角形就愈大。基於這個思維，Denis渴望追求基礎知識，讓他日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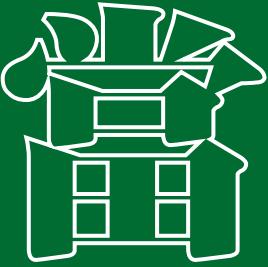
一直抱持著這種心態的他，先後完成中大的物理學碩士課程以及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醫療機械人與圖像引導介入研究」碩士課程，目前更攻讀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繼續深造生物醫學工程。未來半年內，他的目標是可將提示燈推出市面，同時繼續改進防手震的機械手套，為柏金遜患者帶來便利且舒適的設計。



除了防手震手套，Denis的團隊最近還研發出提示燈及震動鞋墊，希望更全面解決柏金遜症患者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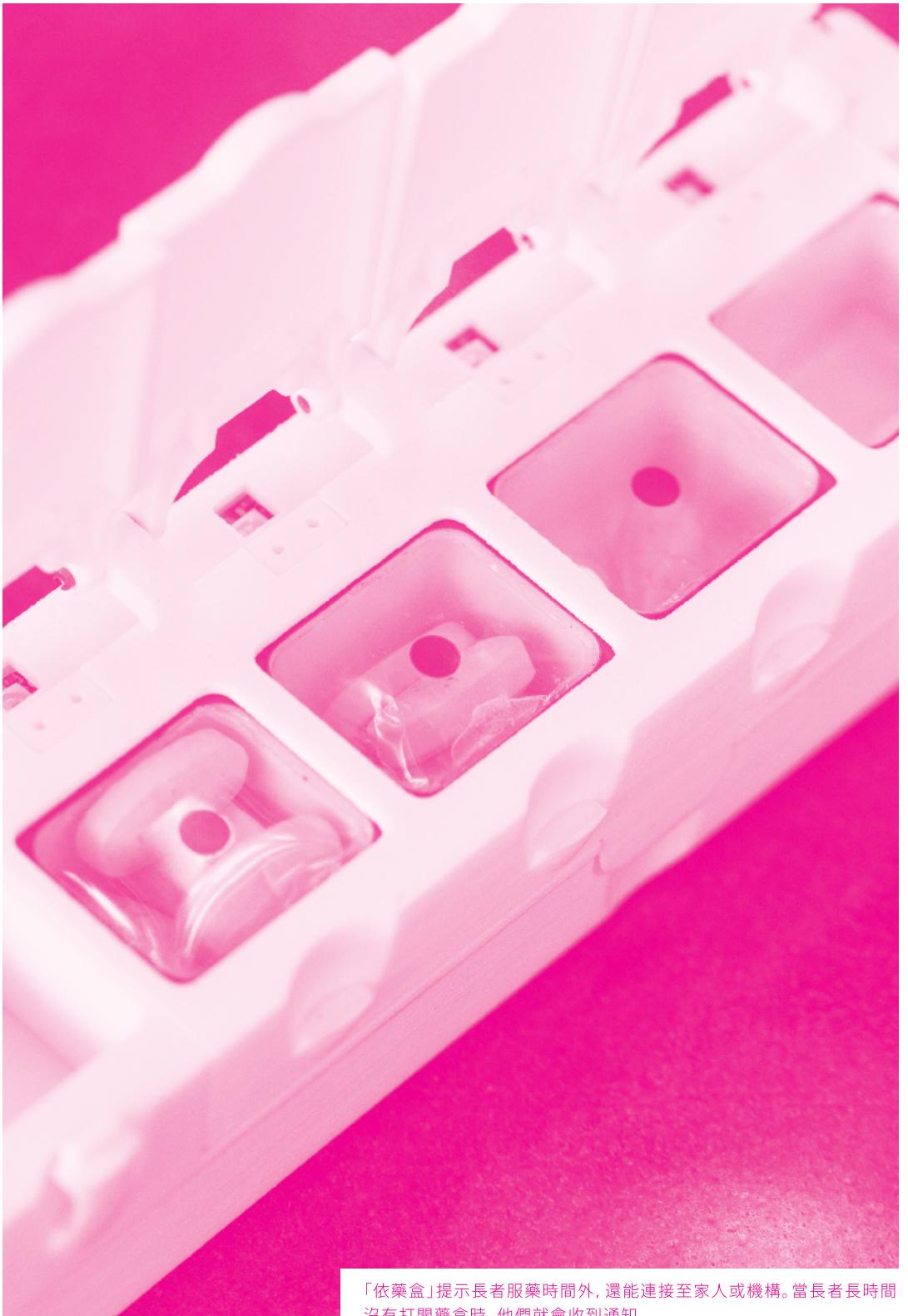
撰文：  
柯詠敏

15



# 熱情 成為武器

MEdPOT  
**Sue Ho**



「依藥盒」提示長者服藥時間外，還能連接至家人或機構。當長者長時間沒有打開藥盒時，他們就會收到通知。



跟Sue訪談是個爭分奪秒的過程。桌上的朱古力咖啡放至微溫，她連走帶跑地現身，連聲地抱歉。坐下大約30分鐘，她眼神帶著歉意提出有個重要的會議要先走。縱然見面時間短暫，但也令人感受她對發展「依藥盒」的熱情。



## 英國回流 難忘當地醫療體制

Sue在英國畢業後就於當地醫院的老人科擔任藥劑師。當地實行醫藥分家，意即各個社區均有藥房及家庭醫生。當病人出院後，就可定時到社區藥房取藥。而Sue的角色則是當醫院有任何改動的時候，就通知社區藥房跟進。「當地整個系統十分全面，因為連每次食藥的份量都分好。」社區與醫院的聯繫緊密，但Sue眼見仍有不少公公婆婆因為食錯藥入院；當她回流香港時，驚覺本地的醫療系統更欠全面。「返到來的時候發現，原來整個系統與英國是完全不同，沒有社區藥房，令我想怎樣才幫到老人家呢？除了一個普通的藥盒，是否可以做些甚麼提醒他們食藥呢？」Sue說。

「依藥盒」是針對老人家的食藥習慣而設，除了附有提示及服食指引功能，還設有應用程式連接家屬及相熟的醫療機構——當長者有時間沒有打開藥盒的時候，家人及機構就會收到通知。「整個意念除了希望解決長者的實際需要，還希望引起社會關注——我們如何運用更有效的方法去幫助長者？」

# 藥劑師做展覽 「helper」

洞察到社會問題, Sue早已帶有強烈意識作出改變;可是現實不如計劃般順利, Sue回來香港後, 竟然失業將近一年。「當時有個試怎樣考都不合格, 所以那一年有甚麼工都做, 例如展覽接待員。見工的人都說『何小姐, 唔好玩啦你咁高學歷』。當時甚麼都試, 但都沒有回音。」

Sue眼前的路途仿似滿佈荊棘, 看不見前路;但沿路所遇見的人和事, 好像冥冥中為Sue的夢想作準備。失業一年的過程中, Sue獲來自中國的朋友邀請到內地分享英國工作的見聞, 亦參加義遊講座, 聽到社會企業的代表分享將麻布袋「升級再造」。這些經歷令Sue加深對專業的認識, 更能讓她開闊想像, 將早已萌生的意念逐步實踐。「聽完不同的人分享之後, 整個人都burning (燃燒), 見到社會有很多資源都浪費掉, 覺得這件事是一定要做。」Sue雙眼瞪得斗大, 眼神閃閃發亮地說。



Sue從英國回港後, 有一年沒有找到工作。過程中遇上的人和事, 反而逐步協助她創立「依藥盒」。

# 志向各異 團隊走剩兩人

Sue帶著「依藥盒」的意念參與「好薈社」，在多個工作坊向不同人分享計劃，繼而結識到7位願意同行的隊友。Sue自言性格並非擔當領袖的材料，但眾人當中她懷有最強烈的熱情，自然對任何事也十分上心。可是，現實總不如想像般美好。「要落手去做的時候就相當困難，你會看到初時有些過來玩下的隊員，會逐漸離隊。」Sue淡淡地說。經過定期開會，按日程完成工作，有些隊友未能按時完成，Sue也逐步學習體諒。「我喜歡按著定下來的工作完成，還有不喜歡修飾。有些人話『得喺啦，得喺啦』到最後得個吉，我會好瞓。之後我會想是否他的熱情已經褪卻呢？」

隊員背景迥異，對計劃的想像及期望亦各有不同，而Sue的初衷只是希望幫助到長者及喚起大眾的關注，產品能夠賺錢與否並非她的首要考慮，這個想法或許有違某些隊員的期望。「整個過程有點似speed dating（極速約會），大家好快走在一起但不會長久。有些隊員也發現，塊餅來到的時候不能分豬肉，因為志向不同就離開。」Sue笑說。



「依藥盒」提示長者服藥時間外，還能連接至家人或機構。當長者長時間沒有打開藥盒時，他們就會收到通知。

## 懷疑過後 信念不滅

面對隊員熱情冷卻，逐漸離隊，Sue貫徹樂觀的態度面對，更感激繼續同行的伙伴。「最後留下的隊員只得一個，後來才邀請到第三個新成員加入。」成員的離合會令Sue擔心「依藥盒」的計劃能否繼續前行，但因為信仰關係教她堅持下去。「我有一套思考模式，就是doubt—believe—doubt—believe（質疑—相信—質疑—相信），當我懷疑沒有可能有believe出現的時候，就會有miracle（奇蹟）。」Sue說。從不斷懷疑到有奇蹟出現，Sue的熱情從沒有減退，她更辭掉政府的工作轉去私人機構來開展計劃。「當中都有掙扎，但我是不斷burning，內心有把聲說一定要做這件事！」Sue語氣熱切地說。

由組成隊伍、研發到製成產品原型，Sue坦言當中承受不少壓力；但她堅信只要有信念就能成為一點火，將這份熱情繼續傳播開去。「我這個小人物，只想做啟動引擎時產生的一點火苗，去找志同道合的人繼續做。我一個人或許能力有限，但我相信微小的齒輪都有作用。」



16

# 從紙面 到地面上的演變 助行器的演變

撰文：伍嘉瑩

On up

劉臻



香港政府在1997年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並在《殘疾歧視條例》下所有學校都有責任收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提供適切的支援。可惜真正的融合教育並不是靠一條條例或一個法案便可以推行的，曾在英國留學的劉臻(June)就特別關注10-15歲痙攣型雙邊麻痺或腦麻痺的兒童及青少年，為他們重新設計助行器，希望可以從硬件入手改善他們的活動能力和社交生活。

#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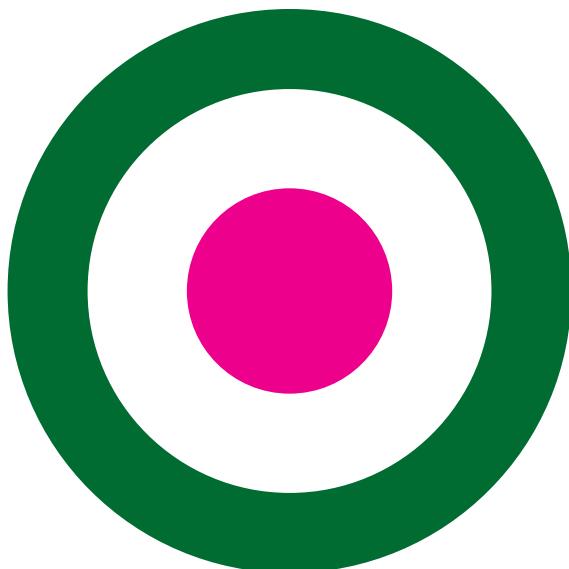
雖然最初June身邊沒有任何傷健的小朋友，但機緣巧合下她參加了朋友的畢業習作，為10-15歲痙攣型雙邊麻痺或腦麻痺的兒童及青少年重新設計助行器，希望協助他們跨越情緒及身體上的障礙，促進他們的社交發展。「英國有很多痙攣型雙邊麻痺或腦麻痺的小朋友，他們都在主流學校讀書。學校大都很支持，同學相處亦算融洽，不過有時小朋友拿著助行器時總會招來奇怪的目光，令他們感到尷尬。」於是，她就和朋友就想設計一個很有型又方便使用的助行器，增加患病小朋友的活動意慾和提升自我形象。



痙攣型雙邊麻痺或腦麻痺的成因有很多可能性，患者四肢活動能力有不同程度受損，由於不能靠治療徹底康復，故需要助行器協助應付日常生活，同時要透過不同的訓練來增加個人的獨立自理和活動能力，以及學習處理不同情況出現的情緒。在香港，融合教育的理想目的就是幫助學生、教師和家長認識、接受和尊重每個人的差異，甚至懂得欣賞這些不同，從而推動個人成長和建構和諧社會。這些美好的想像，來到課堂就變得紙上談兵。同學的個別差異需要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法，亦不能要求學生達到劃一的學習水平。理想化地，學校無論在態度、設施和機會方面都要提供大量支援，好像處理教師和學生對傷健同學的歧視、修健學校設施方便學生活動和學習，並提供足夠機會讓不同學生參與校內的各類活動。事實是，痙攣型雙邊麻痺或腦麻痺的同學單是普通出入的硬件已經未必能和校園環境接軌。「現有的助行器體積大而笨重，已經讓人不容易靠近，又不能倒後行，需要轉一個很大的圈才能走回頭路。」這些限制都減低了使用者走動的意慾。「我們希望可以設計到好像是鐵甲奇俠般有型的助行器給這些小朋友，讓其他人會以好奇心去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打開話匣子，增加他們社交上和不同人的連繫。」

要有型，就要由設計開始著手。June和拍檔Sotiris Tsouris和實習生Yoyo Kwok就落手落腳去建造一個小巧、既可坐又方便移動的助行器，並且加上可摺疊的座椅，讓他們行到累的時候可以隨時坐下休息，增加獨立活動的能力。後來她們找來職業治療師來試用，直接給予建議和批評。「原本打算用3個輪的設計來增加活動性，但職業治療師說這樣的設計對活動力較低的小朋友來說會不夠穩固，所以我們掙扎良久後都決定以更多受眾為前題，改用了4個輪設計。」June說過程中讓她明白到要接受批評，才能將想像與現實接軌。除了修改外型的設計，她們亦因為資金問題需要暫停企劃。「生產一個助行器需要30萬，還要確保廠家往後有訂單，雖然很多人試用後都覺得很不錯，但我們始終找不到投資者，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計算過機會成本後，June認為人始終要吃飯，所以在當時來說最好的方法都是暫緩Onup的企劃，靜待更好的機遇。

要發展一個全新的產品需要很長時間的培育和醞釀，雖然好薈社的資助只是種子基金，但June都很感激過程中遇到的一切。「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基金，因為他們很支持我們，願意讓我們嘗試，就算我們失敗了都不是世界末日，因為生命就是由不同的失敗和嘗試組成。」回歸現實，June坦言更好的想法都需要取得投資者的信任，讓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對改變並將之實行。安慰的是，在這兩年間她樂見社會大眾對無障礙設施有更多的關注，亦有人更願意聆聽相關的故事和計劃，所以都很樂觀總有一天這個企劃可以捲土重來，改善使用者與社區的關係，從而達到社會真正的共融。





# 上一門 子女的 必修課

上有高堂  
黃炳建

17

撰文：  
柯詠敏



父母與子女的共同參與，是他們日後重要的回憶。

這天，27歲的Solomon跟「子親樂」的創辦人邢柏堅合辦第四次水仙班。縱然二人年紀相約，架著眼鏡的Solomon卻散發著一種較成熟及沉實的氣質。他站在參加者的旁邊觀察他們的需要，當其中一位「女兒」四處張望時，Solomon則立即迎上她的目光提供協助。「上有高堂」除了透過舉辦子親活動，增加子女與父母相處的機會，還提供照顧長者的實用資訊及建議援助方法，這教我們不禁要面對現實——面對父母變老時，子女應該如何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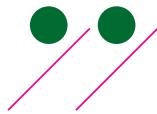
2015年，Solomon的父母剛踏入退休年紀，身體機能尚算健康。當他以為父母的生活一切如常時，媽媽於快餐店的經歷猶如一股電流，教他頓時有所覺悟。「她說在快餐店坐了一整個上午，周圍都是七八十歲的公公婆婆，她問我『那麼我

否要坐足廿年？』」這段對話讓Solomon驚覺媽媽正在變老，繼而讓他深思父母從剛剛退休，到身體機能衰退，甚至百年歸老的時候，子女角色是十分具影響力。「還未有任何計劃之前，就已經有『上有高堂』這個名字，因為這是為他們而做的。」Solomon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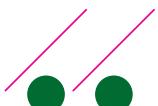
## 十字路口的選擇

自萌生「上有高堂」的意念以來，無論計劃的方向、內容及宣傳等工作均由Solomon一手包辦。一人能力始終有限，時間分配、工作量等尚且能夠逐步安排，教他最為困擾的卻是每個下決定的時刻。「我第一個要落的決定就是會否辭工。」Solomon畢業後曾到法國巴黎銀行擔任企業金融分析師，及後於領展先後從事總裁行政





**由幼稚園到大學畢業，我們大約用了10多年時間讀書，但當中沒有任何一課是關於父母。在黃炳建(Solomon)眼中，「上有高堂」是一門長者照顧的必修科，預計修讀年期難以估計，Solomon暫且訂為——終身。**



助理及房地產投資的工作，前途理應一片光明。可是，當「上有高堂」開展了半年後，Solomon於工作上即將迎接另一宗交易，意味他將有數個月難以抽身。「如果選擇繼續留低做單Deal(交易)，即是有幾個月都是凌晨兩點才收工，這樣就要放低『上有高堂』做了半年的工作。當時跟女朋友商量，她好贊成我去做『上有高堂』。要不是她支持的話，我應該很難短時間內做到決定。」Solomon微笑著說。

辭職絕非衝動的決定，Solomon遞上離職信前，已確保存有一年洗費及家用，並且購買多一份醫療保險。從Solomon的話語之間，覺得他對自身的前路甚有規劃，而且做事踏實；但「上有高堂」將來的發展猶如未知數，考慮離職的時候會擔心不如預期嗎？「女朋友代我想了最壞的情況——要是做了兩三年才是28、29歲，都沒有大不了；雖然投放了一筆錢，就當讀了一個老年學的master(碩士)吧。過程中會到不同機構實習，起碼學懂怎樣照顧自己爸爸媽媽。即使現在還沒有需要，但the moment will come(那個時刻終會來到)。」

## 當保健員的300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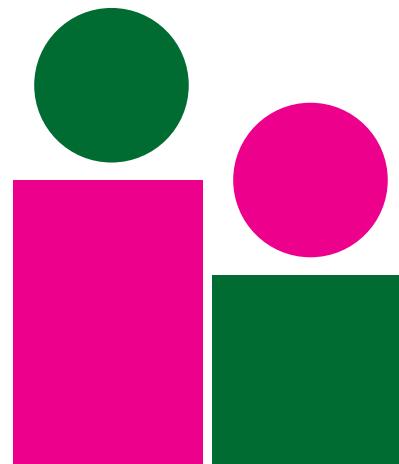
放棄高薪厚職, Solomon全心投入「上有高堂」的工作, 開展的第一步竟是考取保健員牌到老人院實習。「這都是女朋友建議的。她覺得既然要做與長者相關的計劃, 不妨去認識多有點他們的需要。」考取保健員牌需要修讀300小時的課程, 連續兩個月每天上8小時課堂, 並且要熟讀兩本比字典還要厚的課本。「一路讀才發現這兩本書, 原來只是照顧老人家的入門課。試問一般上班族, 怎會懂得去照顧長者呢?」Solomon聲線揚起, 語帶驚歎地說。

在老人院實習的時候, Solomon需要換片、餵飯、沖涼, 工作與護理員無異, 這些旁人眼中的厭惡性工作, 他都照單全收, 全因過程中能確切地觀察到長者的需要。他曾看到有個患有心絞痛的婆婆經常「扭計」不吃飯, 職員往往就會拿出必殺技——打電話給兒子。「好神奇, 每當阿仔來探婆婆, 就會自己食飯, 不用餵, 甚至連湯都喝光。其實人老了不一定需要好好的環境、硬件, 他們最想是有人愛、有人陪, 這令我打從心底裡覺得『上有高堂』這件事是正確的。」Solomon眼神堅定地說。

## 「你估下水仙放喺邊?」

「上有高堂」曾舉辦過泰拳、生態遊、品茶等子親活動, Solomon的父母也有參與其中。爸爸品茶時認識到新朋友, 甚至為水仙班備用的花盆題字, 媽媽更成為按摩班導師——「上有高堂」猶如成為Solomon與父母的引線, 讓兩者的生活逐漸同步。「以前他們一問起工作, 我就會變得好煩躁; 但現在返到屋企, 阿爸問我『你估下盆水仙放在哪裡?』我就覺得幾過癮, 會跟他玩下。」他笑說。

「上有高堂」成立三年以來, Solomon的意外收穫是跟父母的距離拉近, 也教他有更多與父母的機會。「這個經歷我覺得是無悔。因為跟屋企人的溝通一直是較理性, 較少去分享自己感受; 但共同去做了那麼多活動, 汀生了那麼多互動, 單是這一點已經好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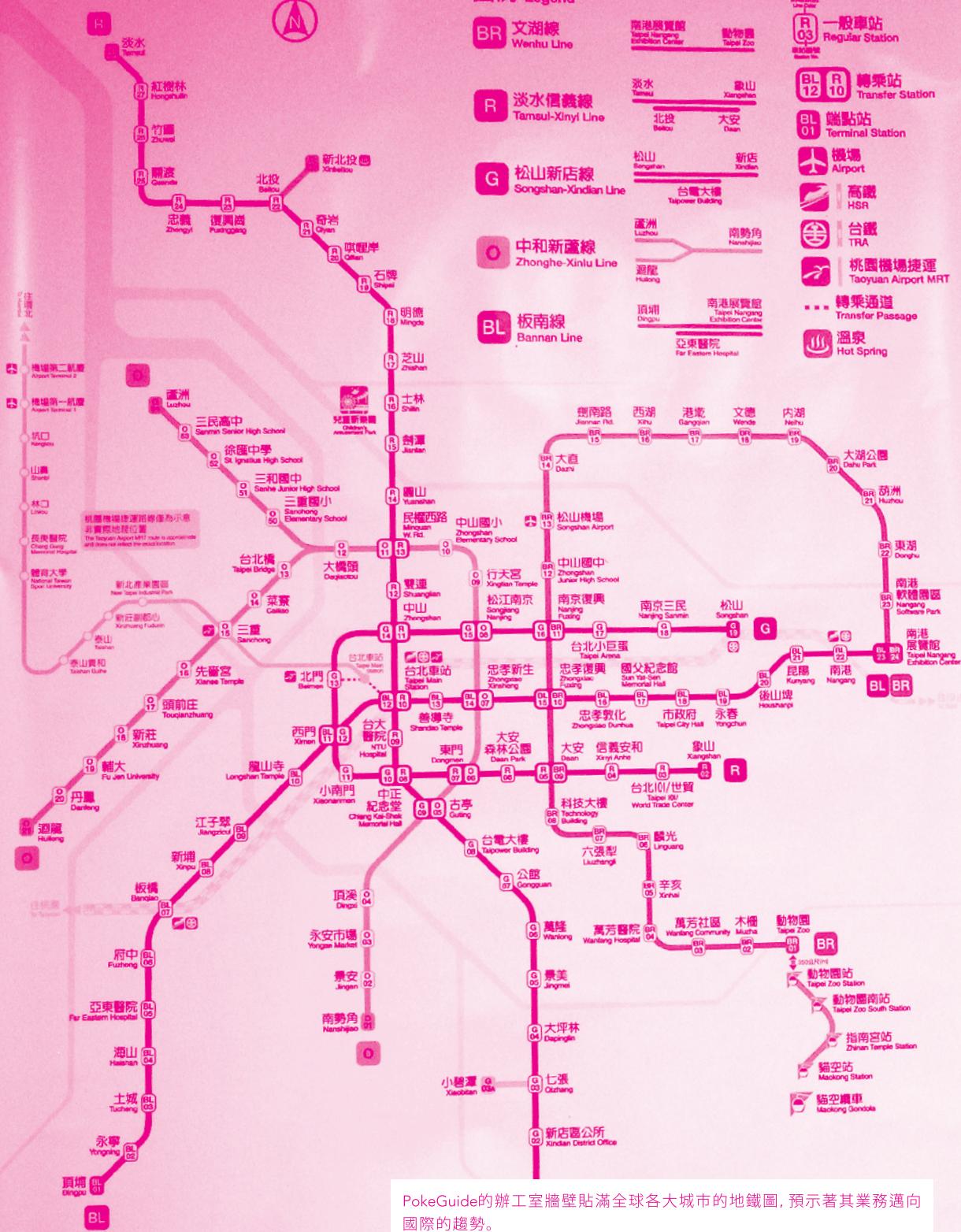
「上有高堂」能拉近Solomon與父母的距離，即使結果不如預期，他也視之為珍貴的經歷。

撰文：  
羅坎

18

為都市人  
尋找出

PokeGuide  
創辦人許沛然



PokeGuide的辦工作室牆壁貼滿全球各大城市的地鐵圖，預示著其業務邁向國際的趨勢。

PokeGuide的創辦人為一對80後的兄弟許沛然(Brian)和許岸然(Andre)，以及後者的一位友人。由2015年推出至2017年年底為止，PokeGuide的下載量已達18萬人次，其功能亦愈來愈多元化，不但首先滿足了視障人士或輪椅人士的需要，近日還推出AR實景地圖，為一眾「路癡」解憂；PokeGuide亦已衝出香港，服務範圍擴及台灣及三藩市，未來將不斷擴張，業務邁向國際。

## 從成長經驗找出社會需要

訪問當日，哥哥Brian帶我到他們於銅鑼灣的辦公室訪談，細說PokeGuide的來龍去脈與他們的心路歷程。整個計劃，可追溯至2012年年底，當時弟弟Andre仍就讀理工大學產品工程兼市場學系，準備呈交來年畢業專題研習的題目。構思題目期間，Andre就想起他和哥哥自小乘搭地鐵時已有一種習慣，那就是記下那些他們最常出沒的地鐵站中，哪些車卡及車門是最接近目標出口的扶手電梯。「小時候我們住在銅鑼灣，如果你一不小心出錯地鐵出口就糟糕了，要在地面走十多分鐘。例如我們住在崇光百貨那一邊，如果你出錯了銅鑼灣廣場一期那邊的出口，你就要花很久時間才回到家。」從自身的經歷尋找社會需要，是不少社創人的共同經驗。

適逢智能手機於當年愈趨普及，Andre便決定設計出PokeGuide這個app。

Andre有此想法之後，便開始與Brian一起討論這個app的可行性。年長5歲的Brian有商業及資訊科技的學歷背景，當時已全職工作近10年，「那時我一聽Andre的想法，覺得一定可以幫到很多人，亦可改善整個乘搭地鐵的體驗，不但乘客節省很多時間，同時又可疏導人群，這些都是我們從開始已有的信念。」Brian認為，只要一件產品能夠幫助到很多人，就一定有商機，「即使在這一刻你未必可以計算好整盤數也好，當你有一定的經濟規模(Economy of Scale)，總會有計好數的一天。」結果，Andre用了一年時間把PokeGuide的原型做好，畢業專題研習也奪得A級。

原型做好了，只要再花點時間寫好程式、完善數據，就可推出市面。不過，兩兄弟不徐不疾，做了一個關鍵且明智的決定，「當時我們決定要搜集十多個城市的地鐵數據，計劃一個接一個的推出市面。這樣做，即使有人抄襲我們，我們連續推出幾個城市，其他人也追趕不及。事實也證明了我們當時的想法是正確的。」Brian說的事實，顯然是指街知巷聞的「港鐵疑似抄襲事件」。於是，Andre再花一年時間走訪全球各個城市的地鐵，逐一紀錄相關的車卡及車門資料。

# 弟弟突然病重 哥哥毅然投身創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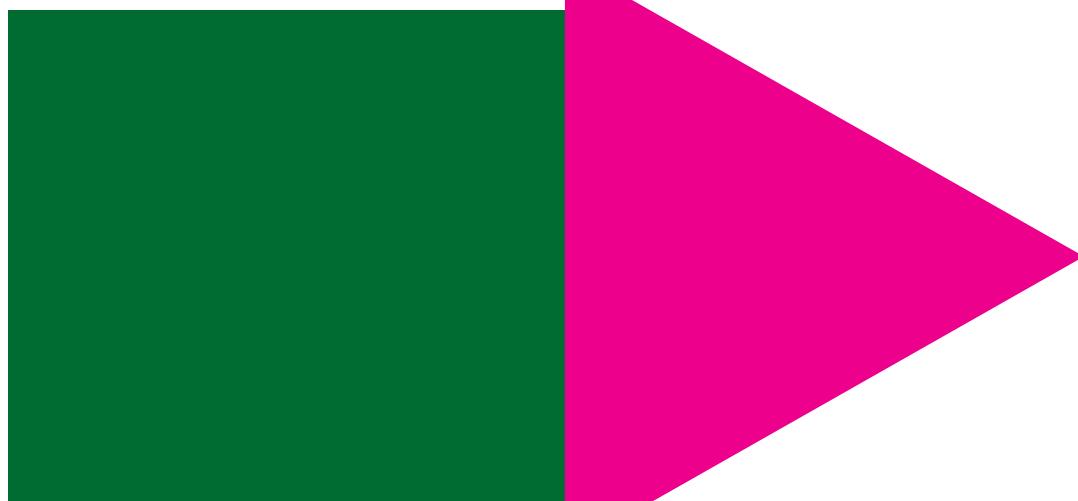
相信不少香港人都已聽過PokeGudie這個玩味十足的名字，這個手機app專為忙碌的都市人在乘搭地鐵時爭分奪秒，讓用家預先找出最接近指定地鐵站出口的車卡及車門位置，一到站一開門，便可用最短時間抵達該出口。

到了2014年11月，正當Andre以為萬事俱備，如箭在弦，怎料他竟然患上癌症，整個計劃必須暫停。「當然他要全力休養，養好身體。我見他這樣子，也決定辭掉工作全力投入PokeGuide的工作，因為放棄這個計劃實在可惜。」Brian說。猶幸Andre的癌症屬初期，不消一年他已經完全康復，兩兄弟拍住上。大概於2015年6月，他們便租用了一個共用工作空間撰寫程式，兩個月後順利推出PokeGuide的試用版。

之後，Brian與Andre不斷改善PokeGuide的技術問題，同時積極參與各種創業比賽，汲取創業知識，亦提高PokeGuide的知名度。Brian認為，參加Good Seed可謂其中一個重要轉捩點，「Good Seed令我們真真正正接觸到視障人士、輪椅人士，事後我們都開了很多次會，訪問了很多人。」雖然Andre與Brian最初構思PokeGuide時已希望服務傷殘人士，始終流於「離地」。Good Seed就是變得「貼地」的契機，讓他們了解視障人士及輪椅使用者的真實需求，為他們度身訂造相應的功能，例如視障人士直接說出目的地，PokeGuide便可立即搜索到最接近的地鐵站的出口及車門位置；又例如輪椅使用者只要按一按PokeGuide的電話鍵，便可致電指定地鐵站的服務中心，方便他們尋找地鐵職員協助。



Brian以前打工時從事B2B的工作，會帶領公司創下理想業績，但他發現創業完全是另一回事，當你以為自己懂得某事某物，結果總是距離很遠很遠。



辦公室一角放滿PokeGuide所得獎項，其中不得不數「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 貼地設計源於 真實交流

「Good Seed給予我們一種新的思維。以前，我們會視傷殘人士為小眾，始終不是主流，而我們第一步理所當然是選擇針對最大的市場……參加Good Seed後，我體會到，有時候如果我們很認真地幫助到一群人，令到這群人獲得莫大價值，這群人會成為我們生意的基石。」Brian坦言，由於人數不多，這些小眾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並不顯著，然而他們都會積極反映PokeGuide有待改善的地方，加速完善過程，而且亦不時主動發訊息給PokeGuide的團隊，給予鼓勵和支持，這些對Brian來說都是逆境中的強心針，例如面對「港鐵疑似抄襲事件」的時候。

很多媒體已大篇幅報道過2017年9月港鐵疑似抄襲PokeGuide的事件，在此不贅。面對此事，Brian

可謂哭笑不得，「我最記得那時我們正準備開啟三藩市的版本，我的感覺是怎樣呢？就好像是我很全力去做一件事—我不敢說是為港人爭光，但至少要告訴全世界，香港的初創企業不是垃圾……怎料竟被人在背後插一刀，這是怎樣的隊友呢？」經此一役，Brian領悟到，初創企業要跟任何大機構合作，都不可以期望任何東西，並且要有最壞的打算；第二是「think global」，若不是Brian與Andre早已計劃將服務範圍覆蓋全球各個城市，港鐵事件造成的打擊肯定會更加大。

現在，PokeGuide的團隊已由最初3人增至10人以上，相信在不久將來，它的縱影將會遍佈全球。

**社會創新不只講求創  
新，也重視解決社會需  
要。PokeGuide的成功，  
正正向我們示範，要了解  
社會需要不能憑空想像  
閉門造車，而是不斷接  
觸有血有肉的人。**

# 美，令廚餘和家庭再生

DyeLicious 染樂工房  
張駿霖 魏思敏

撰文：  
阿島



# 廚餘染色的連結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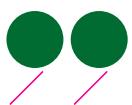
張駿霖 (Eric) 畢業於環境應用科學，魏思敏 (Winnie) 則修讀設計，兩個年輕人五年前成立以環境及永續發展為主題的「Run 2 Tree好樹設計」，從事廚餘再造和食物設計。Eric在大學時期始關心香港剩食問題，發起「光盤運動」，顧名思義，就是把盤上飯菜吃光光，在生活中避免製造剩菜。「好樹設計」以廚餘變身美而有用的物事為目標，初時主要為大型食品生產商解決廚餘問題，例如將廚餘再設計成各種商品，造肥皂、造紙、製成染料等等，其中他們首創的剩菜顏料獲「2014香港綠色創新大獎」。

而在前年參與Good seed社創計劃後，他們摸索出廚餘染布的另一社會用途：它可以成為改善家庭、親子關係、以及教育公眾人士欣賞食物、惜食再造的理想媒介。是故，「好樹設計」成立了廚餘染坊的分支，名為「Dyelicious染樂工房」。

造訪他們那天，他們剛搬進元創方創意中心 (PMQ) 五樓一個單位。「染樂工房」如今成為他們主力發展的方向，將會在元創方舉辦以廚餘染色為主的工作坊。他們努力搭建一個自在的，令人感受染布之樂的空間。

「未來給基層家庭的課程裡，打算加入同遊中環環節，探索另一個陌生社區——他們多來自新界、北區、將軍澳，跟他們相處這幾個月，知道他們很少跨區活動，沒錢，去中產區也或會感覺不自在。」

Eric說，他們在一步步完善do well do good的理念。但他和Winnie都不愛按牌理出牌。他指，社企多以扶貧為出發點，「但我們觀察到不少社福機構都在經濟上支持他們，好多『蛇齋餅糉』，我們從社創角度可否填補別的缺口？便想到，親情的匱乏，也是一種貧窮或缺失。弱勢社群工作勞碌，他們不止缺錢，更缺時間，沒怎共同消遣，甚至一道吃頓飯也難。坊間的親子活動費用也不便宜，低收入家庭沒有能力負擔這些費用。」很多基層家庭引發的社會問題，也由長期的疏離和磨擦而激化，「由此想到廚餘染色作為中介：染色簡單，但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和另一種流行的art creative、自己埋首畫板的art jamming不同，染布需要合作和溝通，便想到借此成為親子，父母子女、婆孫，互動的機會。」



在亞洲各地宣揚美的台灣作家蔣勳會感嘆，與其呼籲在藝術館或音樂廳尋找美，他認為生活無感的都市人，最少要活得「像個人」，才能看見美：美既遠不囿於打扮和裝飾，也是一種對好物好事的敏感和追求。本地一對年輕人，創業五年，他們希望世界變得更美，由改造最遭大眾嫌棄、視之為髒臭的廚餘開始，反思過剩的生活，反思如何吃得好，吃得公平和正義，反思失落了的、懶於修繕的家庭關係，反思一切可以回復美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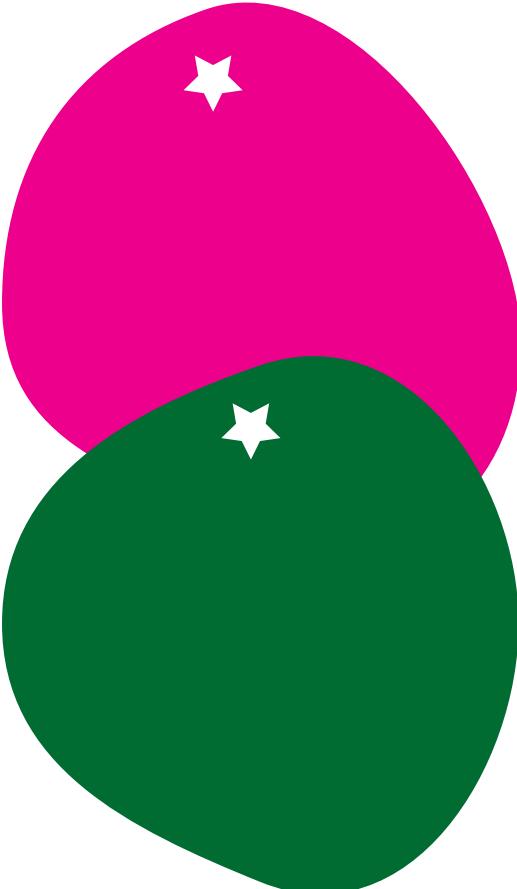


## 創業者的荊棘之途

Eric的說法不是空洞的口號。他在設計上花心思，強化他們合作的需要，「一般工作坊或一次半次的活動形式不會奏效，我要使那短暫的溝通變得更有意義。我們有30個3個月長期測試家庭（隔周體驗活動），由3個機構的註冊社工轉介個案、修正、觀察、分析，看看家庭溝通會否改變。在那六次體驗活動，我迫他們坐在那，你眼望我眼。他們往往會在這時才交心談話，如家長會問孩子中學選科怎麼會選到這科……另外也會有些步驟加重難度，如只給他們成品看，由他們自行商量如何去做、一齊綁橡筋、綁波子；或在板染中的用板夾緊很厚、摺疊好的布，唔夾緊或拿緊會好易散開——吵嘴因而時會發生。透過這個過程令平日的磨擦『見光』，在旁註冊社工調停，一齊想方案，多從對方去想。」課堂外，關係由回憶延續，「做出來的作品，美美的，掛在屋內，容易勾起那些時光。」

Eric指，Prototype運作半年，社工表示該30個家庭關係有改善。Good Seed資助期完結後，Eric和Winnie爭取地產商、銀行等固有客戶資助基層家庭課程，課堂費用，不用由「好樹設計」揀錢，加上非基層家庭的課堂收費，染樂工房自立了。他們搬入PMQ，獨力負擔萬多元的租金，Eric表現出強大的信心。五年廚餘再造的生意和教育路，一點不易。四年間他們搬了工作室四次，尋求得以安頓、發展的物理空間是本地創業者必得面臨的挑戰：由2013年在葵興180呎工廈被瘋狂加租迫遷，後來成功申請設計創意培育計劃搬入九龍塘、及後工作室搬進行黃竹坑；計劃完結後他們欲搬入元創方，但當時尚未有單位空置。他們棲身PMQ Pop Up Store個多月後，終「定居」現時的單位，「希望能在這裡，將廚餘更多的可能性予更多本地及外地的人看到。」





Eric謹小慎微，但行動力強。數年來，他和Winnie到街市花市超市餐廳拾剩材、歪果（可食用但外型不美觀的蔬果）或不可食用但新鮮的菜果，拿回家做染料測試，游說相熟菜檔將歪果送予街坊；與菜統處合作，將歪果貼上安全食用標誌售賣；如今集中發展剩菜染料，他親赴日本奈良重新學習專業紮染——他始做染布後才發現自己的「身世」，他日籍的爺爺原來剛巧是上一代染布職人，在奈良開染坊。如今染坊已是工業和化學式染布，他決定赴染坊重新學習染色法、染色科普知識。

他抓緊任何機會、手上的資源和方法，只為香港人重新發現食物及身邊物事之美，由「廚餘再生」到「關係再生」，「都是我希望大家重新認識已熟悉、但其實沒真正發掘其真正本質之物事，由芝士熱狗到紫薯等食物，到家中的家人，也一樣。」Eric語重心長。正如他們2015年受米蘭世博之邀作廚餘染料分享時，主辦方稱他們造出了「世上最美麗的色彩」，美麗的顏色，不止染出一幅幅的布，還感染著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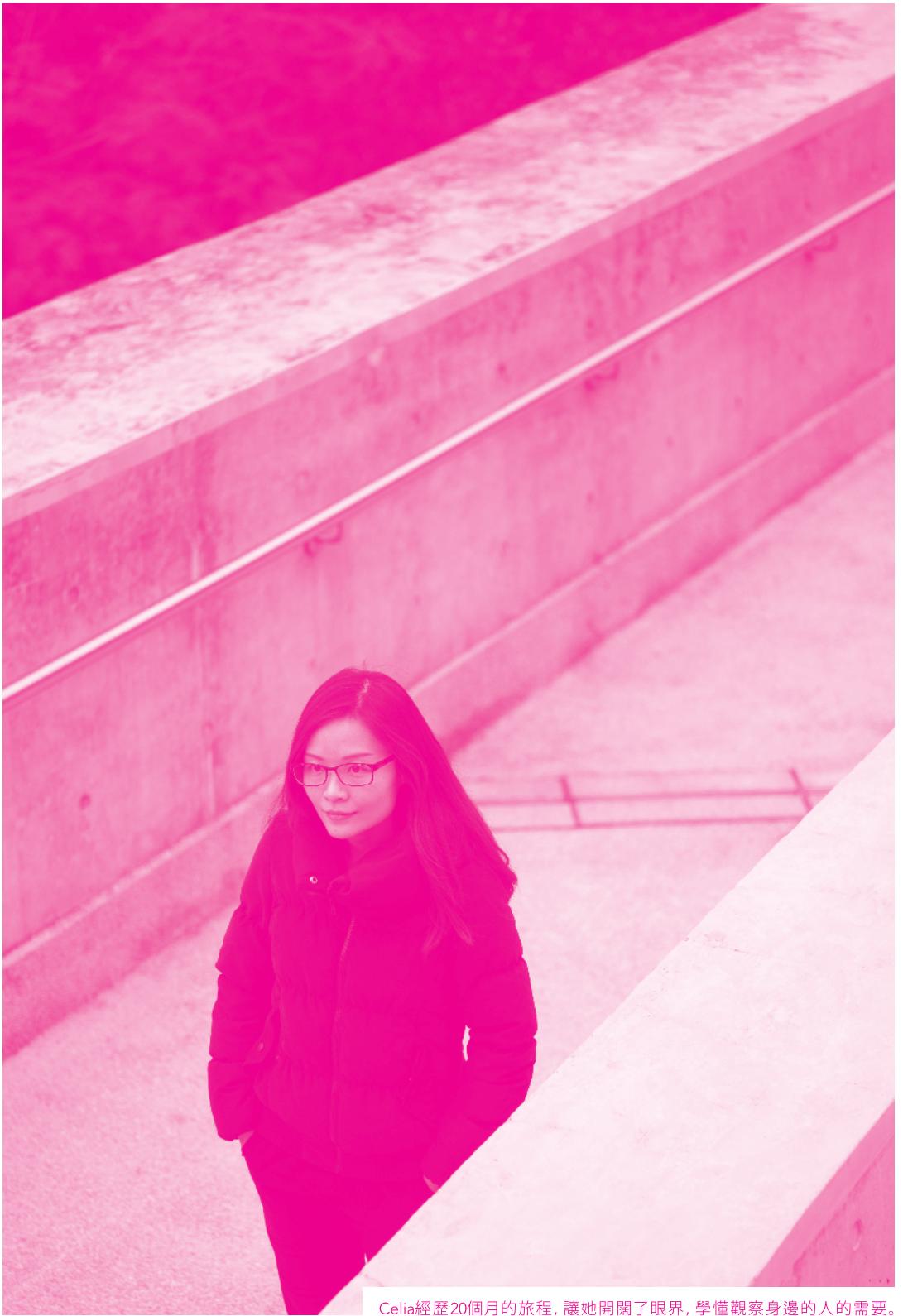
20

撰文：  
柯詠敏

# 遊歷過後， 看見了世界 更看見了人

Senio Te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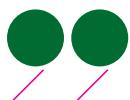
失足感應器



Celia經歷20個月的旅程，讓她開闊了眼界，學懂觀察身邊的人的需要。

嬰兒與老人分別走在人生兩端，兩者均需要照顧與呵護，但我們傾向樂見新生命的到來，對垂垂老去的長者卻不願多看一眼。35歲的李瑞霞（Celia）拿著一只嬰兒腳丫的模型，坦言初時的產品意念是量度嬰兒的心跳、血氧，繼而才有針對長者而設的失足感應器。

「在商業角度，家長很願意花錢在嬰兒身上，但亦都好多人跟你說老人家更有需要。我們會想這件產品會幫到媽媽照顧BB，但應用在老人家身上，或許這可以救人。」為了方便讓老人家隨身配戴，失足感應器會設計成手鐲或手錶扣的造形。當長者不慎跌倒，內置程式確認他們的情況後，裝置可透過無線信號連接長者的智能手機，自動撥打電話給家人或機構，讓長者盡快得到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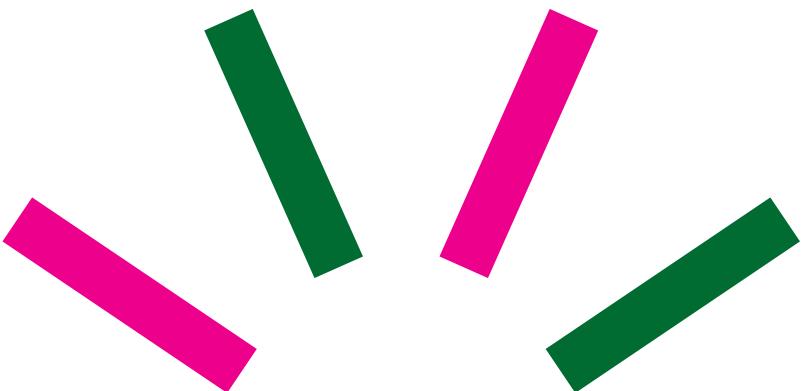
**我們踏出社會後，肩上的重擔愈來愈多——前途、工作、伴侶，眼下所關心的僅僅圍繞著自身。李瑞霞工作六年後，放下了穩定生活踏足世界，她看遍了沿途風光，更看到周遭的人的需要，繼而開展社創之路為長者研發產品——放下未必等於失去，再次抓實拳頭時反而得到更多。**



## 持續一年的反覆試驗

Celia的團隊現同時開發兩種產品，縱然兩者已有原型，但已用上整整一年的時間。由組成團隊，到有初步意念也經過數個月的討論與磨合。「當時跟幾位成員都不認識，是朋友介紹之下走在一起，剛巧大家都想做點事。」Celia擅於編寫程式，其他隊員則各有專長——硬件設計、業務發展等；可是，即使朋友合作也有磨擦，更何況原本是互不相識？「我的性格比較簡單，幸好大家都是講道理。討論的時候要有充份的理據支持，而並非說說『我覺得』就解釋到。還有，最重要是大家想件產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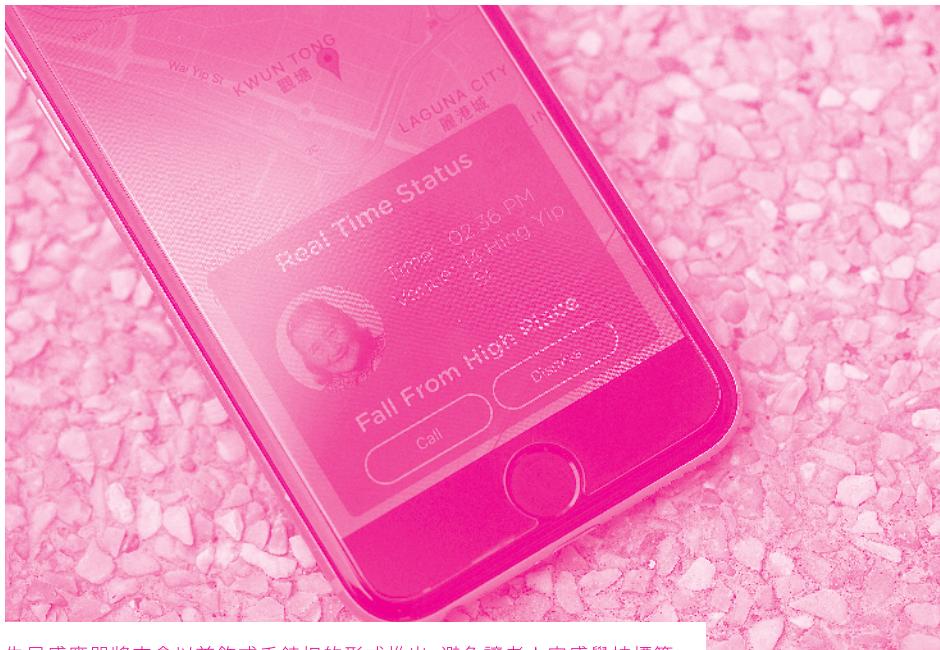
這個「好」字說來輕巧，Celia與隊員實踐意念的時候卻遇上重重難關。「我們在硬件上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測試。現在公司有很多零碎的電熔、電線。我們設計好之後就去試，又要上深圳找工廠整，再要等廠寄回來。若然有改動的話，就要親自拿硬件上去深圳，因為香港是不能寄電子零件上去的。」Celia嘆氣說道。不斷測試、等待，繼而再測試，Celia笑說單是模擬老人家跌到已經試過好多次。「我們不斷跌在梳化上，測試裝置等幾耐才響——因為當中有計算過要真的確認到老人家跌倒才會有反應。」Celia解釋道。



# 由躲在電腦後到走在人前

反覆試驗的同時，Celia與隊友帶著意念不斷參加比賽及工作坊，認識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這意味他們要應付各種交際場合。Celia踏上創業路途之前，6年來均是對著電腦撰寫程式，她形容公司安靜得剩下指尖敲打鍵盤的聲音。自開展計劃後，她眼下不再是冷冷的螢光幕，而是一個又一個談笑風生的人物。面對這些場合，她起初仍帶點羞澀。「商界的人可以拿著杯酒傾幾個鐘，我常常想他們到底傾甚麼呢？他們大多是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這時我只會在旁邊聆聽。」她笑說。

團隊負責業務拓展的成員大多會陪伴Celia出席交際場合，她眼看成員的交際手腕也深感佩服。「這些場合的人很主動，走過來立即遞上卡片介紹自己。以前對著電腦哪有這些情況呢？」她頓了一頓，繼續說：「有時不會這樣做就是太在意別人怎樣看自己，想深一層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商界的場合個個都是這樣。衝過去握手是很平常，但經常會想自己會否奇怪。」她微笑著說。經過多次經驗，Celia逐漸摸索到自身的位罷，也開始習慣於人前表達自己。「有人走過來的時候，我就負責介紹產品，而交際的部分就讓那位成員負責。若然他有事不能出席的話，我現在都有這種能力去應付。」



失足感應器將來會以首飾或手錶扣的形式推出，避免讓老人家感覺被標籤。

# 用二十個月學懂放下

回溯過往一年半的經歷，Celia坦言以前一直沒有想像過。放下六年的穩定生活，踏上未知的社創路，這個轉變源自一趟歷時二十個月的旅程。「當時做了6年，覺得工作有點沉悶，就跟男朋友去了旅行。」Celia淡淡地說。

這趟足足20個月的旅程，不需奔走各個景點，他們住在當地人的家裡，閒時買菜煮飯，逛市場聊聊天。這份閒情好讓Celia沉澱思緒，把眼睛放至周遭的人身上。「因為我們有很多時間，讓我不單止想自己的事情，反而去看看別人的世界，別人的需要，這令我返到香港的時候都會多些觀察身邊的人。」他們出發時背上沉沉的背包，踏遍英意法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當他們走得愈遠，背上的重擔則愈來愈少——放下了行裝，也放下了既有想法。「旅行途中會思考回來後想做甚麼，我好想做一些對社會有用的事。如果件事是有意義的，我會更用心去做。」Celia說。

訪談個多小時，無論我們談到旅行的日子，還是計劃漫長等待的過程，Celia說話的語氣總是淡淡的，像是放了一會的咖啡，喝起來僅帶些微溫。然而當我們提起身邊長者的故事時，她聲音突然哽咽，斗大的淚珠緩緩落下。「外公於上星期剛剛走了，因為肺炎。他差不多一百歲了。一開頭有病沒有人知，到要入醫院的時候已經很嚴重了。」說著說著，Celia的心情逐漸平伏下來，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語氣變回了開初的平靜。「如果我們的產品能夠早點推出，未知能否醫好外公，但起碼能夠早點知道他的身體情況。」可惜現實不能重來，產品研發至今已經有一年半，Celia現時只希望產品能推出市面，及早協助有需要的長者。「當產品面世之後就要陸續面對銷售、推廣等問題，但不要緊，現在只希望能順利推出市面，知道市場反應，無論成功或者失敗我都會接受。」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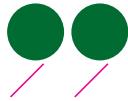
# 一人的 社企， 一半的 綠色人生

愛共享社區農莊  
黎曉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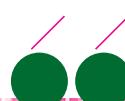
撰文：阿島



Denis自小對科學與發明感興趣，今天的研發成果是多年所學累積而成。



城市無止境擴張，人口膨脹，各種污染、糧食危機、心靈匱乏、「文明病」橫行等已然浮現。*urban farming*（都市種植）是其中由此衍生的「解藥」提案，由20世紀初美國踐行，及後在英國等地興起，近年始更為廣泛、更為人熟知。香港亦始有推動都市種植的革新者和商業模式。這個行業來了一個加入者，他從一個只有四面白牆的封閉環境走到陽光下，獨自而安然守著尚待成長的一瓜一菜。



在石硤尾大坑西、大坑東、南山邨等老屋村林立的邊陲，又一村豪宅區毗鄰，座落著救世軍服務大樓。黎曉峰（William）在這樓前右方的長形露天園圃上細心地澆水、翻檢枝葉，在一片起伏有致的翠綠間。

那一帶恍如是被遺忘了的國度。店舖、建築和環境都留駐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鳥在鳴叫、樹木繁茂、清新開揚；救世軍借出空地予William創立的「愛共享社區農莊」，那裡成為了William的「小基地」。

## 當初心遇上現實

園圃排列了40多個種植箱，種有香草、時令蔬果。平日他除打理農作物，會教授種植班，出租種植箱予公眾，參觀導賞，同時為建築物綠化。但William言，如今是街坊小規模生意，沒有大力宣傳、或開辦大型活動，路過街坊在圍欄外見到他打理植物，覺得吸引，會打給他報名上班。來者多是家庭或退休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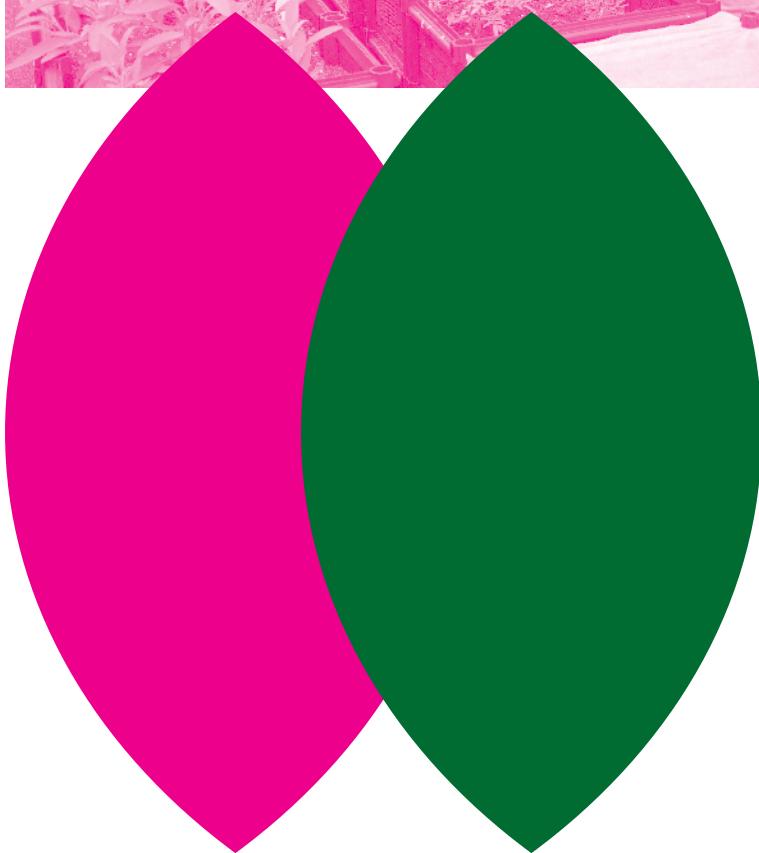
他有著務農者的柔韌氣質，但膚色和打扮則屬都市人。在醫院當放射技師十年，在封閉的空間，每天操持儀器照X光、MRI、CT，他自言工作呆板。但他偏偏思維活躍、天性愛幫人，除了投身醫護界，他也常做義工，服務他人。這些年來，

他目睹不少非牟利組織疲於申請資助，資金來源被動，便想自己會不會做出一種生意模式，自己掙錢幫人？

由是，他開始學習做社會企業，報讀港大進修的社創社企課程，及後來的Good Seed。那時他在港大的社企功課便是嘗試urban farming。當初構想宏大：除希望聚合弱勢社群來學習、打理農圃，還會預想能否在不同區域，在天台、平台、室內等不同地方種植、做到量產；以及開闢租箱區域予以有興趣人士種植。「當時我的導師也認為這點子不錯，預計收入也很可觀。」

但實行起來卻不容易。初時他和三個原不相識的Good Seed參加者一同成立社區農莊，「但後來那3人也退出了，剩我一個；我又找來一個懂種植的朋友加入，成為創辦人之一。後來他再有其他發展，我再度回到一個人。一個人做book keep、做月結、做報告……交予Good Seed……」他苦笑。

耕作、打理的人只有他和少量Good Seed受資助時期訓練出來的低學歷青年、退休人士義工。同時，他觀察到，不少人容易覺得種植新鮮吸引，但當要花錢上課或定期打理，則是另一回事。小生意沒擴張、開支也不大，救世軍也沒收取租金。Good Seed的種子基金用來買盤、



買耕作工具、資助義工，到後來添泥、添肥料則可透過上班費用補貼。雖然一個人，他在想方法細水長流。其中一個方法是，他邊打理園圃邊維持原來的工作。他把醫院的全職轉為三份二工作時間的兼職，每周最少兩天在救世軍打理農圃。「醫院工作是我的後盾，私家醫院工時不太長，下班還有能量做自己喜歡的事。這樣反而可維持得久一點，不會因為怕社區農圃掙取的收入不夠而那麼容易放棄。我可以慢慢打理，沒人催迫，輕鬆做好。」

## 由密室安舒地帶走到陽光下

在香港，愈來愈多人從事耕作，但絕少全職農夫。日本人塙見直紀在90年代提出對應城市各種發展問題的「半農半XJ」生活理念，他如是定義，「農」為「順從天意經營簡單的生活，從小規模的農業中獲取自給自足的食糧，用簡單的生活滿足最基本的需要」；「XJ」則不是任何一份工作，而是從事自己熱愛的志業、理想，將上天賦予的才能活用於社會，和社會建立正面的連繫，予幸福給大眾。

香港始有一班「半農半X」或「半農半打其他工」的踐行者。William不以務農自給自足，而是服務社會的媒介。與其說William的生活是「半農半其他工」，不如說他更接近一種side-gig的生活，在工餘發展個人志趣、事業。

他在社交平台發現一個和他走著相似道路的人：那人也是做X光檢驗工作，同時營運農場。他們連繫上了，William時而到他田裡幫手。「農場和都市種植很不同，我們會交流心得。」

William本身不懂耕種，但種下去，愈發感興趣。他上過五六個相關課程，學耕種、種植導賞、園藝治療，「由一粒種子生長到一棵很大的植物，很神奇，很有挑戰性。」但他沒想過像他那位同行般經營農場：農夫生活刻苦，日灑雨淋，且全力投入和付出，他不在這種心態。他始終傾向做社區性的、跟幫助弱勢有關的綠色或農業活動。

他雖沒經受風吹雨打，但由密室的comfort zone走到陽光下，決意迎接更多的未知，也是一項挑戰。他說，務農種植自是望天打卦難以掌握，氣候多變，有時必須等待、萬事萬物皆有自己的節奏。他懷著種植的步伐和心境，慢慢試驗出一條屬於他的社企之路——他稱之為未曾放棄，希望未來能達成的「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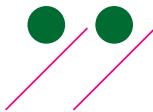
# 說故事 除標城

UNspoken  
洗曉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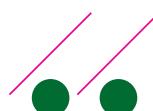
撰文：伍嘉瑩

22





人類呀，是很聰明同時很懶惰的物種。我們自小已經懂得把新的知識結合過去經驗來減省處理訊息的時間，但同時就會有以偏概全的情況發生，產生標籤的狀況。原是註冊社工的洗曉嵐(Ophellia)為了反標籤辭去工作，設立UNSPOKEN聯同設計師把釋囚人士的故事變成服飾帶到人前，希望更多人學會用心認識身邊人。



# 打破框架 人人美麗

在UNSPOKEN的Facebook專頁上有一段說話，「絢麗的珍珠背後需經過一段長時間才誕生，同樣地，美麗的背後就像一小顆珍珠都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磨鍊才會發光發亮。」對於Ophellia來說，每一個人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個故事都值得被傾聽。

記得多年前第一次以社工身份到監獄從事敘事治療工作時，Ophellia心中不禁感到恐懼，但時間久了才發覺獄中的人與你我無異，他們大都很重情義。「記得有一位組員叫乳酪，他在小組時很沉默，很少出聲。但後來他開始和我有書信來往，用文字講述自己的內心世界，還親手畫了一張很美麗的感謝卡給我。我當時沒想到一個『麻甩佬』都可以做到這些事，真的感到很驚

訝。」於是，她就想把這個「驚喜」帶給大家。「我知道沒有人會這麼有心機地去聽別人的故事，所以我想以一個軟性點、有趣點的渠道讓別人接觸更生人士的故事。」於是Ophellia連結設計師和傳媒工作者組成團隊，透過和更生人士對話，收集他們的故事，並轉化成設計和文字印製成T恤出售，每件衫上都有一個二維碼，只要掃一掃二維碼就可看到圖案背後更生人士的故事。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涉獵時裝範疇，不停去看布版看剪裁，比較不同顏色和價錢。最後找到本地廠家生產的100%棉厚身布料，雖然價錢相對高一點，但不會脫色不會起毛粒，品質有保證。



一心以為萬事具備，可惜現實和想像總有落差。本來覺得很漂亮的設計落地後變成生意上的挑戰，究竟怎樣的設計才適合香港人？顧客群眾究竟是誰？原來在香港做社企也是一個標籤。「在香港做社企原來好困難，大家都以為社企就不用付錢，又或者你的東西不應該這麼貴。」同時，Ophellia認為香港人大多只喜歡支持大品牌，不像日本和台灣般支持本土品牌，「香港人願意捐錢或消費，但還未習慣買社企的東西」，加上社企要在短時間內打響名堂比較困難。「透過傳媒一定多了人認識，但很多事情要在短時間內兼顧，我又怕有供不應求的情況。」同時因為零經驗，很容易會下錯決定。回想起最初在大學認識社會企業時，Ophellia驚覺原來做生意都可以幫到人，可以重新分配資源，比前線社工

做到的工作可以更宏觀。不過眼見現在越來越多社企比賽，她坦言比賽只是比賽，比賽的過程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impression)，但很多人為的只是一個經驗一種經歷，並非真的想持續地發展下去，所以有心發展社企應該以一個培育(incubate)的角度出發，給予更多時間和支援。

做生意遇到困難，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我最初都沒有想要賺大錢，最重要是不用蝕本，不過現在做到有點効。」這個企劃令遠至澳洲都有人邀請他們一起合作，過程中亦得到不少本地團體支持，為甚麼也會做到効？原來過程中有很多機構的結構性障礙，好像懲教署非常支持這個計劃，但要實際推行，計劃又不算是更生人士的就業範疇，所以找不到對口部門，結果又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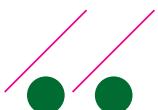
之；又或是有些NGO很喜歡這個概念但又不願意付出資金生產產品。「當中有好多細節部分要睇，如果要做到可持續發展，是要以企業的角度去看，可能到時就要賣到100件衣服，但有些事情是唔急得的，例如每一個訪問都要花上好長時間。」

又，藝術是一種自我的表達，用一雙手去重新勾畫別人的人生故事，對藝術家和更生人士都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差不多兩年後，Ophellia指品牌會有新的定位，由主打時裝轉型為生活用品，聯同不同繪畫家一起在大時大節推出產品，好像最近和本地插畫家C孔合作聯乘美國護膚品牌推出以愛為主題的聖誕手霜套裝。「日常生活用品的使用率會高一點，我希望除了故事，產

品也可以傳遞到不同的信息。」Ophellia明白到要推行「零標籤」的感覺很虛無，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個行動(movement)。「對我來說成功是一種有質素的影響。我沒有想過這個交流過程會令藝術家有這麼大的影響，這是一種empowerment。」她只希望大家每一次去評價任何人前，都可以認真地思考一下，這是否我們認知的全部。Ophellia再次強調：「Don't judge before you listen to the story, stay connected.」



**Don't judge before  
you listen to the  
story, stay connected.**



23

# 鬆 松 要 袋 腦 放 空

撰文：  
伍嘉瑩

VOID  
陳榮豪

Denis自小對科學與發明感興趣，今天的研發成果是多年所學累積而成。

VOID

COMFORT YOUR MIND

### 產品如何助你提升精神健康

良好的睡眠有助提升心理健康，使人能夠與家人和朋友建立良好關係。我們積極鼓勵用戶使用 Void 作重複練習，達致放鬆精神及助其入睡，從而建立一個健康和樂觀的生活態度。

### 研發理念

產品基於無體伽倻琴的的理念，透過針對不同群體的需要，提供不同的睡眠寶箱，每一個錄音有其特定作用，從而達致強化個人信念和動力的效果。

應用程式會針對四大範疇：提升睡眠質素、紓緩壓力及別緻專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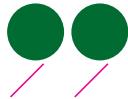
用家可透過電話應用程式和智能手帶體驗能熊服務，應用程式包括四項功能：手指與腦部協調練習：V-01、V-02 和 V-03。

手指與腦部協調練習是以大腦中「髓」的原理為基礎。用家需跟從經式的指示，專注地跟着灰色箭頭動手部，引導閉眼在遊戲中達到心境平靜。它有一組：4（吸氣）、6（閉氣）、6（呼氣）呼吸節奏。通過研究證明，有效使人達到放鬆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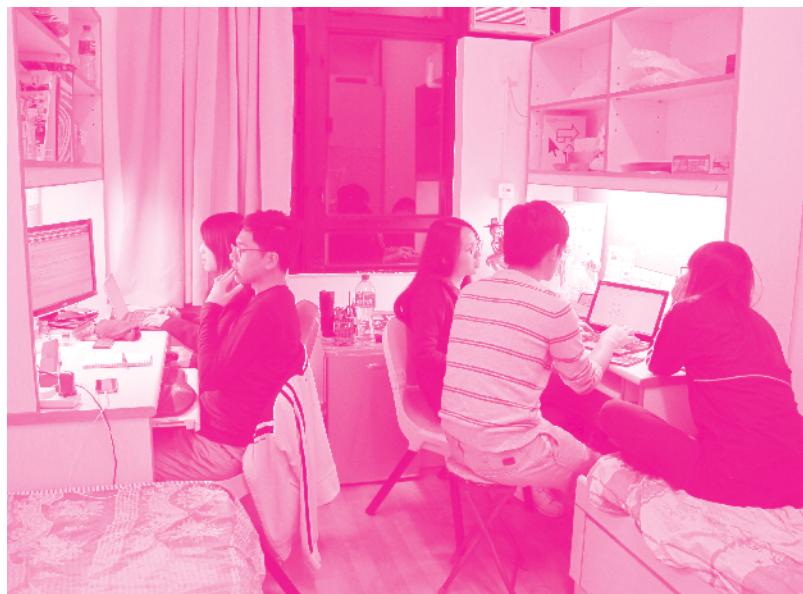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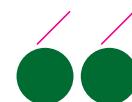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

### 產品的全人健康指數

身 心 意 情 社



只要上網隨手一查，就會看到不少與港人精神壓力爆煲、抑鬱比例冠絕全球等精神健康相關的報導。但明明精神健康和身體健康一樣重要，卻偏偏被人忽視，以為壓力大是因為「唔掂得」，情緒低落是因為「睇唔開」。科技大學學生陳棨豪（Hercules）就身體力行，推出手機程式幫助及鼓勵大家留些時間給自己，放空又好，發呆也好，總之要關注一下自己的精神健康。



# 關注精神健康 要治標又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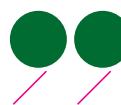
究竟何為精神健康？世界衛生組織就指精神健康是指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潛能，能夠應付日常生活中的正常壓力，可以做到有生產效益的活動，如工作，並能為社會作出貢獻。健康是一個全面的概念，不單單是有病或沒病，而是個人能否從人際關係中得到滿足、有完滿的結果和有能力去適應、改變和應付逆境。精神健康可以令人思考、溝通及學習，讓我們的情緒得以成長，並賦與我們反彈力及自尊。

Hercules一直都對精神健康及情緒輔導有興趣，中學時已經接觸心理學，數年前接觸催眠治療，並取得註冊催眠治療師資格，開始為身邊的朋友擔當催眠師。他聲稱自從學習催眠後，自己病痛少了，病的時候亦懂得舒緩自己的症狀。「一對一的治療很有用，但香港人太多了，我想找一個更有效率的方法。」於是他開始和朋友研究注入催眠和心理治療理論的手機應用程式，希望

幫助用戶舒緩壓力，提升大眾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其實Hercules抱著這個企劃已經贏過不少獎項，而且參加了兩次好薈社的比賽，第一次失敗後他再接再厲，反而讓他認識到現在的伙伴並取得資助。「我慶幸第一次拿不到基金，因為人真的最重要，是錢也買不到的。」在第二次的好薈社活動中，Hercules的想法吸引了部分新成員組成現在的團隊，有負責程式的陳智軒(Samuel)、以及負責宣傳與文書工作的林津瑜(Iris)、鄒樂衡(Polly)和曾皓筠(Agnes)。他們都對情緒健康有很大興趣，經歷過心情高低起伏，覺得人是需要學習放鬆，回歸自己。Samuel亦曾研究過催眠，習慣在睡前做催眠，認為能幫到自己的狀態管理。而Iris就指學校一到考試季節就看到圖書館充斥著人群，很多人都有失眠問題，但面對著問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法而是吃藥，根本就治標不治本，其實最應該是在自己身上找出問題癥結。

程式經歷過無數次嘗試與失敗以及團隊成員的轉變後，現在的程式終於上了軌道。程式暫時有兩部分，一是Hercules自己設計的手指小遊戲，因為不同論文及研究結果顯示慢的手指活動，可以令人放慢身體節奏，幫助用家放鬆；第二部分就是錄音，幫助用家放鬆入睡，並且每天有不同的錄音。他們非常著繫用家的意見，訪問期間都不停地回覆用家的查詢。Samuel指有用家的意見便會知道他們想要甚麼，會落地很多，往後的決定都可以配合市場需要。「其實外國有很多類似的程式，還有很多人用，只是香港沒有廣東話版本，而做催眠都是用母語最好。」Hercules說要把英文的用字變成廣東話是很大的一個挑戰，首先要傳神達意又要押韻，可以選擇的詞彙會較少。在新團隊努力下，程式多了傳媒報導，多了人認識，Agnes說要學習包裝，繼續引起更多人的關注。「畢竟很多人還是覺得你講精神健康就等於是病，有很多誤解和抗拒，需要做些教育。」

現在大部分成員都還是學生，大家是如何看待這個程式呢？「我當是事業般處理，雖然未必可以發展成事業的規模。」Hercules笑道。其他成員都覺得能聚到一個團隊一起向同一個目標工作很難得，特別是最新加入的Polly更是認為要在讀大學最沒有成本的時候去闖一下「是否每一個學生都只是想著要打甚麼工？應該要想下可以創造甚麼價值出來吧。」Hercules認同最重要都是要創造出價值，他很希望可以將香港變成一個快樂城市，香港人可以輕鬆一點，讓留白成生命中的色彩。「其實所有事情都有其優先次序，會堅持這個企劃直到我最後找不到方法去做為止。」



說穿了，人生就是一種  
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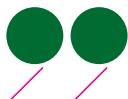
# 無障礙城市 為目標人人 期望可達到

Wheel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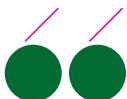
劉肇豐

撰文：伍嘉瑩





讀書時常讀到香港地少人多，所以很多政策和設計都可以理所當然地以最少佔地面積建造最多設施，但一個有規劃的城市應該要照顧到不同需要的使用者。但環顧四周，香港有不少地方根本沒有考慮到輪椅使用者的需要，令不少傷健朋友花上無謂的時間等待、繞路行又或是乾脆足不出戶免卻煩惱。理大電子計算系畢業生劉肇豐(Fung)就設計了一個能提供無障礙資訊的手機應用程式*Wheelman*，希望可以提升傷健人士使用城市設計和享受生活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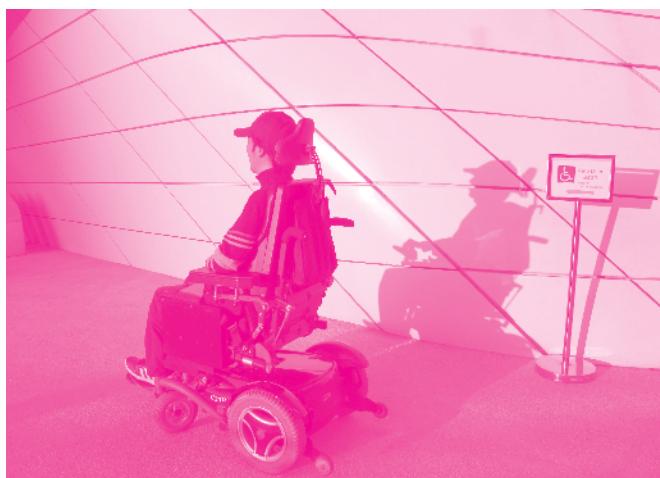


# 從自身到社會需要

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Fung中三開始要坐輪椅，然後差不多每一天都遇到令人一肚氣的不方便。家住港島南區，要到理工大學上學就要花上比正常車程多幾倍的時間。由於巴士站在隧道口，沒有設施可以直接讓他自行去到巴士站，故每一天都要找職員來幫忙，試過一等便一個多小時。另外紅磡巴士站旁就是火車站，固旅客眾多常常被行李箱佔用了輪椅位，他要等完一班又一班的巴士才有空位上車回家；Fung亦試過遇到態度超差的司機對著他說「我不接輪椅乘客」後便馳風而去。面對種種委屈，Fung苦笑道已經見慣不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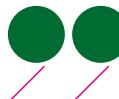
後來看到有關社會共融的比賽，Fung就膽粗粗地以天馬行空的想法報名參加，沒想到會成功，更讓他有資金和人手一同實踐起來。當初最理想的想法就是開設一個無障礙地圖手機程式，為使用輪椅人士提供無障礙資訊，包括商場內的無障礙設施和前往商場的無障礙路線，幫助

輪椅使用者融入社區和提升生活質素。但一心只是想做件好事的Fung就發覺原來參加了比賽後有很多條文要研究，又牽涉了很多版權問題，中途資金又接近耗盡，連學校老師都叫他放棄好了，因為完成度低當中又沒有發展空間，士氣極低。「香港地人人都講錢，大家都只關心你如何營運，怎樣賺錢，很多評判都問如何可以持續發展，但沒有人關心這個程式有甚麼好處，可以針對性地幫到多少人。」一個城市要做到共融不是靠一個程式或軟件就可以做到的，還要靠政府和大機構幫忙推動。現在Wheelman的數據庫資料是由輪椅使用者和義工一起搜集，他們會先打電話查詢再親身體驗，這樣花上不少時間。暫時程式上有超過30個香港商場的無障礙資訊，方便輪椅使用者吃喝玩樂享受生活。「我一開始就沒有想要成立公司，亦沒有想將此變成一門生意，如果想賺錢就會變質，我只想方便自己和朋友，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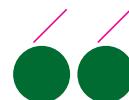


雖然近年社會已經多了提倡建設無障礙設施，但Fung慨嘆有很多是為做而做，好像戲院的輪椅座位全大部份都是第一行的，根本普通人都不會想坐第一行看電影；有些餐廳的無障礙洗手間變成存貨區根本用不到；又，有些商場的電梯隱蔽不方便使用，有些地鐵站只有一個電梯，碰巧遇上維修就根本不用坐地鐵。要數日常生活的不方便，大概可以一直數下去。「最重要是改變社會的想法，有時門口有一級臺階已經叫我們很為難，有人以為可以幫手搬一下，但我的電動輪椅是百幾公斤重，很難可以移動。」Fung憶及一次去到電腦展，場區內有一家大公司的展區無端端高了一級，又沒有斜路，他就只可以遠觀了。要改變社會風氣，就要從下一代著手。他指很多時候街上遇到小朋友好奇指著輪椅問「咩嚟架」家長都是一臉尷尬，但他反而覺得這是好機會教育下一代如何尊重不同需要的人。「你可以直接答輪椅，讓他知道世界上有不同的人身體有不同需要。畢竟，態度是最重要的。」

現在程式已經上架可以供人使用，Fung覺得已經完成目標感到輕鬆。他認為好薈社的資金和彈性是整件事的轉捩點，讓他可以完成計畫。現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步伐慢慢完善程式的資訊，最近他便搜集了卡啦OK的無障礙設施資料，希望更多輪椅使用者可以享受娛樂設施。「我覺得最理想就是不再需要我這些程式，因為社會在建設時已經有完善的配套設施，任何有需要的人都被照顧到。」Fung亦指，無障礙設施不單是輪椅使用者受惠，長者和嬰兒車的父母亦很需要。



**其實一個社會總有  
不同需要的人，同理  
心才是解決一切差異  
的靈丹妙藥。**





撰文：  
柯詠敏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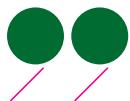
子親樂  
邢柏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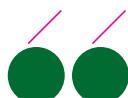
子女帶父母參加水仙班，入慣廚房的媽媽往往是最易上手的一員。

28歲的邢柏堅於2016年創立「子親樂」——鼓勵成年子女帶同父母參加不同活動，拉近兩代，甚至三代之間的距離。「當父母變老時會遇到不同心理問題，好像覺得沒有人明白他們、跟社會脫節，子女是否可以做多點去幫他們呢？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帶他們去玩！」邢柏堅語氣堅定地說。

邢柏堅畢業後投身銀行界，走在銀色旅途的同時，也踏入社會創新之列。「銀行業」與「子親活動」風馬牛不相及，何以他會突然關注兩代之間的問題呢？「我跟家人的關係真的好好，從小看到媽媽怎樣照顧長輩，她的行為不知不覺影響著我。」媽媽陪她的媽媽買菜、散步，邢柏堅從小看在眼內，自覺這才是對待長輩應有的態度；可是，子女長大後投身社會，工作、朋友、男女朋友往往佔據了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不自覺忽視陪伴家中父母。邢柏堅有天坐在辦公室如常工作，突然靈機一觸燃起「帶阿爸阿媽去玩」的意念，繼而逐步開展「子親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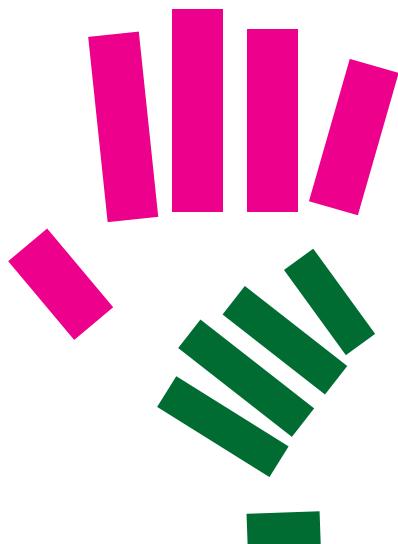
**家人的愛像一根火苗，給你光，給你溫熱，還能燃起你內心深處的熱情，讓這點愛繼續傳播開去。「子親樂」想說的是關於愛的故事——當我們剛學懂走路時，父母會牽著這隻軟綿的小手四處遊玩；當他們緩緩地前行時，我們願意執起那對已佈滿皺紋的手嗎？**



# 吸引力法則

這天碰見邢柏堅時，他身穿牛仔褲及衛衣，掛著單肩帆布袋，正準備稍後舉辦的水仙班。當活動即將開始時，他脫下原本的衣服，換上印有「上有高堂」標誌的短袖T-Shirt，站在寒風中迎接參加者。「上有高堂」為另一推廣子親關係及提供長者照顧資訊的社創計劃，邢柏堅經朋友介紹認識到大學師弟Solomon，二人的理念相近，一拍即合。然而，「子親樂」的成立初期，邢柏堅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自構想方向、處理報名、宣傳等工作，每星期只能花一天的時間於計劃當中。他坦言身兼銀行業務顧問及「子親樂」創辦人，最困難的就是時間分配，但他發現一路走來，能聚集到不少意念相近的人加入成為義工，分擔部分工作。「有好多事想做，但不夠時間，所以我好需要幫手一起傾方向，或者當沒有時間的時候幫我處理事務，真的好幸運遇到有心人加入做義工。」

除了有義工加入，邢柏堅坦言也需要了解自身的不足，才能尋求到適切的幫助。「我覺得好多人會樂意幫你，但問題是你是否懂得去問，有些人不知道自己需要幫忙，但我是很清楚自己有甚麼不足夠。」邢柏堅笑著說。開展「子親樂」的過程中，邢柏堅需要跟不同機構介紹計劃的理念，洽談合作的內容，表達能力、邏輯思維是必不可少的技巧，可是這正是他的不足之處。「我的表達能力真的不好，還有腦海會有好多種想法飛出來，好難去整理；我的方法就是跟不同人去傾，說著說著就會幫到我去理順整件事。」訪談初期，每當邢柏堅聽到問題後，往往會抿著嘴，眼睛骨碌碌地看著前方，初時也會懷疑問題是否過於沒趣，怎料他事後緩緩說著：「我經常都想把說話修飾得好一點，想清楚才回答，但剛才是否也答得不太好？」他語帶猶豫地說。



# 活動成為共同話題

家人的愛是「子親樂」的起點，其他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愛則是引線，鼓勵邢柏堅繼續前行。自2016年成立以來，「子親樂」舉辦過茗茶、郊遊、Art Jamming等各種活動，看著其他子女跟父母的互動，邢柏堅也深受感動。「有三代同堂的人來玩，我就問阿爸點解帶仔仔同自己爸爸來。他就答想仔仔將來都會帶他來玩。我好驚訝原來自己做的事，不只是影響他跟爸爸，而是廿年後的仔仔如何對待爸爸。」

這天，參加水仙班的大多是女兒帶著母親。當媽媽熟練地拿著刀子清理水仙頭，女兒連拿刀的方法也不清不楚，動作顯然較為笨拙。邢柏堅坐在他們當中，不其然也分享了媽媽參加水仙班的趣事。「媽媽當時弄得很快，我就讓她『威下』



「帶阿爸阿媽去玩」——「子親樂」的意念簡單直接，但邢柏堅發現子女長大後經常忽視陪伴父母的時間。

啦，哈哈！她參加完之後，日日望著盤水仙很開心，又會跟我說盤水仙長得怎樣。」

計劃開展的過程中，邢柏堅與父母的相處時間反而有增沒減，教他更了解雙親的需要。「共同話題多了，媽媽由初時參加水仙班，到現在不時會做義工，將他們更拉近自己的生活——這比任何東西都更有滿足感。」他嘴角微微上揚，滿足地笑著說。現時父母進入半退休生活，身體及心理狀態開始逐漸改變，「子親樂」的活動剛好迎上了他們的變化。「我覺得他們更有寄託，建立到自己的興趣。好像爸爸上次參加品茶，跟旁邊的爸爸做了朋友，還一齊出去捉棋，我好開心他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

由了解自己的不足及雙親的需要，到拉近其他子女跟父母的關係，邢柏堅形容這段經歷是充滿挑戰，同時獲益良多。「始終正職會有個框框，但這裡正實踐我想關心的事。的確，當中好多事都可以做得更好，但滿足感會更大。」同時身兼兩職，但他從沒有把「子親樂」視為興趣或工作的「逃生門」，反之他認為這是必需要做的事情。「這個計劃是關乎人生的意義，上班是其中一部分，但不是人生的全部。我會想除了上班以外，可否做些事為社會創造價值，令我自己有滿足感，所以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邢柏堅緩緩地說。



子女帶父母參加水仙班，入慣廚房的媽媽往往是最易上手的一員。

# 縫隙中的 小可能

小可能  
Cathy

撰文：  
柯詠敏



媽媽很擔心；  
爸爸很失落；  
我也不知怎麼辦。

Butter Buddy繪本的畫風可愛，讓小朋友在放鬆的心情下道出他們的遭遇。

## 社工是止痛藥

跟陳智瑩（Cathy）見面時，剛巧碰上了放學時間。背著背包的Cathy走在初中生旁邊，竟然能夠融入在其中。「以前會同學生講笑說我是隔離班的同學，因為身高真的跟他們差不多。」她瞇起眼笑說。Cathy身高嬌小，內心卻灌注了強烈的熱情，幫助身陷家庭問題的兒童——透過跟小朋友閱讀Butter Buddy兒童繪本圖書，觀察他們對故事的反應繼而識別遭受的家庭問題。「很多情況長大後有情緒病的原因，是兒時遇上家庭問題而沒有解決，但香港現時缺乏主動的機制去找這些小朋友出來，因為傷痕有時是看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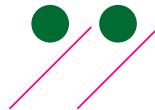
旁人看不見的傷痕，Cathy因過往的工作需要，每天要面對排山倒海的個案。她曾於家庭服務中心擔任社工，眼下每個求助的個案往往處於臨界點，卻缺乏工具給予緩助。「例如適合跟小朋友溝通或了解他們情緒的故事書。當時就自己動手整，但其實那些都是很典型的家庭問題——兒童照顧、經濟問題、房屋問題等，生活壓力又會導致情緒問題。我們發現的時候，問題已經去到好嚴重，又想放棄生命，又懷疑虐兒，當時我只可以保障他們當刻的安全，但最有效的做法是在預見問題出現前已經介入。」

Cathy當刻的角色猶如止痛藥，只能遏止一刻的問題；但她更希望成為預防疫苗，這教她決定辭掉社工一職，到澳洲進修音樂治療。「當時想具備多一項專業去實行計劃，因為考慮到如果社創未能成功的話，亦可靠著這份專業重投職場。」Cathy憶起決定離職時，亦曾擔心家人的反應。「我想追夢就是這樣——家人會不理解你做甚麼，或只是關心能否開飯，有沒有家用。我只能講我們正在『Buy Time』，希望快點做到。」Cathy笑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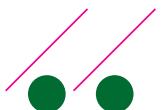




Butter Buddy繪本的畫風可愛，讓小朋友在放鬆的心情下道出他們的遭遇。



傳統的制度猶如石牆，  
牢固又難以撼動。有人  
選擇閉起眼睛如常過  
活；有人懷著一團火與  
石牆硬碰，教自己身心  
俱損；有人卻伸出雙手  
在石牆上慢慢摸索，  
拿著鎚子在石頭的縫隙  
間深耕。



# 誰為小孩痛心？

今年1月，五歲女童陳瑞臨（臨臨）疑遭生父及繼母虐待致死，事發地點離Cathy的住所只有數街之隔。每次提起臨臨，Cathy的語氣變得特別沉重。她痛心臨臨的遭遇外，更為計劃的進展感到著急。繪本現時進入印刷階段，Cathy坦言過程的進度緩慢。離開工作崗位後，她成為自由工作者，平時會到不同機構提供音樂治療或輔導服務賺取收入，也能自行分配時間繼續Butter Buddy的工作。這種工作模式本應甚少壓力，但前輩的一席話教她不能再安於當下。「有位前輩話『你等得，班小朋友唔等得』。你看臨臨，有誰會為她傷心？她的生命是不能白費！如果我可以做快一點，是否可以幫到她呢？這令我更加要加把勁。」

眼看家暴、虐兒的個案愈漸增多，Cathy也不敢怠慢四出尋求資源。可是，社會常將「小朋友是我們的未來」掛在口邊，但Cathy尋找資源開展計劃時，旁人的焦點並非僅僅集中在小朋友身上。「小朋友的成長對社會有長遠影響，但有些人很短視，他們會問『你們怎樣賺錢呢？』；但我看的是長遠——當一件事有價值的時候，就會連結到人的心靈，繼而就有迴響。」除了收入問

題，旁人也會批評計劃缺乏科技元素，但Cathy強調小朋友在成長階段應避免過早接觸電子產品，而網上平台也絕非設立網站而已，及後的跟進功夫才是服務關鍵。「聽到這些批評都會不開心，但我理解他們的想法。不過，當比賽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時，如果不需要高科技都能解決的話，不是更有效率嗎？面對這些質疑時，我都會為自己抱不平的。」Cathy語氣堅定地說。

尋找資源的過程縱然處處碰壁，但Cathy明白出資者的憂慮；反而透過學校接觸潛在的服務對象時，校方的回應更教她深感挫折。「學校都好有壓力，因為他們缺少資源去援助學生情緒上的需要。但這是一條生命來的，那是否代表香港好多制度的價值觀已經扭曲呢？」當Cathy說到「生命」二字的時候，聲音不其然抖震起來。在學校眼中，聲譽跟收生和資金的關係彷彿畫上了等號，但這條方程式卻將學生的需要排除在外。Cathy眼見現有制度牢不可破，更投放心力於社會企業，希望能於石牆外製造可能。「學校聽到這些都不安，我們就嘗試推廣情緒健康、家庭關係的計劃，可能大家都會較容易去接受。」

## 框框之外的出路

學校面對的壓力, Cathy也甚為理解。她成為社工前曾於學任教。每天備課、改簿、開會, 單是做妥教師的基本工作已十分疲累, 根本難以抽身去關心學生的情緒。「老師每日跟學生見面。跟社工相比, 老師的影響力一定大好多, 但他們在制度下也深受壓力。社會常常講跨專業合作, 但每個專業都被制度框死了, 又怎會合作得好呢?」

跳出牢固的框框, 現時Cathy不斷跟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等多個界別的專業人士接洽, 希望除了推出故事書之外, 更能提供事後的輔導工作, 為小朋友逐步解開死結。「我相信好多有心人都關心下一代。哪怕只是影響到一個生命, 我們都要繼續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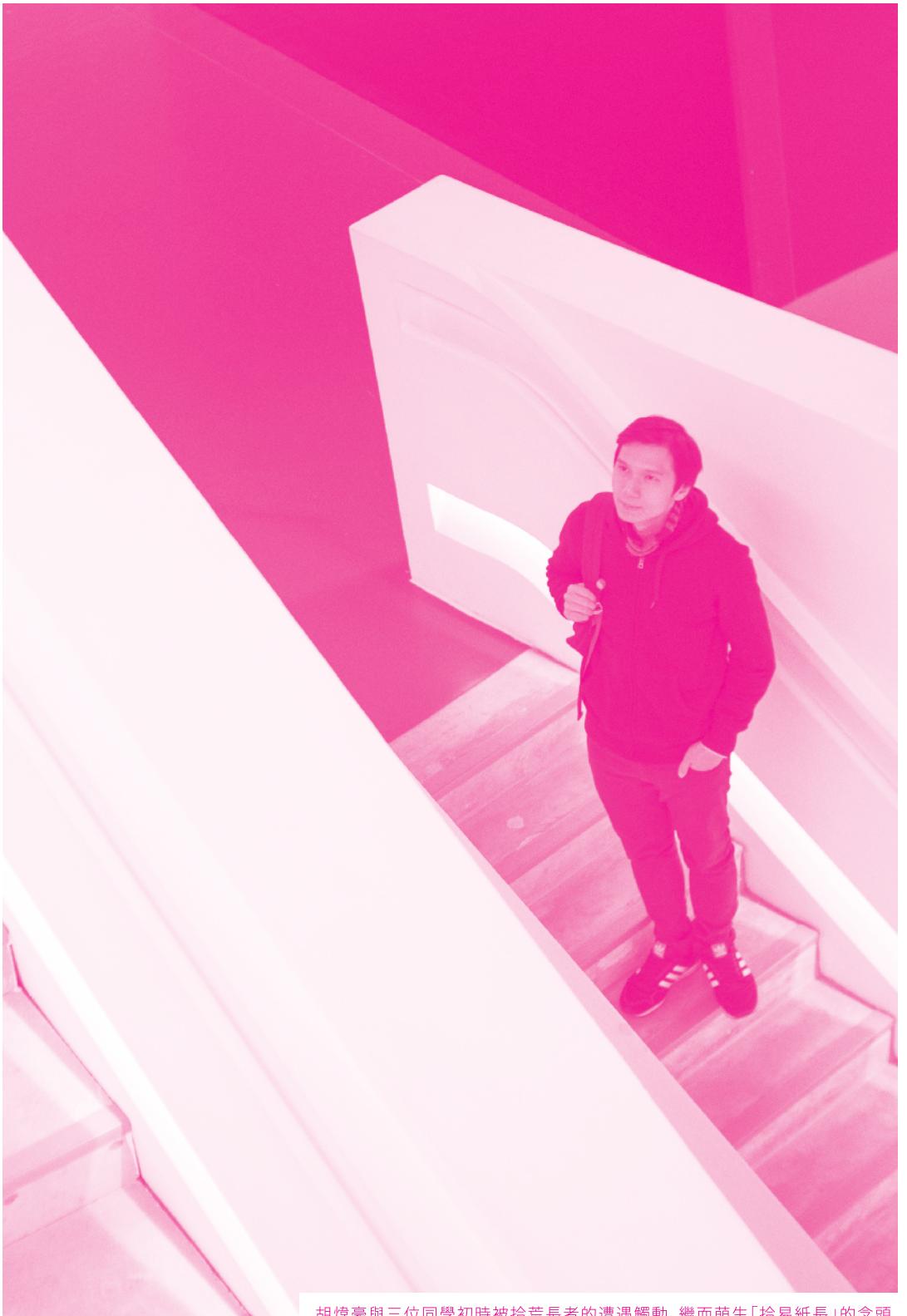


Cathy身形嬌小, 但內心卻擁有旁人難以想像的熱情, 希望拯救身於水深火熱的小朋友。

# 終點也是起點——上一堂18個月的「失敗」課

拾易紙長

撰文：  
柯詠敏



胡煒豪與三位同學初時被拾荒長者的遭遇觸動，繼而萌生「拾易紙長」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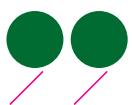
# 只值60蚊的勞動力

「拾易紙長」的故事，可以從四個大男孩搬離宿舍一刻說起。2014年的夏天，胡煒豪預備從大學宿舍搬回家，他打算於家品連鎖店購買紙皮箱便於收拾，怎料價錢高達 \$ 20一個。最後他向街邊拾紙皮的婆婆以每個 \$ 5購入數個新簇的箱子。我們不禁會問，為何同一個箱子落在連鎖店及老人的手上，價錢會大相逕庭？長者勞動的價值為何於社會不獲合理對待？連串問題縈繞於胡煒豪的腦海中，繼而觸發他跟三位朋友於翌年11月成立「拾易紙長」。他們曾經跟長者推著車仔上街執紙皮，六七小時的勞動時間，最多只能換來60元的酬勞。「落手落腳跟老友記執紙皮的時候，發現他們都想要靠自己勞動力去賺取額外收入，但令我最痛心的是他們並沒有得到適當的回報，而社會亦未曾加以正視。」胡煒豪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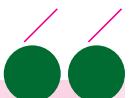
萌生意念後，胡煒豪與成員計劃以高於市價的價錢向長者購入紙皮箱，並將二手紙皮箱轉售於不同商戶。海味街每天有大批貨品進出，自然成為「拾易紙長」首個銷售點。「當時也有其他人做二手紙皮箱，我們會否有額外的價值或者服務吸引他們呢？」胡煒豪解釋他們會了解商戶需要後，按貨品種類提供不同大小的紙箱，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 成立半年遇上瓶頸

與胡煒豪交談時，話語間常以銷售或市場學理論解釋「拾易紙長」的運作，這跟本身修讀市場學的背景有莫大關係。紮實的專業背景，加上甚具社會意義的念頭，這條邁向社創路的方程式



開展社會企業是一門學問，也更像一段關係——熱戀時期有不少發展機會，事事迎難而上；步入穩定期計劃未來方向時，卻遇上了瓶頸；有些能咬著牙關撐過去，但亦有不少陷在泥沼裡難以前行。「拾易紙長」屬於後者，創辦人胡煒豪坦言計劃無法繼續發展而宣告結束。縱然故事來到了終章，但他與隊友的經歷，卻成為了下一章節的養份。



## 初衷vs數字

似乎沒有錯漏。可是，現實往往難以計算。「拾易紙長」成立後半年，已經每個月售出十萬個紙皮箱，營業額每季上升，但胡煒豪坦言他們於高峰位置卻遭遇到瓶頸。「經過頭三個月的摸索階段，找到第一批顧客；去到半年開始已經知道顧客需要甚麼類型、大小的紙箱。要做的顧客全港我們都做到，但賺到幾多錢呢？就只是我們幾個的人工。」

當企業規模有限，旁人不時想到擴展業務；當胡煒豪及成員希望尋找更多資金時，「拾易紙長」的營運方法卻遭商界批評。「始終起用弱勢社群，勞動力會相對較低。我們會被質疑並非用最少的資源，去產生最大的生產力；反而是更大的成本去衍生差不多的價值。」胡煒豪淡淡地說。擴展的前路難行，維持於原狀也並不樂觀。當「拾易紙長」增加二手紙箱的銷售點時，所需的數量自然愈來愈多，他們除了確保數量外，紙箱的質數也同樣重要。然而，老人家每天所收回的數量不一，「拾易紙長」也從其他渠道收取紙皮。「但是這就與我們的初衷有所出入了，我們能夠幫助的老友記比例就愈來愈少。」胡煒豪解釋道。

面對業務上的瓶頸，「拾易紙長」也會推出過僅在季節發售的紙皮聖誕卡，嘗試能否開創別的銷售方式。當時聖誕卡的銷情十分理想，有成員更因此提出長線發展，但胡煒豪質疑當中的可行性，繼而激起不少爭拗。「短線發展是不錯，但我看重的是產品如何滲透市場，能給予顧客甚麼價值。我開始變得理性，當是生意般營運。因為回歸本意，都是想『拾易紙長』一直營運下去，所以最終都是看數字。」胡煒豪直言。

可是，數字一直未能符合團隊的期望——在業務難以推進，團隊也不願意放棄初衷的情況下，胡煒豪及其他成員決定結束成立近兩年「拾易紙長」。回望過去的經歷，教胡煒豪反省如何兼顧社會價值及賺取利潤。「我覺得最大的不足是公司的宗旨問題，我們希望幫班老友記，到現在都是一樣，但就只聚焦於這裡，忘卻了商業本身要解決客人問題才能得到金錢。現在反而欣賞實實在在去開設餐廳的社企，因為很直接去解決人客的需要，當中亦有些位置可以聘請老友記。如果我再要成立初創企業，我首要考慮的就是能否解決顧客群的問題。」胡煒豪淡然地說。

## 經歷成為養份

「拾易紙長」畢竟是胡煒豪跟三位好朋友的「結晶」，面對這個結果難勉會感到失落。「唔開心就一定有，但反而會去想問題出在哪裡。我覺得自己應該要更理性去處理。」可是，胡煒豪於言談間一直分析營運理論，市場的計策等，為何會覺得自己還未夠理性呢？「這些都是迫出來的，但最初都是因為受到感動而做，忘記了整盤數。」胡煒豪笑說。數字的確重要，但連串數字的背後是老人家以勞力換來的成果，當中包含了不少汗水。計劃被迫結束，跟老人家解釋時是否難以宣之於口呢？「那又不是，他們一直都知，也有擔心我們捱到幾耐。因為他們收開某件貨，就知道價錢。況且他們經歷那麼多，鋪頭執笠又再開返，他們看得太多。」胡煒豪嘴角上揚，微笑著說。

「拾易紙長」於去年曲終人散，胡煒豪現在也有正職，但他沒有放棄成立社企或初創公司的念頭，現時只是靜待時機。「回歸職場，反而多時間留意更多行業，去了解本地或其他政府的政策措施。我希望將來能再為拾荒的老友記做點事。」



# 讓長者優雅地老去

裳樂匯坊

撰文：  
柯詠敏



老人家在天橋上笑逐顏開，讓人感到他們也有變美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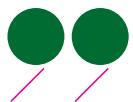
## 衣服也是媒介

經過一般長者中心，裡頭不是微弱的電視機廣告聲，就是康樂棋子碰撞的聲音，狀甚冷清；但這天走進位處黃大仙的長者鄰舍中心，房間擠滿了公公婆婆。這邊換好唐裝衫的公公笑意盈盈走出來，那邊化好妝的婆婆捉著義工的手說：「好靚啊。」縱然外頭的溫度只得個位數字，但整間長者中心則充滿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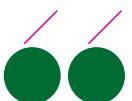
與一眾花枝招展的長者相比，駱麗明、鄭佩詩及盧嘉敏的鮮藍色義工服就較為「遜色」了。去年3月成立的「裳樂匯坊」，以衣服作為媒介，希望透過為老人家縫補衣服及製作新衫，助他們節省金錢外，還讓他們擁有美的權利。「後生那一批不會去補衫，破洞就會掉；但原來很多老人家都不捨得掉衣服。」鄭佩詩說。

鄭佩詩從事採購十多年，工餘時間也會做義工接觸老人家，但相處時間十分短暫。這次計劃則能定期與老人家相處，讓她感受良多。她會看到有位伯伯穿了一件灰色毛衣背心，衣尾位置破了幾個大洞，但他初時不願意給鄭佩詩拿去縫補。「當時要哄說買一件新衫給他，將身上的毛衣跟我們交換，這樣他就願意了。」鄭佩詩笑說。衣服只是引子，讓義工跟長者打開話匣子；計劃的重心則是希望讓老人家感受到關愛。「這個中心的老人家，子女大多都住得遠，或者沒甚麼依靠。我們不會太深入問他們的事情，但有人捉著她的手問凍唔凍，讚下佢，已經好開心。」她說。

縱觀坊間的時裝店，幾乎沒有牌子是為長者而設。他們只好到街市或街邊檔攤買衫，呎寸也沒甚選擇，大多都是「闊袍大袖」的款式。但長者的體型或會因為疾病或年老而有所改變，鄭佩詩等人就搜集資料，觀察他們的需要。「有些後生時生完仔之後肚腩鬆，就要闊些，但衫袖有時就會過長。」鄭佩詩解釋道。



走進大型商場，我們輕易找到一系列童裝、少女服裝或行政人員套裝的品牌，但老人家的衣飾往往缺席於主流商店之中。我們不禁想問，難道老人家沒有愛美的權利嗎？當逐漸老去時，簡單如衣服是否稱身，為何也沒有人在意？



駱麗明、鄭佩詩及盧嘉敏各有正職，但他們均希望憑藉自身的專業關心被社會忽視的老人家。

# 用衣服修補傷口

眼下公公婆婆的新衣裳，有桃紅色的小鳳仙裝，也有墨綠色孖襟外套。鄭佩詩坦言，由設計到裁剪，每一套衣服均是度身訂造，加上數量甚少，坊間的售價約要二千多元。訂製衣服的成本高昂，但她認為一路走來都相當幸運。「我們遇到有間外國的布廠，他們的質料非常靚，甚至讓我們任意選擇。要不是他們贊助，我們都不會成事。」當有心人相遇，自然能產生難以估計的化學反應。然而，要遇上同路人的過程並不容易。團隊本著幫助長者的初衷接觸不同機構，他們卻不斷質疑計劃的可行性。「『補衫？可以的嗎？現在有人會補衫的嗎？』『化妝？老人家唔會鐘意的』機構有種種的顧慮，我們都無可奈何。」鄭佩詩淡淡地說。

眼看長者臉上掛著的笑容，義工團隊也甚為滿足；可是，促使活動成事的背後，鄭佩詩等人也面對資源的壓力。除了為長者提供衣服縫補服務及這次的穿新衣活動，「裳樂匯坊」還著力研發將蟹殼素布用作製成長者的衣服，能夠防菌及促進傷口癒合。老人家因為皮膚痕癢會不斷抓手抓腳導致出血，而衣服則能成為有效的敷料，有助傷口痊癒。「現時市面沒有將這種技術應用在老人家身上，但我們看見這真的可以幫到他們。」鄭佩詩說。然而，團隊初時期望藉著銷售衣服所賺取的資金，再投放到服務上。鄭佩詩坦言當前的困難就是產品及服務均能順利推出，做到收支平衡。「產品現在已有原型，下一個階段就找合適的廠去製造。作為一個多年經驗的採購員，我們是時候催促一下設計師了。」

鄭佩詩手握拳頭，目光堅定地笑說。



## 「比正職更有滿足感」

鄭佩詩與駱麗明、盧嘉敏的工作分明，鄭主要負責市場推廣、銷售等對外的工作，而駱、盧二人則分別主理設計及會計。三人專業領域各有不同，他們也十分尊重對方的意見。「我們很相信對方的專業，畢竟Winsome（駱麗明）是在設計學院教書，而Carman（盧嘉敏）則是會計師，大家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了，所以牽涉到各自的範疇時，都很難去質疑對方。」鄭佩詩大笑說。

「裳樂匯坊」成立僅一年多，鄭佩詩覺得眼前一切都是很奇妙——由意念萌芽到看見公公婆婆身穿新衣走貓步，滿足感比正職的工作來得重要。「可以運用到自己的專長，去令到老人家開心，又幫到他們實際需要，有甚麼還比這樣更滿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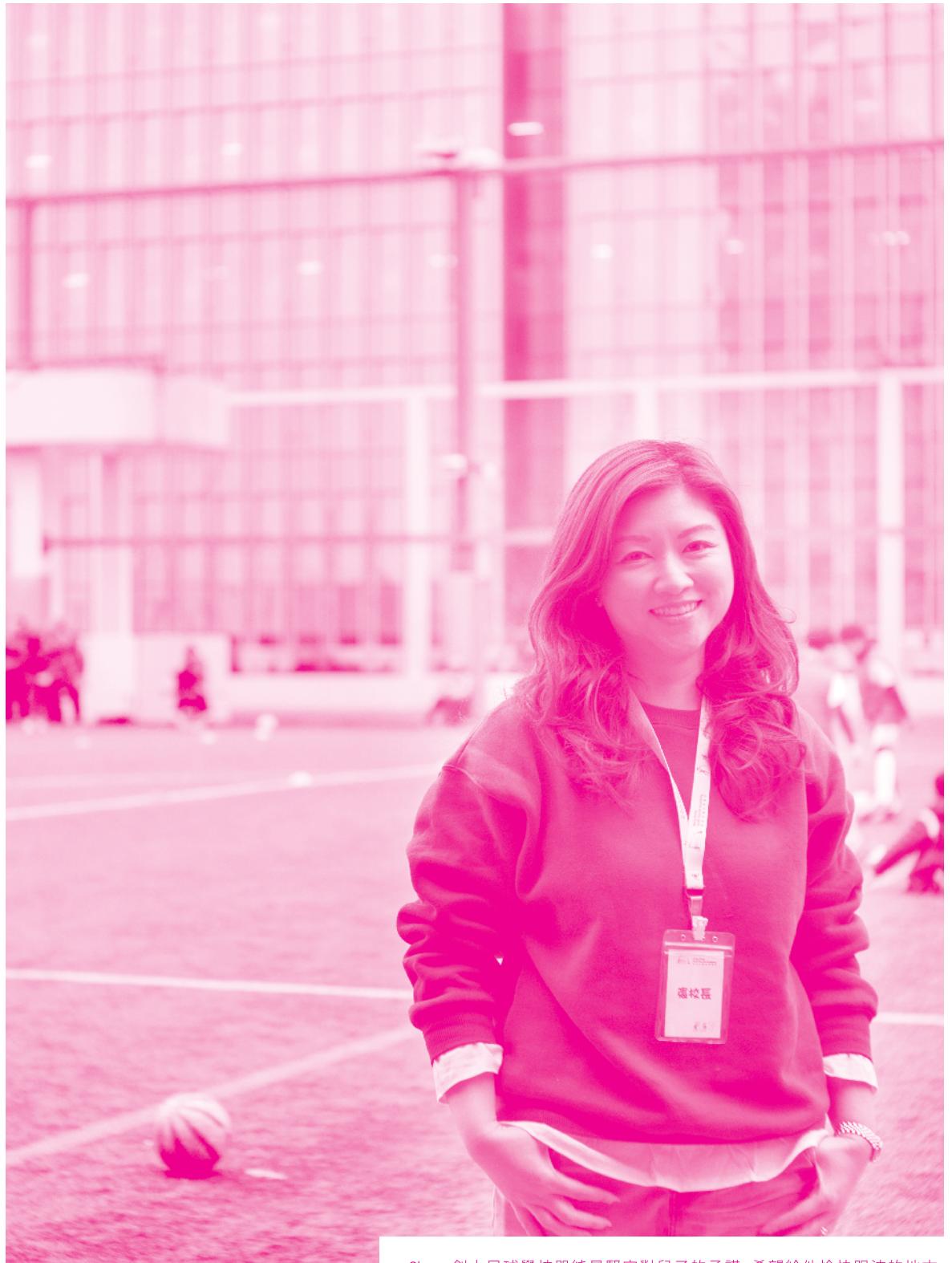


老人家在天橋上笑逐顏開，讓人感到他們也有變美的可能。

撰文：  
柯詠敏

# 草場上的快樂 足球

Love Soccer 愛足球



Sherry創立足球學校單純是堅守對兒子的承諾，希望給他愉快踢波的地方。



「波係圓嘅。」這句話意味著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當皮球跌落自閉症小孩的腳下，你會從他腳邊搶走，還是願意陪伴他踢畢全場？「愛」難以衡量，但愛所引發的可能，更難以估計。

## 一個媽媽的承諾

「這是一個關於『愛』的計劃，缺少愛根本不能成事。」張秀蘭 (Sherry) 說。場外父母的心情，Sherry 也感同身受。五年前，她帶3歲的兒子到本地知名足球學校踢波，但教練只偏愛具有潛質的小孩，兒子學習了一年仍如同隱形。「教練不知道他的名字，有次比賽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有得比賽，唯獨他沒有出場，所以我就帶他離開。」Sherry 說。與很多媽媽一樣，Sherry 只希望兒子能踢得開心，但觀乎坊間的訓練學校，目的也並非如此純粹。「我答應了兒子要給他踢波。當時想不如找十多個想踢波的小朋友一齊學，再自己 Book 場和聘請教練吧，應該都好簡單。這樣就由廿幾個小朋友，到現時600多個學生。」Sherry 淡淡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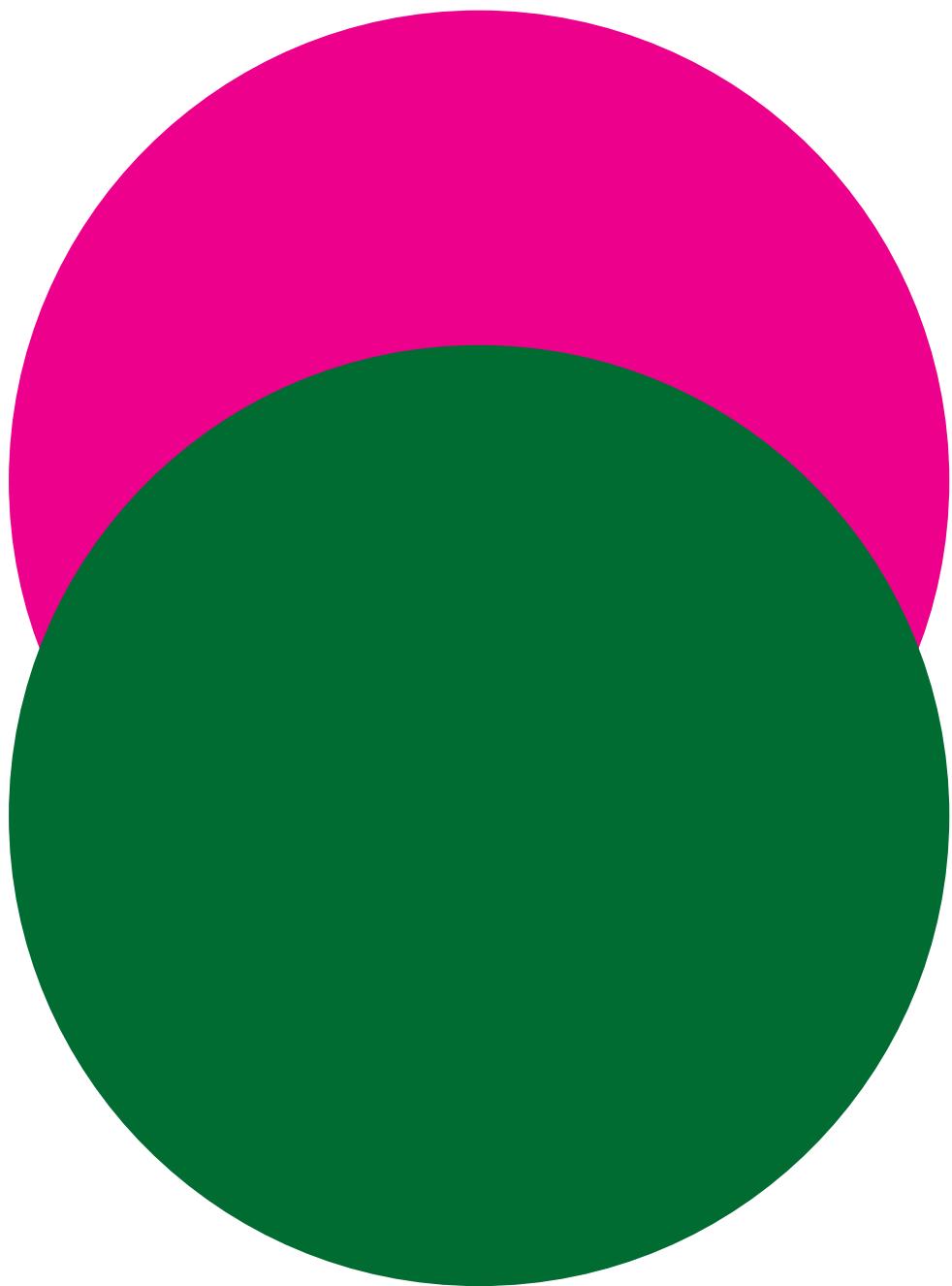
Sherry 自組足球班的消息逐漸傳開去，參與人數也愈來愈多。一天，有位新加入的小朋友走在 Sherry 前面，牽起她的手走到足球場旁邊。小朋友指著風扇葉問道：「這是甚麼來的？」「這是風扇來的啊。」Sherry 答。餘下的整個課堂，小朋友問了40次同樣問題，而 Sherry 也回答了40次。「我份人好多管閒事，當下意識到小朋友應該有些特別，就去做資料搜集、問專家意見，最後懷疑小朋友是自閉症。」

## 「我們沒有自閉症學生。」

Sherry 事前從未接觸過自閉症小朋友，她發現這些小孩的能力甚高，只是難以專注、欠缺社交能力或異常敏感。「我從來不覺得這是病，他們做到的比我們想像更多。但我發現有些家長反而會認為他們甚麼都做不了。」踢足球的目標只是將皮球踢進龍門，不斷重覆練習的動作更能讓他們集中，有助他們得到成就感。「有媽媽於第三堂的時候過來問我『校長，可否給我多一套制服？阿仔上完第一課之後不願脫下來』因為阿仔穿上了這件球衣踢波，有教練讚好開心。」Sherry 笑說。

足球場上沒有標籤，小孩子身穿同一套制服，目標一致；加上他們要聽從指令，與其他小朋友合作，無論社交技巧、自信心也增強不少。計劃的成效顯著，Sherry 初時認為透過學校或機構就能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但現實卻非想像中容易。「原來當你伸出手來幫忙，別人未必會接受。中間也有氣餒的時候，我們接觸過很多 NGO (非牟利機構) 和學校，有小學的校長答『我們沒有自閉症學生』，我是不會相信。」Sherry 語帶堅定地說。





從屢遭拒絕的過程中，Sherry洞察到社會傾向將問題視而不見，源於環環緊扣的制度。「每個機構都有訂下的service taget（目標服務人數），這或許關乎營運資金。他們為了確保有一定的人數，就會更封閉不想有任何閃失而流失服務對象。」學校的聲譽、NGO的生態問題，彷如一道高牆把潛藏的自閉症小朋友分隔開，導致他們失去了多元的學習機會。面對眼前牢不可破的問題，Sherry的目光反而更為清晰。「當我了解到故事是這樣，氣餒完之後，就繼續走下去。我相信甚麼事都有難度，與其要輕易放棄，反而要問自己『為何當初你要做呢？』。我不是為追數，所以做得幾多就做幾多吧。」

## 給父母的教育

Sherry現時身兼媽媽、足球學校校長及廣告公司負責人三職，她坦言工作有七成的時間均投放在足球學校。即使Sherry全情投入協助自閉症小孩，角色往往不及父母的參與來得重要。「parenting（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有位媽媽知道問題之後，就全職照顧小朋友，他後來還考到一間好好的學校。可是，有些父母真的不想讓人知道，就選擇留在屋企。而走出來參加的，初時都會特別挑剔。」孩子不懂自我保護，父母則先要築起堡壘防禦。初時參與的家長會提出很多疑問，深怕孩子會遭受歧視。Sherry面對父母的撲克臉，也設身處地理解他們的心情。「他們都是一班好有愛的父母。可能在外面有些難過的經歷，才導致他們要起涼（即武裝自己），但幾堂之後就自然做返自己。」Sherry笑說。

計劃的起始單純是一位媽媽希望兒子有公平學習的機會，這也是足球學校一直堅守的初衷。Sherry認為能夠發展至今，全因同行者的愛與堅持。「我珍惜的是跟小朋友的感情、家長的改變；沿途是有挫折，但令人鼓舞的是很多有心人參與——有社工私下與有需要的家長介紹足球班，又有機構一直支持我們，這些點點滴滴都是繼續前行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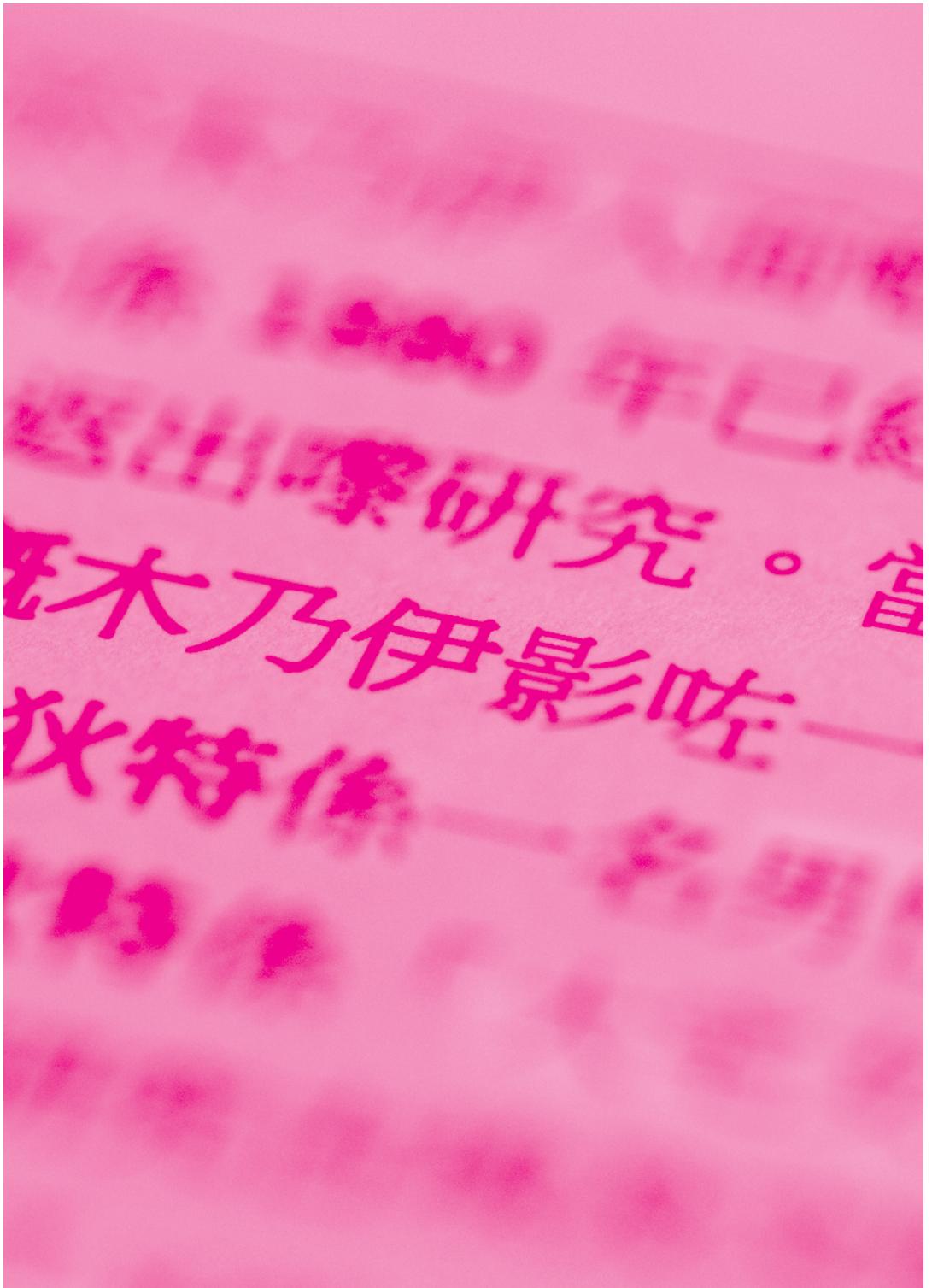
這天天文台發出了寒冷天氣警告。我們踏上國際學校的天台，數十個身穿球衣的小朋友在草地足球場上練習射波、傳波，場外的家長被冷風吹拂，但看見小孩將皮球送往龍門後的笑容，他們彷似呷了一口甜甜的熱湯，一股暖意湧上在心頭。

# 得到 的讚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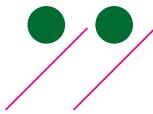


香港口述影像協會  
梁凱程

撰文：  
柯詠敏



梁凱程享受口述影像的工作，過程中除了看見視障人士的能力，還令她發現自身的可能性。



夜幕漆黑如墨，第一道劃破夜空的晨光，我們稱之為「黎明」。為視障人士擔任口述影像義工多年的梁凱程，英文名字為Dawning——她的聲音猶如晨光，將視障人士引進電影世界；現在更與他們走到博物館欣賞展覽。健視人士看得到但不等於懂得欣賞，只因「欣賞」從來都不是用雙眼，而是用心和想像去感受。



梁凱程於訪談前兩天傳來了個人背景，學歷一欄寫有專業英語碩士、傳理學學士、傳譯文憑，所修讀的專業無不與語言及傳意相關。及後踏上口述影像之路，也是因為跟自身的專業及興趣緊扣。「口述影像也是溝通的一種，你如何跟視障人士去講有關視覺的東西呢？」自2011年參與工作坊後，梁凱程於口述影像的興趣，不僅是義工活動，她還開始研究口述影像於香港及亞洲的發展，繼而發現相關的資料相當貧乏。「我發現原來沒有人做中文口述影像研究，而亞洲地區也甚少關於視障人士的研究，於是我就決定修讀口述影像博士。」

## 口述影像不是導賞機

## 自製「木乃伊」

文字、影像及圖畫均是符號，口述影像是一門翻譯學問，將影像及圖畫轉換為文字，當中牽涉語調、節奏的控制、詞匯運用等技巧。方法固然重要，但態度更不能忽視。梁凱程會站在視障人士的角度，並不會因為畫面出現親熱場面而模糊帶過。「如果我們因為怕醜而講得很含糊，他們就不會知道發生甚麼事。當然不會形容得很露骨，但除衫是慢慢除、好粗暴地除，整個氣氛已經不同。」梁凱程重視視障人士是否「看得見」，但坊間不少機構仍欠缺這種態度。有位視障朋友曾到博物館看展覽，當他問及職員有沒有口述影像服務時，職員口裡說有，怎料卻遞上一部語音導賞機。「朋友話『你知啦，我睇唔到㗎嘛，你俾部機我都冇用，所以我就走了。』」導賞機的內容主要是展品的背景資料，或作者的生平軼事；展品的外貌、紋理、觸感等描述一切欠奉。「好似之前木乃伊展覽，整個展館都好靚；但博物館最多就是一個標誌——『請勿捉摸』。他們真的說『如果得這些資料，那麼我何不留在屋企聽？』。」

朋友的經歷讓梁凱程發現，口述影像也可以應用於博物館展覽當中。她的辦公室內放有數副木乃伊「棺木」、「眼球」模型及唐三彩瓷器。縱然「棺木」只有手掌般大小，但上面的紋理及皇族樣子均十分細緻。打開「棺木」後，更看見有一條由她親自用紗布包裹的「木乃伊」。除了運用文字描述，觸感也能豐富視障人士的想像。「有位視障朋友看展覽的時候，會將頭靠近玻璃感受它的溫度。他說冷冷的玻璃更讓他擁有身處博物館的感覺。」梁凱程微笑著說。道具造工精細入微，梁凱程指著眼前的「唐三彩駱駝」，駝峰旁還黏著一些泥，彷似剛出土般。「這是真是瓷器來的，不是仿製品。我是拜託朋友，他們再拜託朋友在大陸找到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它是從哪裡買回來。」她笑說。



梁凱程會替「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提供博物館口述影像服務，視障人士能夠從文字了解展品的外貌，還能感受它的紋理、形狀，豐富他們的想像。

## 老公充當「白老鼠」

為了令參加者享受展覽，無論道具、講稿到培訓口述影像員，梁凱程每件事都親力親為，她自言跟性格有莫大關係。「我是achiever來的，即是定下目標之後，就一定要做得到。」當她決定開展口述影像的工作後，毅然辭退大專講師一職，全心修讀相關的課程，然而當時迎上了人生的抉擇——結婚還是進修。「當時的掙扎是結婚還是讀書。因為一讀就要3至5年了。男朋友就建議說先結婚，然後再陪我到英國。我們結婚第二日還參加了口述影像的活動。」她雙眼瞇成一線笑說。梁凱程能全心投入口述影像的推廣工作，丈夫的支持必不可少。「有時做電影口述影像之前，會要他做『白老鼠』閉起雙眼聽我講一次，再開眼睇返個畫面。他看完之後會說『得喎，有感覺』，就可以繼續做。」

## 難以忘懷的滿足感

從電影世界走進博物館，口述影像員除了開闊視障人士的眼界，還增加他們交流的機會。「跟電影最大分別，是我們講完一部分後會讓他們問問題、發表意見。有人看過『駱駝』之後，說『這是雙峰駱駝嘛，我未盲之前見過㗎。』」從觸感勾起他們的回憶，文字所形容的色彩帶給他們想像，梁凱程說最大的動力是看到他們臉上滿足的笑容和讚美。「他們看完一套戲能夠跟你討論劇情，看完展覽後說好好看——這些簡單的舉動和讚美就好足夠了。」梁凱程滿足地笑說。

一路走來，梁凱程的性格和專業有助她發展口述影像的工作。過程中發現她與視障人士一樣，自己也有意想不到的能力。「以前一路教書，沒有想過原來都可以創辦協會。視障朋友都是有好多想法，可以做到很多事，問題是我們會否認定『佢地都看唔到、做唔到』呢？我們何以不去相信他們的 ability(能力) 和 possibility(可能) 呢？」





梁凱程享受口述影像的工作，過程中除了看見視障人士的能力，還令她發現自身的可能性。



# 改變 「人之行業」 的先行者

「我陪你」陪診服務  
胡瑋彤、Emily

31



「我陪你」陪診服務  
With You Out-Patient Escort Services

親愛的 Dear Lee On Sum 李安心 [3158]

多謝使用我們的陪診服務，請參  
Thank you for using our out-  
patient & transaction record

胡璋彤（阿彤）年輕，但自少便離疾病和死亡很近。母親、兩個舅父、姑姐在過去十年先後患癌離世，婆婆二度中風。她放學放工時常出入醫院。她自小已學懂，癌症病人怕冷，陪診時要帶保暖用品，抵達醫院先幫病人斟好熱水。她一次又一次幫家人執定「走佬」袋，緊急CALL白車時拿起袋便趕赴醫院。

這是她的日常。

## 一切由無助開始

除了彤的長長的照顧履歷，另一成員Emily也有患骨退化的婆婆，曾由Emily媽媽照顧，現轉往老人院居住。「當你進入診療室，醫生不是跟你說話，而是望著電腦問問題，假如像我媽那樣，問不到重點，醫生就一味說，老人家都係咁㗎啦，繼續食藥啦。」

Emily發現，她媽媽每次見醫生後也未能清楚複述情況。而阿彤在應接不暇的照料生涯中聘請陪診員幫忙，但她事後總是無法清楚家人覆診內容。阿彤說：「陪診員多是freelance，在香港，護理人員永遠不夠人；質素參差，有時可能是鄰居或日間中心其他親屬介紹的護理界或非護理界人士，保健員、護理員有註冊制度，但陪診員沒有。那時婆婆獨居，不易見到陪診員，行內又沒有事後報告的行規，不知如何更好的照看家人之餘，也因此常和屋企人出現溝通問題。」

身在醫院，他們常常目睹這些錯開的溝通也在其他家庭上演——隔離床、座位的病人和親人，總是在互相關懷但不夠明白對方的處境下互相傷害，雙方無力又疲乏。

阿彤想到，不如讓陪診員真的幫到自己和家人多一點點，做一個APP出來，讓陪診員打下陪

四個相識多年的教友，各有不同性格、背景，但他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家中也有需照顧的患病長者。在陪伴照料的漫長日子裡，在給家人聘請陪診員時的困惑無助中，這四位照料者毅然決定多走一步，由用家變身改革的先行者。

診報告和紀錄。原先沒想好遠，但她隨即發現，根本沒陪診員會用上它。「一時間改變只以接送為主的『行規』，變成事無大小的報告，不可能。」所以她和另外三位在教會認識的同路人，包括Emily, 考取護理員資格、從事會計工作的Phoebe, 和彤的前上司、IT人Alfred, 索性落水「搞大佢」，「就做一場實驗吧！我們直接聘請五、六個陪診員試用App，跟佢地陪診，務求最快收到使用這個App的意見。3個月接了30個個案，按陪診員和家人的意見調節，如將報告項目拆細，家人容易看明白。」App上詳列陪診過程如使用交通工具、等候時間、醫生覆診內容如轉藥、新療程等，即晚傳上報告予家人。這個由彤想出來的、直截了當的App的名字——「我陪你陪診服務」，初步試驗成功，對準了市場的缺乏和需要，現時團隊已聘請20多人，接下近300個案。「但我不想一味將這生意做大。每個個案都按我們的負擔力去接，開業以來我們已turn

down逾半個案；那些是非常難以處理的病人，我們不想令他們遭遇任何風險。」

阿彤不打算在這計劃裡賺錢。她的動力，不是因為樂觀，認為自己能幫上忙，反是源自她過去一而再「幫唔到」家人的經歷：「只係幫手買下嘢、令佢舒服啲，卻無法改變他們的病情。看著佢地最終離開。」彤這個App也無法幫助那比她媽更親的姑姐：她患癌後，問他們有沒有陪診員入東涌，但她找不到。



# 我們幫助照顧者，而他們更要好好照顧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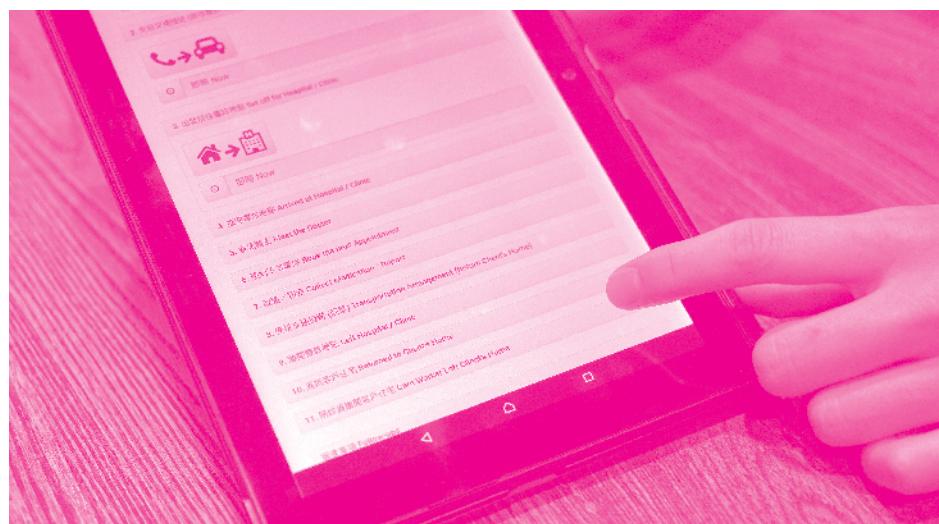
看來冷靜理智的彤，在經歷和直面過這許多「幫唔到」的時刻以後，卻能將眼光放在「幫到少少」的地方。

「開始做陪診後發現，香港老人照顧問題何等龐大。人口老化，入行照顧員少，香港人工作忙，常見情況是young old照顧old old，體力難支、知識不足，而年輕人卻不大能分擔到照顧的工作。照顧者已是7天24小時全天候照顧，如能有陪診員可照料病人數小時，照顧者可以抖抖氣，能有助舒緩他們的關係：長期共處一室的張力很大。」

以及，許多長者不喜歡親人知道醫生的勸諭令：「醫生實叫佢戒口，臘腸只能吃半條，但老人家永遠想食一條。而愈來愈多老人患腦退化，三

分一年逾80的長者都患此病：那不是病痛，而是不可逆轉的衰敗；且過程非常漫長，影響病人自尊，家人壓力又非常大。」這時候，陪診員作為專業的第三者在溝通、精神和知識上的支持和橋樑，對這些家庭很重要。

阿彤在訪問裡一而再強調陪診員專業的重要，也是她最希望達成的願望——「陪診服務始終是『人』的行業。」阿彤吸一口氣，「行業質素望能改善。我常說我不介意他人抄襲我們的做法，我更樂見其成。」他們和freelance陪診員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為他們買勞工保險、供強積金；同時對他們作嚴格訓練。尊重陪診員，同時對他們有要求，也是令陪診員更趨向專業工作心態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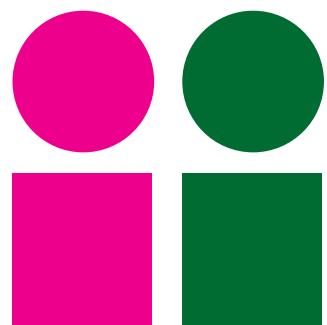
相比千百計的陪診員，「我陪你」聘請了二十多人，是一切的第一步——團隊暫未請到更多人，找認同他們理念的同路人，談何容易。「不過，我們發現不少護理系學生願意嘗試新手法、有退休護理員努力學習用APP，也有做開陪診的院舍會想和我們合作……」他們看見世界在改變。

「同時也想影響到照顧者，教育他們如何照顧家人，做好你的責任。」

也由此，阿彤教育了作為照顧者的自己。她終於明白，眼前那大半生有病有痛、但近年痛風痛得要命的祖母，為何會覺得她煩，二人出現衝突。

「祖母像好多老人家一樣，不願意接受自己身體退化，不願意在家人面前表現自己的軟弱。」彤無奈一笑。「終於知道點樣唔令佢咁騁囉。」

**他們開發了一個工具App和建立專業陪診員配對平台，照顧者可透過平台覓得專業陪診員，並能和陪診員完善溝通，安心付託家人予可信靠的人。「這畢竟是IT人的特質：沒有需要的工具，便自己做一個出來。」胡瑋彤（阿彤）爽快地說。**



# 執行團隊的反思

撰文：伍嘉豐

DO WELL  
DO GOOD



「社會企業」(社企)這個名字在近十年越來越盛行，但在香港暫時還沒有法定統一的定義。一般而言，社企要達致特定的社會目的，同時亦是一盤生意，要可持續發展。2011年開始，理工大學開始提供創業的種子基金計劃，過程中看到有不少有心有力有創意的年輕人，固一直想要推廣創富創善的想法。直到2014年，理大企業發展院及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合辦，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撥款資助的「好薈社」成立，希望薈聚好人好事，藉此鼓勵年輕人通過社會創新關懷及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為社會帶來正面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

整個計劃分成三個階段，由首階段的互動式培訓打嚮頭炮，內容以設計、科技及商業為重點，啟發參加者成為創新項目執行者；第二階段就是參加者提交創新意念計劃書，申請由社創基金提供的資金；假如可以進入第三階段，每個得獎隊伍將得到港幣十萬元資金，並在導師支持下實現計劃的社會創新項目。三年內共有700多人次參加了好薈社提供的培訓，資助了45個企劃。好薈社的朱志賢(Raymond)希望這是一個平台去幫助同時培育年輕人去接觸社會議題，亦提供工具讓他們去創造價值，因為年輕人可塑性很高，只要可以釋放到這種力量，對社會就會有正面的影響。提到年輕人，Raymond強調所謂的年輕是心態，並不是實際年齡，所以參加者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回想這700多位參加者，對Raymond來說有超出期望的，亦有落差。「本身希望可以把不同界別拉在一起，好像是學界、NGO和商界，不過我們做得不夠好。」不過聚不到界別，卻聚到一班想做一些好事的參加者，大家都非常樂於助人，無論是和活動同事還是參加者本身的聯繫都是非常強。大家會主動共享資源，不介意賺錢多少，反而是希望宣揚理念，大家都有很好的互動。助理計劃經理石嘉俊(Marco)指社會創新是一個比較新的版圖，可以不論背景和觀點都聚在一起討論，而這個對話方塊要繼續擴闊，是不可以放棄的。在好薈社計劃中包括一個三天的培訓營，「很少這個年紀還會參加活動去宿營，但不同人去到三日兩夜的營地，大家真的會聚在一起徹夜討論，感覺好熱血。」重點是有導師也會一同熱血，寧願不睡覺也和不同隊伍討論，支持整個活動。「原來我們做的事也會感染別人，我感覺到自己沒有做錯，很觸動到我。」



整個計劃中不少參加者珍而重之的亦是當中建立的關係，不過實踐企劃的過程著實是困難重重。「創業本身已經難，只是創富成功的已經不多，還要創善就更難。但只創善是不能持續發展的，所以兩者並行的理念由第一天開始就要堅守。」Raymond指這是一個種子孕育的基金，是一個原型塑造的過程，很難立竿見影地看到成果。Marco指香港缺乏推行失敗教育，「講創新一定會有失敗，教育沒有讓我們看到就算失敗都是可以試的，沒有教我們如何準備面對失敗。」創新就要離開自己的舒適區，要向前踏進一大步，是要花時間的，當中牽涉到的人力資源和時間都有可能有落差，都可能會失敗。「我相信創業的文化會慢慢越來越好的，如果社會可以接受失敗，會讓年輕人走出來嘗試。當然，創善都是要吃飯的，這好現實。」Raymond補充。當然，更現實的是家庭是否支持創善的人呢？「有個案是讀完BBA去執紙皮，父母不滿，經濟壓力會讓人找不到出路。」

要金主，就要投其所好。投資者都有不同種類，有些只是要純回報，有時卻會願意對社會負上責任。「這是雞定蛋先的問題，有好企劃沒有投資者，都有投資者找不到好企劃。」Raymond如是說。「有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的，一定要邊做邊揀石仔，是要邊做邊找收入。你要問自己有無毅力去捱。」好薈社最宏大的願景就是不再需要其存在，或是已經變成另一個模式存在。因為大環境已經推動到做生意的都有社會責任，人人都想改變世界。「不過又不是人人都適合創業做企業家的，香港社企不一定要扶貧，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如在文化、藝術、社會方面參與，總之香港要有競爭力就不可以安於現狀。」

# 成功與否 在乎心態

Koey: 曾詠詩  
Shirley: 田恩如  
Miles: 袁家俊  
James: 莊國棟



在700多位參加者中，有金榜提名的企劃，當然也有名落孫山的，當中有人再接再厲連試兩次，有人就慶幸沒被選中，究竟好薈社的活動為他們帶來怎樣的改變？今次邀請了4位不同界別、年齡和背景的朋友分享一下當中的喜怒哀樂。被問到為甚麼完了活動還願意回來接受訪問，眾人議口同聲都說是因為Marco，伴隨著的是失笑聲，但4人都強調人是推動他們繼續出現的原因。

### 問：當初參加好薈社時有甚麼企劃想做？

**Koey：**我是一位營養師，參加了兩次好薈社，但兩次的企劃都不一樣。第一次想籌備一個農莊，邀請長者來打理，推廣有機農業；第二次就是想教育基層家庭如何便宜地煮出營養餸菜。不過兩次都得不到資助，第一次他們覺得我們找長者做工人，但其實我們有技術幫助打理過程，而我們之後亦真的自己啟動了這個企劃。第二次就好像說我們報錯了服務對象。

**James：**其實我是一名卧底，哈哈。我自己本身在一間NGO工作，很想看一下外面的世界發生甚麼事，特別是年輕人的範疇，很好地這個活動沒有年齡上限。當時都是硬著頭皮參加，在camp中傾傾下發覺不如試下做年輕人和親子相關的活動，又可以幫助隱青又可以為家庭提供活動。雖然我不知道甚麼原因落選，不過我覺得不一定專注在年輕人身上，也可以找長者以平等關係一齊做活動。

**Miles：**之前我養的貓患病過世了，但知得太遲，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到，所以我想做一些寵物配戴的健康儀。我之前已經參加過2個比賽並贏了，不過就沒有資助和導師指導。我以為自己志在必得的，但在活動過程中一步步去做街訪時，都發現技術上我未必做到。

**Shirley：**之前去旅行知道有地方會有手機程式告訴你哪裡有剩食賣，市民又可以平價買到美食，食店又不怕會浪費食物，不過沒有得到資助，後來發現香港有人在做類似的事情，我和朋友便加入成為義工，但很多都是外國人餐廳，本地食店很少參加。

## 問：得不到資助會覺得失望嗎？

**James:** 我以前都創過業，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人幫，有人教又有人出錢，已經很幸福了，世界真的不同了。我覺得所有資助都有其目的，所以有挑選和限制都是合理的。

**Miles:** 英國有很多人做社企，香港是剛剛起步，所以有不同社會創新的比賽。雖然得不到資助，但現在我都在社企工作，當時的活動都影響我了不少的。

**James:** 十次做事八次失敗都很正常，失敗反而令我鬆一口氣。因為我想做的事一直都在做，不一定要靠好薈社。

**Shirley:** 我都覺得不會呀，因為錢可以自己搵，好薈社會是一個平台去聽取專業意見，我覺得輸贏並不重要。

**Koey:** 兩次電郵都看不到名真的有點失望，會想為甚麼，我覺得當中有些都不切合主題。雖然拿不到資助，但我們的農莊都在過程中改變了方向，找到合適的機會，現在和有機農場合作，星期六日有小組活動和工作坊，可以教茶和寫書法。

## 問：在香港做社企難嗎？

**Miles:** 很多香港人一講社企就覺得是慈善機構，又或是一些私人機構戴上光環的宣傳。是否要用科技才是社會創新，而不用科技就不是創新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考量的因素吧。

**Koey:** 實在有時聽到好多社企講社會責任，但我覺得做甚麼不是最重要，有時不需要好偉大，可能把收入的10%拿去支持別人，做到就做已經很好了。我覺得人同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有時科技並不能惠及最底層的人。

**Shirley:** 我覺得好多人都係返工放工打份工，我好欣賞有些人可以做些對社會好的事，我都做不到，因為需要穩定的收入和保障。

然後整個討論開始越來越激烈，Shirley說香港人喜歡有gimmick的東西，又善忘；James強調這些現象不只限於社企，以前很多人都是打工，現在大家覺得打工沒出息所以才走出來要創業，但創業是否唯一的選擇？當人人都創業其他工作怎麼辦？Koey就指為甚麼要創業，因為社會上沒有，與其等它出現不如自己來。然後大家突然想到假如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賣到大公司會否也是一個出口，他們提議Miles把寵物的健康儀賣給同類的運動健康用品公司，說不定能殺出一條血路。不過又有人指大公司會否有空間去接收這些新意念，否則就不會有人要跳出公司來創業了。

James提到好薈社其中一個企劃Beyond Vision，指是一個很創新的理念，影響很大，不過不是一個會賺錢的方式。好多好正的東西都需要靠大公司或合作，又或是香港人太實際，不過只要有心找都可以找到一些願意幫忙的名人，善用明星效應。

雖然4位都已經完成了好薈社的活動，但他們都異口同聲指很願意再「重出江湖」參與有興趣的企劃，並且提供了意見，希望活動可以變得更好。

**James:** 我覺得配對的過程可以再想想。在營內我們寫了張技能卡貼在牆上，不過都沒有時間看，那是很重要的，因為可以找到合適技能的人，可能可以試一下blind selection，說不定會找到想要的人。

**Miles:** 我覺得可以攬挑戰賽，讓其他人有重生的機會。

**Koey:** 我覺得報名參加了其中一屆的活動，之後可以設立同學會，當其他屆別的人想找隊友時就可以聯絡我們。那麼沒有得到資助的參加者都會感到被重視。

**Shirley:** 我覺得可以教大家一些關於equity的事務，因為我完全不懂，有人問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最後，James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其實創業和做社企都預了要仆的，不過好薈社是幫助大家仆少一點，仆得輕一點。」

# 鳴謝

AESIR	PaterMater 上有高堂
Barrier Free School	Pokeguide
Beyond Vision Projects	Run2Tree
CHEARS 樂聽	SENIO Tech
Chocolate Rain	SHARE-Urban Farming Community
Easiread	Unspoken.
Effortless toilet	VOID
EyeRunner	Wheelman
Festyle 妩想煮意	子親樂
Green Price 綠惜超級市場	小可能
HappiKamiWorkshop	拾易紙長
iSEE Mobile	裳足 FULL OF HEART
Marketeer	香港兒童足球學校
MedEXORobotics	香港口述影像協會
MedPOT 依藥盒	「我陪你」陪診服務
OnUp	James
	Koey
	Shirley
	Miles

# 關於好薈社 Good Seed

好薈社是由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 (J.C.DISI) 和企業發展院 (IFE) 協辦的社會創新增培訓及種子基金計劃。計劃由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撥款資助，致力釋放本地青年人的創造潛能，以設計，科技，商業三個重點出發，鼓勵他們以創新點子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

## 聯絡我們

電郵	<a href="mailto:info@goodseed.hk">info@goodseed.hk</a>
Facebook	Good Seed HK
網站	<a href="http://www.goodseed.hk">www.goodseed.hk</a>

<b>出版</b>	香港理工大學
<b>撰文</b>	柯詠敏, 羅坎, 阿島, 伍嘉瑩
<b>編輯</b>	石嘉俊
<b>校對</b>	石嘉俊, 黃卓嘉
<b>設計</b>	TGIF
<b>圖片出處</b>	香港理工大學及相關人士提供
<b>承印</b>	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b>出版日期</b>	二零一八年三月
<b>國際書號</b>	978-962-367-819-3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2018 香港理工大學

#### 免責聲明

大學已盡力確保內容正確無誤，本書只供參考用途。

#### 撥款支持機構



#### 主辦機構





